

文苑外史

中册

中冊目錄

- 第十三章 一個警告……………二五三
- 第十四章 援兵……………二六七
- 第十五章 最後一策……………二八九
- 第十六章 拒絕……………三一六
- 第十七章 分別……………三四〇
- 第十八章 老家……………三六八
- 第十九章 過去復活了……………三八一
- 第二十章 等候的結果……………四〇〇

第二十一章	郁爾先生下鄉·····	四三二
第二十二章	遺產繼承人·····	四五三
第二十三章	設建中的投資·····	四七六
第二十四章	嘉士勃的慷慨·····	四九六

第十三章 一個警告

在哲烏德先生的春季書目裏面，有亞勒弗烈·郁爾的一部新著的告白。書名叫十九世紀的英國散文（*English Pros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內容包含若干論文（當中有幾篇會出現在定期刊物上），組織成一系統。書的末章討論當代作家，尤其是有些用來作例證明著者的主題——即是，新聞文學破壞了散文風格：對於當代某些風行一時的作家書中傾注了膽汁，這大約不會被人當爲甜蜜的香油而領受。這部書在批評欄遭了頗爲苛刻的待遇；大家對它大概不能置之不理（此乃對於無預期的讀衆的作家最安全的全的攻擊方式），所以只有最熟練的人才懷着敵意來寫批評它的文字，同時又不露出它的打擊業已有些奏效的意思來。一家自誇獨立不偏的晚報恣意笑讀那論戰的一章，而次日又印出由一位微微假託的通訊者發來的一封備極揶揄的信，他將書和批評者一齊攻擊。在此期間，人們談到亞勒弗烈·郁爾，甚於自從他和克力門·法吉的那件著名的衝突以來的任何時候。

● 那位出版家原就希望這樣。哲烏德是位精力旺盛而且屬於多血質的人，他着手這種事業，決心要在一年左右和那些緩緩地升進有威望的鞏固基礎的公司頡頏一下。他沒有巨大資本，但是他一個時髦的女小說家結婚的那點幸運的猝遇，使他能憑藉一個來源的固定利潤，而他對於自己的判斷力的無邊的信心慫恿他花了一筆使得謹慎的人搖頭的開辦費。● 他常談到「新的時代」，預期着出版業和印刷業的革命，每禮拜計劃許多未經他人嘗試的冒險事業，認為可以打動正在成熟過程中的民主的世代，同時凡是似乎可以惹起談論的任何東西，他都毫不躊躇地印行。

新潮五月號的「本月新書」一欄，費了大約半頁的地位給十九世紀的英國散文。這篇短評是油嘴滑舌的攻擊筆調的一個十足的模範。油嘴滑舌這東西，智力的罪惡的最無希望的形式，是法吉先生的刊物的一個特殊標誌；他的每月書評已經被那些只想獲得足資嘲笑的东西的新興讀的階級所熱切地企待。旁的批評者的敵意，若和這種惡毒的嘲笑比較起來，是笨拙而無實效的，它可以證明所批評的書既不能使人愉快，也無其他任何種類的興味，以此取悅於人。攻擊一個作家而不至於增加他的讀者，這真是新聞文學登峰造極的本領。● 新潮即令單獨存在，也可以充分地達到這個目標。事實既然這樣，沈默也許還是較佳的戰畧。但是法吉先生知道他的敵人在這放了毒藥的針尖之下會感到劇痛

，而這就是他的收穫。

在新潮出現的那天，哲烏德先生的私人辦事室中大家正討論那刊物對亞勒弗烈。郁爾的這樣對待。鄺比先生，他和這位出版家有親密的關係，恰好便道來訪，當時正有一個青年（哲烏德先生的閱稿人之一）對於是否法吉本人就是這篇批評的作者，表示懷疑。

「但是法吉的拇指痕充滿了整頁，」鄺比先生高叫。

「他鼓勵做這篇東西，那當然；不過我總想這是米爾溫那傢伙寫的。」

「這樣想？」出版家問。

「唔，我確實知道對於馬克蘭的書的短評是他的筆墨，我也有理由揣測他又評論郁爾的書。」

「漂亮小伙子，他，」哲烏德先生說，「他是誰，究竟？」

「某人的私生子 我相信，」忠實的情報來源回答，帶着笑。「登安（Denham）說他一兩年前在紐約（New York）見過他，是另外一個名字。」

「請原諒我，」鄺比先生插言，「這一切有些錯誤。」

他敘述他從郁爾本人聽得的關於米爾溫的歷史。雖然在此處是一個修正者，幾個鐘

頭之後，麗比先生就趁機會報告亨克斯先生，說新潮中對於郁爾的攻擊大致確係年輕的米爾溫寫的，結果當着這個謠言到了郁爾的耳邊，就被傳話的人認為是毫無疑問而且人週知的事實了。

在此事之先一個月，米爾溫往訪瑪利安·郁爾，就是在她父親不在家的那個禮拜日。郁爾後來聽見這個拜訪，他取一種不關心的態度，不過他的女兒懂得他感覺不快。關於不久要來倫敦居住的米爾溫的兩個妹妹，郁爾只是說瑪利安須得照着謹慎指示她的去做。假設她想邀請兩位米爾溫小姐到聖保羅新月，他只要要求不要擾亂了家中各人的慣例時間。

照着她的習慣，瑪利安只是躲避在沈默裏面。沒有什麼比摩德和多娜的接近更受她歡迎，但她預料她自己的家不會無拘束地向她們開着；也許帶着乾脆的坦白行事，讓她的兩位朋友知道這環境的狼狽是必要的。不過這不能第一次就做；似乎太過於無情了。兩個姑娘到達的次日，她接着多娜一封短柬，差不多立即親身去訪問她朋友的寓所，以作回答。一禮拜後摩德和多娜到聖保羅新月來，那是一個禮拜日，郁爾先生故意離家外出。自此以後，她們只到過這家一次，也沒會着郁爾先生。但是瑪利安常到她們寓所去拜訪她們；間或在那裏遇着嘉士勃。他從不說到她的父親，要邀他再去訪問也談不到。

末了，瑪利安不得不和她的母親談到這事。郁爾太太貢獻出一個機會，問兩位來溫小姐何時再來。

「我不想我再會邀請她們了，」瑪利安回答。

她的母親懂得這話，現出煩惱的容色。

「我必得把真象告訴她們，除此別無他法，」女兒繼續說。「她們是有見識的；她們不會生我的氣。」

「但是你的父親從沒說她們的壞話，」郁爾太太迫切陳述。「沒向我說過一句，瑪利安。假設他說過，我定知把實情告訴你。」

「總之太使人不快。我不能帶着高興邀請她們來此。爸爸對於她們全家都有了成見，他不會改變的。不行，我乾脆告訴她們好了。」

「這使你很苦，」她的母親歎息。「要是我想我能說了就有點益處——但是我不能，親愛的。」

「我知道，媽媽。讓我們照舊好了。」

第二天正餐的時節郁爾回家，他從書房裏面喊瑪利安的名字。那天瑪利安從沒離家；她的工作是一個從零亂的稿件中鈔錄的長時間的苦工。她服從父親的召喚，離開起坐

問。

「這兒有點使你開心的東西，」他說，遞過那本新的新報，並指出那篇書評。她看了幾行，把那東西拋到掉上。

「這種文章令我惡心，」她叫起來，眼中帶着憤怒。「只有卑劣無心肝的人才能够這樣寫。你一定不會讓它使你煩惱吧？」

「哦，一點不會，」她的父親回答，帶着誇張的鎮靜的表示。「不過我很驚訝你看不出這篇作品的文藝價值。我以為它會特別投你所好哩。」

他的聲音和所用字眼中有一種異樣，使她驚疑地望着他。她深知他的個性，曉得這樣一個批評會深深地激怒他；不過爲什麼會反乎常度，把東西給她看，而且帶着這樣奇特的刻薄態度呢？

「爲什麼你要這樣說，爸爸？」

「難道你沒想到誰會寫這篇東西？」

她不會不了解他的意思；驚愕使她暫時說不出話來，後來她說道：

「定然是法吉先生自己寫了吧？」

「我聽人說不是。我從確實方面得着報告，他的一位年輕同志幹了這場功勞。」

「當然你指的是米爾溫先生，」她靜靜地回答。「但是我想這不會是真的。」他銳烈地望着她。他原來期待一個更爲堅決的抗議。

「我看不出不相信的理由。」

「我看得出的理由多得很，直到我得你的證據。」

這個不純是瑪利安和他爭辯的自然語調。她素來是習慣於順從的。

「告訴我這話的人，」他繼續說，硬下他的臉和聲音，「是從哲烏德那裏得來的。」

郁爾自覺這個話的虛妄，不過他的心情不許可他說得巧妙，而且他想看看他說的話在瑪利安身上發生的效果。他的心中有兩種信念：一方面，他在這文章的每一行都看出法吉來；他一方面，他有一種剛復的滿足，強迫自己相信米爾溫確是這般成功地捉得了他主人的作風。有種人被複雜的情感引入多少不合理的途徑，他好能抵抗向自己或別人辯解的機會，惜乎郁爾不是這類的人。

「哲烏德如何會知道呢？」

郁爾聳一聳肩。

「好像這類事件在編輯人和出版家當中不會傳播似的！」

「在這件事當中有了一个誤會。」

「爲什麼，請問？」他的聲音因憤怒而抖顫。「爲什麼定會有誤會？」

「因爲米爾溫先生決不能以這樣態度批評你的書。」

「這是你的誤會，女兒。米爾溫對於人家請到的任何事都會幹的，只要能獲得充分的報酬。」

瑪利安沈思了一會。當她重行抬起眼來的時候，它們是十分恬靜的。

「什麼使你作這樣想法呢？」

「難道我不知道人的典型嗎？*Noscitur ex Sociis*（因其友，知其人）——你的拉丁文程度能懂得這句話嗎？」

「你會發現這事是被誤傳了。」瑪利安回答，並且立即離開房間。

她不能聽許自己再談話下去。一種她的父親歷來未曾在她身上激動出來的憤慨——真正說來，也就是她生平絕無僅有地想像得出的憤慨——大有迫她發出將會變更她的全部生活趨勢的話來。此刻她見到她的父親最壞的方面，她的心被一個不自然的背叛所動搖。就讓他所報告的事他具着怎樣堅強的確信，他有什麼權利可以這樣利用它？他的行爲是會有惡意的。就令他心中有何懷疑，似乎使他有警告地提防米爾溫的責任，這也不

是着手的方式。一個爲了慈愛的單純動機所激動的父親，說話和態度決不會這樣。

支配他的是文藝界的仇恨的可憎惡的精神；這種精神使人急切相信一切惡事，它蒙蔽人，激怒人。她被命運注定要過的這種生存的無價值，她從來沒有這般強烈地感覺到。那個無聊的評論，現在又加上她父親的卑劣的忿怒——這些東西足以使得一切文藝好，似人生的一個病的贅瘤。

忘却了時間，她坐在她的臥室內，直到一個敲門的響聲和她母親的語音提醒她正餐已在等候。一個衝動幾乎使她說出她事可不去吃飯，不願人來攪擾。但是這樣將是軟弱的勇氣。她略在鏡中一照，使她的臉不要有異常的標誌，於是走下樓去，照常就坐。在吃飯時間始終沒有一句談話，郁爾的心情最陰鬱；他急啖了幾口食物，於是注意閱看晚報。起身的時節，他向瑪利安說：

「那東西你已經鈔完了嗎？」

這個語調，即令向一個莽撞的僕人說話，也嫌不客氣。

「只有一半多點，」是冷淡的回答。

「今夜能不能弄完？」

「我怕不能。我要出去。」

「那麼我只得自己動手。」

於是他向書房走去。

郁爾太太在一個神經過敏的極度苦痛中。

「什麼事，親愛的？」她用懇求的低語詢問瑪利安。「哦，不要和你爸爸爭吵！千萬不可！」

「我不能當奴隸，媽媽，我不能被人不公平地待遇。」

「什麼事？讓我去向他說。」

「那是無用的。我們決不能在恐怖中過生活。」

對於郁爾太太這是不能想像的災難。她從未夢想到，瑪利安，這安靜溫柔的瑪利安，會被迫反抗起來。而且來得有如霹靂般的突然。她想問問，在飯前短短的會見中，父女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瑪利安不把機會給她，正說到那最後幾個抖顫的字她就離開房間了。

這女孩原來決定去拜訪她的朋友，就是那姊妹二人，並且叫她們以後決不要來家看她。但是要她壓抑了她的良心，讓她父親把那個需要結束的鈔票獨自苦作，這已不是容易的事。不是她的意志，而是她的激怒了的感情，向他回答說她將不做這工作；她覺果

然說出這樣的話來，這已經使她驚訝。當着她的脈搏的劇烈跳動消退了，她將占據她全身的那件極不幸的激動的各種動機更清楚地洞察。她的心爲一種恐懼所窘迫，怕的是在爲米爾溫辯護這件事情上面她說了愚蠢的話。他不是親口說過，爲了前途起見，他也許會作出卑劣的事情嗎？說不定搶去了她的自制而且使她以公然的反抗來迎她父親的粗暴舉動的，乃是想像他業已實行了他的說話的那種忍受不住的痛苦哩。

實現她的目的是不可能的；她不能從容審量地離了家，在別處去過幾個鐘頭，把這樣憤怒和苦痛的思想拋在後面。她逐漸回復到她的自然的面目；恐懼和懺悔寒了她的心。她下到書房，輕輕叩門，走進去。

「爸爸，我剛才說了幾句出於無心的話。當然我還要繼續鈔寫，儘快把它做完。」

「你不要做這類事，小姐。」他坐在常坐的地方，已經在作馬利安的工作；他說話的聲音低而重濁。「今晚隨你高興做什麼，我不需要你。」

「剛才我的舉動很乖張。請你饒恕我，爸爸。」

「敬乞你走過開。妳聽見沒有？」

他的兩眼燃燒起來，他的褪了色的牙齒兇惡地露出。馬利安不敢，真的不敢挨攔他。他躊躇，但是一種可怕的不公平的意識重復在她內心激動；於是她和原來走進的時候

一樣悄然退出。

她想現在她有充分的權利可以走她自己想走的地方了。不過這個自由只是存在理論當中；她的柔順膽小的天性使她仍在家中——而且在樓上她的臥室裏面：因為，假如她走去和母親坐着，她必得談到剛才發生的事情，這是她感覺不能做的。一個可以傾吐一切苦痛的朋友在現刻對於她是很寶貴的，然而摩德和多娜是她僅有的知交，而對於她們她又不可以做那能給人以慰藉的充分自白。

郁爾太太不敢冒昧來攪擾她。瑪利安既不外出，在家中又不露面，這證明了她的煩惱的心境，但是當母親的沒有能夠安慰她的力量的自信。照着習慣的時間，她帶着丈夫的咖啡走到書房；那眼暫時掉來看她的面孔並不誘導談話，不過愁痛使她不得不說起話來。

「爲什麼你不高興瑪利安呢，亞勒弗烈？」

「你倒不如問她的反常行爲是什麼道理。」

一句苛刻的拒絕話是她最大的期待。這樣被鼓勵了一下，她胆怯地提出另一問題。

「她的行爲怎樣？」

「我想你是有耳朵的。」

「但是在那個以前是不是有點什麼呢？你向她說話那麼發怒。」

「說話那麼發怒，我真的？她出走了，我想？」

「不，她沒有出去。」

「那就行了。不要再擾我。」

她不敢再逗留。

第二天上午的早餐似乎將有不交談就過去的趨勢。但是當郁爾把他的椅子推還的時候，瑪利安——她的面容蒼白帶病——向他問了一句話，關於照例她今天要在博物院閱覽室去做的工作。他用實事求是的語調回答，幾分鐘之間他們談話大致和旁的時候一個樣子。半點鐘後，瑪利安照常動身到博物院去。她的父親停留在家。

這點偶然的事件暫時告了結束。瑪利安覺得最好是把已過之事置之度外，他的父親顯然也是想這樣做。她曾經求他饒恕，而他拒絕了她，這是他的苛酷；不過到了現在她又再能考慮到他的一切困苦辛勞，他的因遭不幸而激怒的脾氣，以及那個新的創傷。他現在竟回復了他尋常的態度，這是他的後悔的充分證據。她要是能收回她的憤恚的話，她一定欣然收回；她犯了稚氣的突發脾氣，而且說不定為將來準備下更壞的痛苦。

然而，說不定她的父親這樣被警告一下也是好的。她並不完全是柔順，他也許會磨

折她出了忍耐的範圍；也許將來有一天她必得和他面對面地立着，而且宣告她有她自己的生活要求。她不忘懷這種可能性也是對的。

今天晚上沒有工作期待他做。睡覺之後不久，她準備外出；她向母親聲述十點鐘左右回來。

「代我致意她們，親愛的——假若你喜歡，」郁爾太太低聲說。

「自然我會。」

第十四章 援兵

瑪利安步行到卡謨登路的最近點，在那裏等候運客馬車，載她到接近摩德和多娜的寓所的那條街去。這條街位於攝政公園的東北，距離嘉士勃居住的摩靈吞路不遠。

打聽出兩位年青小姐是在家的，而且並無別人，她走上第三層樓叩門。

「對了！」多娜的令人愉快的聲音叫將起來，當着門開了客人出現的時候。接着來了使瑪利安的心變為溫暖的友誼的招呼，這招呼是直到近來為止倫敦沒有那間房屋能夠供給她的。

兩位姑娘在過三層樓的起坐間裏，帶着粗俗的家具和鄙陋的裝飾，是怪不適宜的。摩德尤其如此，因為她的漂亮的姿態穿着喪服，顯現得異常清楚，而她的蒼白俊俏的面龐和一個粗樸環境的背景極度不相調和。多娜給人的印象是一個較質樸的性格，不過她也顯然地具着文雅的風範，和這樣的環境不能和諧。她們只占據兩個房間，臥室是雙鋪的；她們親自購買食物，自己作飯，除了正餐以外。在第一個禮拜當中兩人流了不少的

眼淚；將她們自己從舒服的鄉村家庭轉移到寄寓人的倫敦的這個荒蕪的角落是不容易的。一眼看出，摩德似乎不及她的妹妹能善處逆境；她的面容戴着的母寧說是不滿足而不是悲哀的表情，她也不像多娜那樣欣然和人交談。

● 圓掉放着許多書籍；瑪利安來的時節，她們正在用功讀書。

「我不知道我來得這麼勤是對不對，」瑪利安說，一面脫去她的外衣。「你們的時

間是寶貴的。」
「你也是，」多娜笑着回答。「我們白天做了一天苦工，晚上還要工作，心中真是

不服。」
「我們又有消息告訴你，」摩德說，她無精打采地坐在一張「不安樂椅」上面。
「好的，我希望？」

「有人昨天來拜訪我們。我敢說你能猜出是誰。」

「愛眉，也許是吧？」

「是的。」

「你們喜歡她嗎？」

兩姊妹似乎難於回答。多娜首先說話。

「我們想她是抑鬱消沈得很。的確她告訴我們，她近來身體不很好。但是我想將來我們和她更熟一點，我們會喜歡她的。」

「有點事很使我們爲難，瑪利安，」姊姊解釋道。「我們覺得不能不提到呂雅敦先生的書，但是我們一本也沒讀過，你知道，所以我只好說我希望不久得讀他的新著的小說。『我想你見到了人家對於它的評論吧？』她馬上發問。相理我應該有勇氣說沒有，但是我承認我曾經見到一二篇——嘉士勃給我們看的。她的模樣好像很感不快，後來我們就找不到許多可談的。」

「那些評論是很可厭的，」瑪利安帶着煩惱的面孔說。「自從日前我會晤你們之後，我曾經把這書閱過，我恐怕書是不很好，但是我見過許多更壞的小說得着更好意的批評。」

「嘉士勃說這是因爲呂雅敦先生在新聞界沒有朋友。」

「不過，」瑪利安回答，「卽令他們寫得誠實，我怕也不能給這本書許多讚美。愛眉邀請你們去看她沒有？」

「邀過，不過她說她家還住現在的地方多久是不能定的。真的，我們不能確知現在我們是否被歡迎哩。」

瑪利安垂頭傾聽。她也是必得要向她的兩位朋友宣告，說她們在她家裏是不被歡迎的；但是這樣無情的話，她不知道要怎樣講才好。

「令兄，」她略停之後說道，「不久會替你們找着適宜的朋友。」

「不久，」多娜回答，帶着嬉戲的神色，「他帶我們去拜訪波士頓，萊特太太。最初我幾乎不會以為他是認真的，但是他說他確有此意。」

瑪利安越來越沈默了。在家裏的時候，她感覺向這兩位富有同情的姑娘說她的煩惱是不難的，但是現在說話的時間到了，她被羞恥和焦慮壓迫着。固然，今晚也並無自白一切的絕對必要，而且假若她想反抗她父親的偏見，一切事情甚至可以在一個似乎自然的方式繼續下去。不過她生活上面的寂寞在她身上生出了一種的神經過敏，她不能忍受現刻這樣的環境；竊於參加實際社交生活的人不算一回事的困難，困窘了她至於毀壞了她的心的平靜，多娜不久就覺察出她的朋友的沮喪的心情。

「什麼事煩惱你，瑪利安？」

「一點我差不多不忍說出的事情。也許你們對我的友誼會就此中止，而我回到我的舊日的孤獨去，我會感到是很苦的。」

兩位姑娘眼望着她，最初很懷疑她說的是否正經話。

「你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多娜叫起來。「你犯了什麼罪？」

摩德諷刺於桌，斜倚着，好奇地研究瑪利安的面貌，但是沒說什麼。

「米爾溫先生把最近一期的新雜誌你們看沒有？」瑪利安繼續發問。

她們給了一個否定的回答，摩德加上一句：

「本月他沒有文章在裏面，除了一篇書評。」

「一篇書評？」瑪利安低聲重述。

「是的；關於一個人的小說。」

「瑪克蘭的，」多娜補充。

瑪利安換了一口氣，但是暫時之關兩眼仍然俯着。

「務必講下去，親愛的，」多娜力請她。「你要告訴我們的是什麼？」

「有一篇關於爸爸的書的短評，」瑪利安繼續說，「一篇很不善意的；那是編輯人

法吉先生寫的。爸爸和他多年以來感情很壞。也許米爾溫先生關於這事已經大略告訴過

你們。」

多娜回答他會告訴過。

「我不知道別的職業界情形如何，」瑪利安繼續說，「不過我希望談之我們這一界

少有嫉妬，仇恨和惡意吧。文藝這名詞常常爲我所聽所讀的東西弄成可恨。我的父親歷來運氣不大好，許多事情發生，使他痛恨那些成功的人；他常和原來的朋友口角，但是從來沒有和誰像和法吉先生這麼嚴重過。他的仇恨的情感到了這麼程度，以至於包括了和法吉先生有任何關係的人。我說來很抱歉——她帶着痛苦的不安換次觀看聽話的人

——「這使他反對了令兄，而且——」
她的聲音被感情的激動所妨礙。

「我們也怕有這事，」多娜用同情的語調說。

「嘉士勃也怕事情會這樣，」摩德加上一句，較冷淡地，雖然也帶着友情。

「爲什麼我竟會談到這事，」瑪利安急忙說，「是因爲我很怕它影響到你我之間的關係。」

「哦，不要那樣想！」多娜叫起來。

「我真是自愧，」瑪利安用游移的音調說，「不過我想那要好些，假若我不請你們去看我。這話聽去很可笑；可笑而且可恥。假設你們拒絕和我再有往來，我也是不能抱怨的。」

「不可讓這個煩惱你，」摩德勸喻道，聲音上帶着也許超過必要的少許慷慨。「我

們十分了解的。真的，這對於我們的關係不會發生什麼差異。」

但是瑪利安已經背轉過臉，不能帶着愉快的表示來迎取這些保證。現在既然已經取了這個步驟，她感覺她的行為很是軟弱。像她父親對她的這種苛刻，應該以更不屈不撓的態度對付；她沒有權利把它作為對於她的朋友那樣失禮的藉口。然而也只有用這樣的方法她才能使嘉士勃·米爾溫知道她父親是怎樣看他，這是她覺得非做不可的。現在他的兩個妹妹定然會告訴他，從此以後雙方都會有一個親楚的了解。這種情形對她是很痛苦的。不過較之曖昧的關係總要好些。

「嘉士勃對這事是很歡然的，」多娜說，迅速地瞥了瑪利安一眼。

「不過他和法吉先生的關係發生得也很自然，」姐姐加上一句。「要他拒絕機會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我知道，」瑪利安真摯地回答。「不要以為我想替我父親辯護。但是我了解他，你們聽了解一定很難。你們不能像我一般知道，他在這些卑劣可鄙的爭論中受怎樣劇烈的苦楚。只要你們讓我仍然來此，各事照常，而且對我依然保持友誼。我的家庭歷來就不是一個使我可以舒服地邀請朋友的地方，就算我有朋友可以邀請的話。常常總是有些理由——不過我也不能說出。」

「親愛的瑪利安，」多娜懇求道，「不要這樣煩悶，千萬相信沒有發生任何事件會變更我們對你的情感。有嗎，摩德？」

「什麼也沒有。我們不是不通情理的女子，瑪利安。」

「我對你們真有說不盡的感激。」

原來似乎瑪利安對於幾乎使她鳴咽不能發聲的情緒一定會屈服的；但是她終於征服了它們，並且不久就能像平常一般談起話來。雖然她笑的時候是很無氣力的。摩德企圖引導她的思想到另一方向，談起她和多娜所從事的工作。姊妹們業已爲佐利·莽克公司編纂一種新的東西；這較之她們第一次爲書籍市場做的工作要更艱難，而且時間也要得更爲長久。

兩個鐘頭過去了，瑪利安剛說到告辭，當時就聽着一個男人的腳步聲迅速地走上最近的一層扶梯。

「這是嘉士勃，」多娜發言，片刻之後，門邊就響了一個短而銳的叩聲。

果然是嘉士勃；他帶着容光煥發的面孔走進來，在燈光面前眼睛眯了。

「哦，姑娘們！哈！你好，郁爾小姐？我剛才有一種最模糊的預期，你說不定會在這兒。這似乎是一個可能會見你的晚上；我不知道是什麼道理。多娜，你注意，我們真

是必須找兩三張過得去的安樂椅放在你們這房間。我在罕普斯特路一家舊家具店的外面
覓着一些，大約六先令一張。像這樣的椅子真不能坐。」

他想安置自己在上面的那張椅子，當他把他的衣服拋在一旁以後，預兆地軌軌作聲，
震顫起來。

「聽見嗎？假設我不注意，會一交跌在地上的。真的，我今天過的日子！我恰是試驗
一下我一天之內真正能做些什麼，假設我竭盡全力工作。現在你們聽着；它值得記載起
來，作為有志青年的鼓勵。我在七點半鐘起床，當着早餐的當兒我看完一本我要評論的
書。到了十點半鐘評論已經寫好——占丁晚報（The Evening Budget）一欄的四分之
三。」

「誰是那倒霉的著者？」摩德打岔他的話頭，譏刺地問。

「一點也不倒霉。我必得把他大大誇獎；不然這工作不能做得這麼快。寫頌揚的文
章是世間最容易的事情；只有那全無經驗喃喃自語的人才會說吹毛求疵要更容易些。那
書是畢靈吞（Billington）的冥想錄（Daymares）：誇大的白癡，那當然，不然他住的是
大房子，又常常請客吃飯。唔，從十點半到十一點鐘我抽着雪茄，反省一下，覺得今天
不算開始得不好。到十一點鐘時我就立即為威次（Will o' the Wisp）寫我的禮拜六

閒話；它使我一直繼續到將近一點鐘，這時間未免太長了。我不能爲這篇東西花到個半鐘頭以上。一點鐘時我忙忙跑到在罕普斯特路一家污穢的小餐館。兩點欠一刻我又回來，在這期間我已經爲西端草下一篇短文。口中啣着煙斗，我坐下弄點悠閒的文藝作品；到了五點鐘時文章已做了一半；其餘一半等待明天。從五點到五點半我讀了四份報紙和兩本雜誌，從五點半到六點欠一刻我將閱讀時想到的若干意思摘記下來。到了六點鐘，我又在那污穢的餐館滿足我的兇猛的飢餓。六點四十五，回到家中，花了整整兩到鐘頭寫一篇爲潮担任的長篇東西。於是我來這兒，沿途還頗用思想。對這個你們覺得如何？我是否值得安眠一夜了呢？」

「這一切的價值是什麼呢？」摩德問。

「大約從十個到十二個基尼，假若總計一下。」

「我的意思是說它的文藝價值是什麼，」他的妹妹微笑地說。

「等於一個牛糞了的堅果的內容。」

「我的想法大致也如此。」

「哦，不過這也行了，」多娜力陳道，「而且又不害了誰。」

「誠實的定日工作！」嘉士勃叫起來。「在倫敦很少有人勝任這樣的事業。許多人

在量上可以寫得更多，但是他們不能掌握像我這樣的市場。這當然是廢物，不過是一個很特殊種類的廢物，而且品質優良。」

瑪利安始終還沒說話，除了回答嘉士勃問候的一兩個字以外；有時她偶然瞥他一眼，然而大部分時間她的眼睛是俯視的。現在嘉士勃向她說話了。

「一年以前，郁爾小姐，我實在不會相信自己能這麼的活動。事實上，那時我也沒有這樣的能力。」

「你以為這樣的工作對你不會過勞嗎？」她問。

「哦，這不是一個標準日子，你知道。明天我大約不做什麼，除了舒舒服服地用兩個鐘頭寫完我爲酒端作的那篇文章之外。這也難說；假設我努力一下，我也許會保持着滿非常急劇的工作速率。不過我也不能把所弄的一切都賣得出去。逐漸地——也許要更迅速地——我將擴張我的活動範圍。例如，我很想每禮拜爲一家大報寫兩三篇社論。現在我還做不到。」

「不是政治性的社論吧？」

「絕對不是。那不是我擅長的。我要做的是那種從可算敬的五行散文造成報紙一欄的東西。你們喚雪茄爲『回旋形的雜草』，以及其他一切，你知道，那被認作談諧。」

我還沒有真正試一試那種文體；要是我做得極其漂亮，我也不會奇怪。那天我來寫幾個練習；只消從良好的作家取下兩行散文，把它們展開成爲二十行，用半打不同的方式。這是頂優良的精神鍛鍊。」

瑪利安聽他的高談闊論又過幾分鐘，於是利用一個簡短的沈默站起身來，戴上她的帽子。嘉士勃注視着她，但是沒有起身；他躊躇地望望兩個妹妹。後來他站起身來，宣稱他也要走了。這種偶合從前也有過一次，當他某晚在這兒會晤瑪利安的時候。

「無論如何今夜你不要再做工作了，」多娜說。

「不會；我要喝着一杯威士忌，讀頁把書，於是尋覓一個已經盡了責任的人的睡眠去了。」

「爲什麼要威士忌呢？」摩德問。

「這樣可憐的慰藉物你也吝惜嗎？」

「我看不出它的需要。」

「胡說，摩德！」她的妹妹叫呼。「他工作這麼苦的時候，是需要一點興奮劑的。」

兩位姑娘每人給瑪利安的手一個含有特別意味的壓握，在她向她告辭的時候，而且

要求她只要晚間得暇就再來。她的眼裏含着感激。

這晚的天氣很晴朗，而且並不甚冷。

「此刻你回家似乎晚了一點，」嘉士勃說，在他們離開房子的時候。「我可以陪你走一程嗎？」

瑪利安的回答是一個低聲的「謝謝你。」

「我覺得你和舍妹們很要好的，是不是？」

「我希望她們會高興我的友誼，猶如我高興她們的。」

「看見她們在這樣一個地方真是可憐，是不是？她們應該有一所好房子，帶着若干僕人。一個文明人過刻苦的生活已經很壞，不過我見着女人過卑賤的生活我更恨。你覺得她們要是有了這一點經驗，在大客廳裏不會丟人吧？」

「當然毫無疑問。」

「摩德的模樣一定出類拔羣，要是她漂亮地化裝起來。她有的決不是一副尋常臉子。多娜也很俏麗，我想。唔，不久必得使她們出去見見人。困難是不願讓人知道她們住在這麼一間小屋裏面；不過我不敢勸她們養成花錢的習慣。我們拿不定是否可以得着酬報，雖然——至於說到我自己，要是我能够把握着幾千鎊，我就知道怎樣利用它，確實

可以得着錢頭；它也許可以爲我節省整整十年的生活；我的意思是，我可以一躍而至假設沒有金錢的幫助需要十年才能達到的地步。但是她們有的資金那樣小得可憐，而且一切祇還是這樣無把握。在這種情形之下誰也不敢投機。」

瑪麗安不回答。

「你以爲我除金錢之外什麼也不談嗎？」嘉士勃突然說，俯視着她的臉。

「沒有金錢的味兒我也嘗夠了。」

「是的，不過——你真的有點輕視我嗎？」

「真的沒有，米爾溫先生。」

「假設這是真誠的，我很高興。我認它是你的友情。我真是頗爲卑劣，你知道；卑劣是我的業務的一部分。但是一個朋友用不着重視它。除了他的衣食而外，一個人還有他的真正人格哩。」

沈默於是就未打破，直至他們到了公園街（Park Street）的下端，那裏是二條路的會合點，一往罕普斯特，一往高門，一往荷洛威。

「你要坐運客馬車吧？」嘉士勃問。

她躊躇了。

「抑或你將給我伴你再走一程的快樂呢？你疲倦了，也許？」

「一點沒有。」

她向前走動作爲回答的其餘部分，於是他們走進卡謨拿路的幽暗中。

「我是不是錯誤呢，米爾溫先生，瑪利安以很低微的聲音開始，「假若我問問你關於本月號的新潮上面一篇東西的作者？」

「我恐怕已經知道你所指的。我沒有不應該回答這類問題的理由。」

「評論我父親的書的人是法吉先生本人吧？」

「是的——他真昏蛋！我不知道此外會有任何人能把那東西做得這樣討厭地好的。」

「我猜那不過是他對我父親向他和他的朋友的攻擊的報復。」

「令尊的攻擊是誠實的，坦白的，正當的，而且措詞極好。我讀他的書的那一章，帶着極大的滿足。不過，有沒有人暗示，法吉之外也有人做得出那篇傑作來呢？」

「是的。有人告訴我哲烏德先生，那位出版家，不知怎樣弄錯了。」

「哲烏德？弄錯什麼？」

「爸爸聽說作者是你。」

「我？」嘉士勃突然停止，他們正在街燈的光綫裏面，能夠看見彼此的面孔。「面他相信了這話？」

「我怕是的。」

「而你他相信 原來也相信了它？」

「一點也沒有。」

「我將寫一信給郁爾先生。」

瑪利安沈默了一會，接着說：

「那豈不更好一點，假若你設法使哲烏德先生知道這事的真象？」

「也許你是對的。」

嘉士勃對這建議很是感激。在這一剎那間他已經想到，寫信給亞勒弗烈·郁爾談這麼一個問題是如何的鹵莽，無論他措詞怎樣謹慎。這麼一封信，要是偉大的法吉知道了，也許對於寫信的人有嚴重的不利。

「是，你是對的，」他重說。「我要從根源上阻止那個謠言。我猜不出它是怎樣起的；就我所知，是個把仇人幹的，雖然我也不十分看出他的動機。謝謝你告訴我，尤其是你拒絕相信我會這樣對待郁爾先生，即令只是一個生意問題。我曾說過我卑劣，但

我並不是說我會墮落到這個地步。假設只因為那是你的父親——」

他抑制了自己，於是他們繼續走了幾碼，沒有說話。

「這樣說來，」嘉士勃後來復言，「你的父親對我的感想不會是很友誼的吧？」

「他未必能够——」

「是的，是的。而且我完全了解，單是我替法吉工作這件事就會使他對我懷有成見。不過這不是我希望，你和我不應該成爲朋友的理由。」

「我希望不是。」

「我不知道我的友誼會有多大價值，」嘉士勃繼續說，仰着頭談話，這是他討論到自己的性格時的一種習慣。「我將照着我已經開始的繼續下去，爲生活的一些良好東西奮鬥。不過你的友誼是可寶貴的。要是我對它確有把握，無論如何我就能望得見那些更好的理想了。」

瑪利安繼續前行，眼睛望着地上。使她驚訝起來，她立刻發現他們差不多已經達到畢保羅新月了。

「謝謝你來得這麼遠，」她停着說道。

「呀，你差不多已經到家了。唔，好像只有幾分鐘哩，自從我們離開了兩位女孩子

現在我要跑回去，喝喝摩娜所不贊成的威士忌去了。

「祝福它對你有好處！」瑪利安笑着說。

這類話在她的嘴唇上似乎是不尋常的。嘉士勃微笑起來，一面握着她的手，兩眼凝視她。

「這樣說來，你也會開玩笑哩？」

「我不是似乎很蠢鈍嗎？」

「蠢鈍，決不是。不過是嚴肅，端莊，沈默——恰恰是我喜歡我的朋友具有的，因為它和我自己的習慣成一對比。尤其更好的是它的下面藏着愉快。再會吧，郁爾小姐。」

他跨大步走開去，一兩分鐘之後，回過頭來看那沒入黑暗之中的纖弱的姿態。

瑪利安的手抖顫着，當她試行插入她的開前門的鑰匙的時候。輕輕地隨手把門關好，她走到起坐間；郁爾太太正放下在這寂寞的整整一晚當中做着針繡。

「我來晚了，」女兒帶着一種抑制着的高興的聲音說。

「是的；我也漸漸感到系念了。」

「哦，沒有危險。」

「你是很快樂的，我看得出。」

「今晚過得還快活。」

追憶起來，這似乎是她和她的朋友們過的最快活的一晚。雖然出去的時間是那麼不同的心情。她的心業已解除了兩種憂慮；她確信兩位姑娘不以她告訴她們的話爲忤，而且現在關於新潮裏面那篇評論的作者爲誰，再沒有絲毫疑惑。

現在她能自己承認，從嘉士勃口中來的保證不是多餘的。他未嘗不可將利益看得比其他值得考慮的東西更重要，根據那樣來批評她父親；她對於能夠向人性薄弱的每個推論挑戰的那種絕對的信任，在過去尙未感到。現在她自問是否這種無懈可擊的信心是可能的；它是否僅係詩人的幻夢，遼遠的理想？

瑪利安的沈思冥索常常會到這個地步。她的坦白和一種清楚的識力相聯合，能洞察虛僞的可能性；她不動輒就成爲幻象的犧牲者；思想多，說話少，她活了二十三歲。對於一個女孩子的理想生活的幻夢和實際生活之間是怎樣一個距離，並非沒有知覺。假設她常常顯露她的思想，她定會獲得一個很懷疑而且稍帶犬儒學派哲人意味的名聲。

但是帶着怎樣一個心的狂樂的感奮啊，她委身相信人類的美德，當着它們的暗示對她預示了一個幸福的未來的時候！

一人在房間裏，她坐下只是想到嘉士勃。米爾溫，而且從他的言語和神色的記憶中，尋取她的飢餓的心的食糧。嘉士勃是第一個表示對她具着男人的興趣的人。在她沒有遇着他以前，她不會知道一個恭維的注視，或是一句訴於她的情緒的話。他當然不足代表她的想像中的情人。但是自從在瓦特巴洛附近的田野間長談的那天之後，她對於他的思想竟奪去了夢的地位。在那天她會向自己說：我是能愛他的，假設他願意尋求我的愛。太早了，也許；唔，是的，不過一個將要餓死的人習慣上不會對於食物的提議感覺厭惡。第一個走到她身邊的人，表示了情感，活力，和青春的自信力；而且又美貌，在她看去。她的女性熱切地走去迎他。

自此以後她仔細研究他的缺點。每次的談話都向她暴露出新的弱點和惡行。結果她的愛情成長為真實。

他是這應具有人性的，而且幾乎是修道院一般的隱遁的青春，使她對於一個帶着坦白的勁兒有志於生之歡喜的人，不得不愛。要是稍帶一點書獃子色彩，那會使她厭惡的。她不要高度智慧或偉大的造詣；但是蓬勃，勇敢，成功的決心是使她的感覺愉快的。她的理想根本就不是一個文藝人；也確不是一個在新聞界大約會出名的人；毋寧是一個激動的人，沒有商業或公務的束縛。但是在嘉士勃身上她看出能夠吸引她的一些特

性，要是不管到他的地位的偶然。理想的人不會降落到必須在大英博物院作苦工的女孩子身上；即令像嘉士勃這樣一個人竟會走到她的路上來，這在她似乎是個奇蹟，而且是好的預兆。

自從他們初次會面以來，好像已經過了幾年似的。她回到倫敦之後，接着來了那麼長久的絕望時期。但是，每逢他們彼此會面，他給予她的眼光和言語，確不是他用來向每個女人打招呼的。從最初起，他對她的看法就表示出坦白的關切。最後來了他的「尊敬」的自白，他的想對於她不只是一相識的人而已的願望。假若他不是有意吸引她，大致的說話不會像最近幾次所說的樣子。

這是她的思想的樂觀方面。暫時忘却他的那些話是容易的，不過那些話也未嘗不可認為是明確的警告；但是想像剛好建築起來的歡樂的宮殿，那些話也就潛入記憶的領域，討厭地，強瀆地。為什麼他談話常會掉到金錢這個題目？「我將不讓任何東西妨礙我，」有一次他說道這話，意思好像是說，「當然不讓和一個不名一錢的女子的戀愛事件。」他強調「朋友」這兩個字，好像在說明他所給予的和他所要求的都不會出友誼以外吧。

但是這不過證明他不急於表示他的真意。在他的野心和他的愛情之間無疑地有衝突

，不過她看得出她能加在他身上的力量，而且很欣喜。今天晚間，在他站起身來陪伴她離開房子之前，她已經注意到他的躊躇；她的內心不覺發笑，當着這願望吸引着他的時候。從今以後，這種會見定然常有，每次她的勢力一定跟着增加。命運對她好仁慈，把摩德和多娜帶到倫敦來！

他要和一個僅爲他帶來財富的女人結婚是做得到的。他的心中也有此意；她了解得十分清楚。但是卽令一刹那的機會她也不願放棄。他必得在她的貧窮當中選擇她，而以自己的才幹所能賺得的爲滿足。她的愛情給她要求這種犧牲的權利；讓他要求她的愛情吧，那犧牲就似乎不再是犧牲，她會這麼熱情地酬報他的啊。

他會要求的。今天夜間她充滿了宏大的自信，無疑地一部分是她的悲痛所起的反動的結果。在分手時他說過她的性格是這麼適合他的；又說他喜歡她。而且他這麼溫熱地壓她的手。不久他將要求她的愛情了。

沒有希望過的東西差不多被給予她了。她能在那書影之谷用力工作，因爲一綫眩目的陽光說不定會隨時射進它的霉爛的幽暗之中。

第十五章 最後一策

過去的十二個月對於愛德文。呂雅敦外表上的年齡增加了好幾歲；實際是三十三歲，他常被認爲四十。他的舉止，他的個人習慣，已經不復是一個年輕人的；他僵僕而行，顯然地用力按壓所攜的手杖；他很少顯露出那種表示現在的歡欣或樂觀的展露的面容；他的舉步沒有彈力；他的聲音已經降落到較低的調子，而且說話時選擇字眼常帶猶豫，這是在因失敗而失去自信的人身上看得出的。不斷的困窘和恐懼給了他的眼睛一個無定的，有時且是昏亂的，表情。

他很少睡眠，真正意義的睡眠；通常他徹夜自覺到在身體的疲乏和心靈的失眠的辛苦之間有一一種鬥爭。一在他正寫的故事當中一點完全屬於想像上的阻礙常使他懷着盡瘁的心情經過漫漫長夜；他屢次醒來，自己和自己論究，清清楚楚地記得這苦惱是毫無原因的，但是這短時間的慰藉，不久因爲回到真的苦難，又復烟消雲散。在他的不能安靜的微睡中他高聲說話，常常驚醒了愛眉；通常他總是似乎在和一個把不能忍受的

苦工加在他身上的人對談；他激昂地抗議。懇求，用最奇怪的方式辯論人所要求於他的東西的不公平。有一次愛眉聽見他在向人要錢——確確實實地在要，好像一個衙頭的可憐蟲；這是令人恐怖的，使她流下淚來；當他詢問他在夢中正說了什麼，她又不能告訴他。

當着正鳴的時鐘殘忍地傳喚他起來工作的時候，他常因昏眩而搖晃不止。在他看來，人們所能達到的最大幸福，就是躲進一個黑暗溫暖的角落，超出人的視線和記憶之外，麻痺地癱在那裏，帶着一個幸福的半自覺，知道死在緩緩地壓服他。在聚集到每二十四小時中的一切痛苦裏面，這個向着新的一天起來的痛苦是最厲害不過的。

那部一冊的小說，他原來計算要花四五個禮拜的工夫，後來在兩個月的時間艱難地完成了。三月間的風把他造成了一個虛弱的人；有一次他爲氣管支炎所威脅，在若干天當中，甚至工作的努力也得放棄。過去的幾個冬季他常因倫敦的氣候大吃其苦，但是不及現在這個程度；精神上的病症似乎將他的身體又弄弱了不少。

他竟能成功做點工作是很奇怪的，因爲他對於結果沒有希望。這個最後的努力他所以做，目的只在完成他的失敗的無可否認性，那時文藝可以拋在後頭；別的什麼職業於他是可能的他也不知，不過也許他總可找着一種謀生的方法。假設問題只是每禮拜得一

鑄錢，像從前那些日子，他也許只希望求謀個把書記的位置，如像醫院的那種，那是需要商業的經驗或才能的；但早在他現刻景況之下，這樣一個收入就成爲無用。他能够帶着愛眉和孩子去一個屋頂樓居住嗎？若每年所得不及百鎊，要維持外表的體面差不多就不可能。他自己的衣服業已開始宣告他的貧困，而且要不是因爲她母親的賜予，愛眉也已經達到同樣的境遇。他們常常恐懼着最微細的臨時費用，因爲不名一文的日子又快到來了。

愛眉近來常不在家，和過去習慣不同。有時早餐之後不久她就外出，而且在她母親家裏過了整天。「這可以節省食物，」她帶着苦笑說，當着呂雅敦有一次因爲她去得太勤表示驚訝的時候。

「而且給你一個悲歎你的苦命的機會，」他冷淡地回答。

這個非難是卑鄙的，所以愛眉和他不再說一句話就出去，這也無怪其然了。但是他對這個很憤恨，猶如他恨她的悲哀的談話一般。對於自己方面的無丈夫氣的感覺使他變成剛愎的性情。這一天當中他只寫了不多幾行，到愛眉回家時，他決心不和她說話。在這樣態度的變更當中有一種安泰之感；他鼓勵自己懷着愛眉是以殘忍的輕視待他的意見。她驚訝她的好意的問話引不出回答，注視他的面孔，見着一個呂雅敦在從前決不會有

的愠怒。她的憤怒也燃燒起來，於是只好不保他。

在一兩天當中他堅持他的緘默，只有在不能避免的時候才說出句把話。最初愛用非常憤怒，至於立意再不管他的壞脾氣，搬到母親家中居住，直到他願意召她回來為止。但是他的面容，因了各種苦痛，變得那樣憔悴，後來憐憫還是戰勝了她的憤慨。夜深了，她走到書房，見他坐着沒有做什麼。

「愛德文！」

「你要什麼？」他冷淡地問。

「爲什麼你對我要這樣呢？」

「我對你怎樣自然沒有什麼關係啦？你能容易忘却我的存在，過你自己的生活去吧。」

「我做了什麼事，使你有這種轉變？」

「是個轉變嗎？」

「你知道是的。」

「從前我對你怎樣？」他問，眼睛瞥她一下。

「像你自己——親切地，柔和地。」

「假設我原來常是這樣，不管那些可以使另一男人的脾氣更加劇苦的東西，我想這總值得你的一點親切的報答吧。」

「你講的『東西』是那些？」

「就是我們沒有誰應該爲它而受譴責的那些事情。」

「我不自覺我沒有做到親切，」愛眉淡淡地說。

「這樣只證明了你已忘却你的本來面目，而且完全轉變了你對我的情感。當我們最初來此地居住的時節，你能夠想像你自己會讓我一人過着長久而可憐的日子，因爲我受着不幸之苦嗎？你已經十分明白地表示你連一句親切話的助力都不願給我。你只要得便就走開，好像在提醒我，我們已經不復有任何共同的利害。別人是你的心腹；你向他們談到我，好像我有意拖你跌入一個卑賤的境遇似的。」

「我說關於你的話，你如何會知道呢？」

「難道不是真的嗎？」他問，眼睛向她閃出憤怒的一瞥。

「不是真的。自然我曾向媽媽談到我們的困難；我怎麼能不談呢？」

「並且向旁的人。」

「談的方式是你不能指摘的。」

「談的方式是使我在他們看去是可鄙的。你告知他們，說我使你貧窮不快活，而你又高興獲得他們的同情。」

「你的思想是，我簡直不應該會着任何人。要避免這樣的非難是沒有他法的。只要我不向人笑，向人唱，告訴他們說我們的景况再好沒有，我就是再要求他們的同情，而且反對你。你的這種不合情理我實在不能了解。」

「我怕你能了解我的東西實在很少。在我的前途光明的時節，你非常容易同情我；只要前途一黑暗下來，馬上我們中間就起了隔膜。愛眉，你沒有盡了你的責任。你的愛情經不起試驗，如像本來應該的。你沒有給我以助力；我除了負荷沒有歡愉的重累而外，還要負着你的逐漸冷淡的重累。我記不起你曾有一次向我說過一個做妻子的人要說的話——一個妻子不只是一个男人的女管家。」

他的聲音裏面的憤怒和這個責難的苛刻使她不能回答。

「你說得對，」他繼續說，「我素來是親切的，柔和的。我從來沒有想到我能向你說話，或對你的感情，有旁的任何樣子。不過我受的苦太多，你又離棄了我。確實的，這樣做未免太早了。只要我還盡我的最大努力，而且和歷來一樣愛你，你也許會記得從前向我說過的話吧。你本可以給我助力，但是你不願做。」

和這個爆發有關的衝動多而且雜。他所表出的都是他感到的，但是同時在痛苦裏似乎吐露他的情緒有兩種方式，一是柔情地懇求，一具嚴厲地非難；他取後一種方式，因為較之前一種對他更不自然些。他的立意任使愛眉感到他的痛苦的強烈；悽惻和愛情的話語似乎對她已成去勢力，但是，假設他屈服於熱情的另一形式，說不定她將被打動，脫去她的冷淡。被傷害的愛情的壓迫常常會被引誘發出和它恰相矛盾的話語來。呂雅敦突然投擲出從來未向愛眉說過的第一次憤怒的話句，他有着苦和樂的最奇怪的混合；這些話在知道自己的弱點的屈辱感之下安慰了他，但是他帶着恐怖注視他的妻聽他講話時的容色。他希望使她發生和他的相等的痛苦，因為要是那樣，他有能力可以立刻拋棄這個假面具，而且用他的心所能想出的每個最溫柔的字去撫慰她。她會真的不愛他了，這是他所不能，也不敢相信的；不過他的性情需要愛情的時時保證。愛眉對於他們熱情時代那些撫愛拋棄得太驟；她的全副精神花在母愛上面，她認為做她丈夫的朋友就夠了。因為不好意思直接懇求她不再給予的柔情，他就譴責她的完全冷淡，目的希望她爲自衛起見，也許會將真實地藏在心中的東西表示出來。

但是愛眉不向他移動過去。

「你怎麼能說我已經離棄了你？」她帶着冷淡的慷慨回答。「什麼時候我拒絕分担

你的貧窮？對於我們必須受的苦楚，什麼時候我出過怨言？」

「自從煩惱真正開始以來，你已經讓我知道你的思想是些什麼，即令你沒有說出它們來。你從未樂意地分担我的命運。我不能回憶出你的一句鼓勵的話，而只是若干使這掙扎對我更爲困難的舊語。」

「那麼，要是我完全走開，留下你自由地爲你自己作最好的打算，那於你將會更好些吧。假設你說這一切的真意是如此，爲什麼不乾脆講出？我不會成爲你的重累。有人會給我一個家的。」

「你將全無後悔離開我吧？你的惟一的憂慮將是你和我還有關係吧？」

「你高興怎樣批評我就怎樣批評我。我不願替自己辯護。」

「那麼你不承認我有可以抱怨的東西嗎？在你看去我只是無原無故發脾氣嗎？」

「說句老實話，這恰是我真正的感想。我來這兒，是想問你我做了什麼事使你發我的氣，而你兇狂地爆發出各種各類曖昧的責難。你要忍受的事情不少，我知道，不過那不是你就應該反對起我來的理由。我從沒忽略過我的責任。難道責任一概在我這方面嗎。我相信世界上肯像我這樣忍耐的妻子是很少的。」

呂雅敦凝視她一忽，於是掉開去了。他們當中的距離較之他原來所想的更大，現在

他後悔屈服於一個對他的真正情感這樣不同的衝動；忿怒只使她更爲疏遠，那時若果用一種不同的言詞，也許他已經獲得他所渴望的撫愛。

愛眉見他不再說什麼，就丟下他走了。

時間漸漸到了夜深。火已滅了，但是呂雅敦依然坐在这寒冷房間裏面。自己毀滅的念頭又盤繞起他來，猶如去年黑暗的那幾個月。要是他已經失掉了愛眉的愛，而且因爲精神的萎頓，使他連謀生都感困難，爲什麼他還應該活着呢？對於孩子的愛在他不關重要；那是愛眉的孩子，不是他的，而且他對於威利長大成人的前途，恐懼多於歡喜。

他剛聽見貧民工廠的鐘打兩點，並沒有腳步聲的預告，突然門開了。愛眉走進來；她穿着寬衫，而她的髮已經爲睡眠整理好了。

「爲什麼你還在這兒？」她問。

這聲音不像從前了。他見着她的眼睛已經紅腫。

「你在哭嗎，愛眉？」

「不要管。你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嗎？」

他向她走過去。

「爲什麼你要哭呢？」

「可哭的事情多着哩。」

「愛眉，你對我還有點愛情嗎，抑或貧窮已經把它從我身上完全搶去了呢？」

「我從沒說過我不愛你。爲什麼你拿這些事來譴責我呢？」

他擁她到懷中，熱烈地抱住她，反襯吻她的臉。愛眉的眼淚重新迸發出來。

「爲什麼我們會弄得這樣完全倒覆呢？」她啜泣起來。「哦，試一試，試試你還不能救了我們！不必我說，你知道我是愛你的；從前我倆都想到那麼一個未來，現在若想起我們的一切幸福就到了終結，這使我怕極了。那是不可能的嗎？難道你不能像你素來一樣工作，而且如我們所深信的成功嗎？不要自暴自棄，愛德文；當着時間還來得及的時候，試一下，試一下！」

「親愛的，親愛的——只要我能够！」

「我已經想了一點辦法，最親愛的。照你去年提議的做；趁着我們還有點錢，找個人來租這房子，然後走到一個幽靜的鄉間，在那兒你能够恢復你的健康，不花多錢就能生活，另外寫一本書——一本好書，能夠再爲你帶來名譽的書。我和威利可以到媽媽那裏去過這夏季幾個月。這樣做吧！一個人居住，花錢這麼少，是不是？你會知道我是有人好好照顧着的；媽媽一定願意我去住幾個月，而且向他們解釋也容易，只說你的健康

不好，不得不暫時離開。」

「不過，假設我們決定出租這個地方，爲什麼你不和我一塊去呢？」

「我們沒有充分的錢。我希望在你寫作的時候解除你的焦慮。假如我們長此下去，我們的前途是什麼呢？現在你寫作的東西你不想到是會賣得好多的，是不是？」

呂雅敦搖搖頭。

「那麼我們怎能過到年底呢？我們總得做點什麼，你知道。要是我們走進寒酸的窩，那還有什麼希望你能寫出好的東西來嗎？」

「但是，愛眉，我不相信我有力量——」

「哦，情形會大大不同！幾天——一個禮拜或半個月——的真正休假，在這春天氣裏面。到一個海濱地方去。你的全部才能難道就會離開了你嗎？這不過因爲你近來這麼焦愁，健康這麼壞。你說我不愛你，但是我想了又想，你做些什麼才最好，怎樣才能救你自己。你怎能沒落到辦公室裏一個可憐的書記的地位呢？那決不是你的命運，愛德文；這是令人難於相信的。哦，已經有了那麼光明的希望之後，再來一次努力吧！你忘了我們決定要一塊到南邊去嗎——你準帶我去意大利和希臘的？那怎麼能夠實現，假如你在文藝上完全失敗了？若是做其他任何種類的工作，你怎麼能希望除糊口以外更能賺

點什麼呢？」

他凝視着她向他抬着的臉，對於她的話差不多沒有意識到。

「你愛我？再說一遍你愛我！」

「親愛的，我誠心誠意地愛你。但是我對於未來怕得很。我受不住貧窮；我已經發覺了我受不住它。而且我很恐怖，若是想到你會成僅僅一個尋常的人。」

呂雅敦笑起來。

「不過我不是『僅僅一個尋常的人』，愛眉！假設我一行都不再寫了，那也不會將我已經做了的取消。這東西渺小得很，自然；但是你知道我真實的人格。難道你只愛那作家的我嗎？難道除了我要做的或不做的東西而外就不想到我了嗎？假設我必得當書記謀生，難道那就使我在靈魂上也成了書記嗎？」

「你決不能墮落到那樣！要是失掉你在這若干年的長久工作當中所獲得的，那就成了太難堪的一種恥辱。讓我替你計劃一下；照我的願望去做。你決定成爲我們在最初就希望的。把夏天這幾個月都拿去。你還有好久才能完成這本短短的書呢？」

「一兩個禮拜。」

「那麼把它完成，看看能得好多錢。立刻設法找一個房客，把這地方租出去；可以

省下二十五鎊爲一年當中其餘時間之用。你一個人的用費能夠花得很少，是不是？」

「哦，每禮拜十先令，假設必要的話。」

「不過也不要餓着自己，你知道。你覺得我的計劃是個很好的嗎？今夜我到你這兒來的時節，我打算說這個事情，但是你是那麼殘酷——」

「饒恕我，最親愛的愛人！我那時已經是半個狂人。好久以來你對我這樣冷淡。」

「我近來很心亂。看去好像我們一天天更走近一個大瀑布的邊緣似的。」

「你向你母親說到這事沒有？」他不自在地問。

「沒有——沒有確實說到這個。不過我知道她在这方面會幫助我們的。」

他已經坐下，正把她抱在懷中，他的臉偎着她的。

「我怕和你分開，愛眉。那是一件怎樣危險的事。說不定就等於我倆永不會再像夫妻一般地過活哩。」

「那怎麼會？這恰是預防那種危險。要是我們在此地老是這樣下去，直到我們沒有錢的時候——那時我們的前途是什麼？最多不過極寒飢餓的寓所。我怕想到那個。要是那個情形發生了，我就不能信賴自己了。」

「你是什麼意思？」他急切地問。

「我實在痛恨貧窮。它把我的一切壞處完全暴露出來；你知道我從前曾經告訴你這話吧，愛德文？」

「不過你總不會忘記你是我的妻子？」

「我希望不。但是——這個想不得；我怕正視它！那將是降臨我們頭上的最壞的事，我們要竭力避免它。從前曾否也有人，像你這樣努力於文藝，後來墮落到無可救藥的貧困呢？」

「哦，多得很！」

「我是說在你這樣年齡。決不會在你這樣年齡吧？」

「我恐怕這樣可憐的人是有的。你想想，我們是怎樣常常聽見某人的有希望的開始，新的名聲，後來——你再也沒聽見什麼。自然這在一般情形是說那人已經改行；不過有的時候，有的時候——」

「怎麼？」

「無底的深淵。」他往下指。「貧窮和失望和着一個悲慘的死。」

「哦，不過這些人沒有太太和小孩！他們將會奮鬥——」

「親愛的，他們確是奮鬥。但是似乎有一個纏綿增加的重累圍繞着他們的頸子；它

把他們越掘越低。世界對於一個不能做出或生產它所認為值錢的東西的人，是沒有憐憫的。儘管你是個如神靈一般的詩人。假設沒有善良的人可憐你，你會餓死在馬路旁邊。社會和命運同樣的盲目，同樣的殘酷。我沒有權利怨尤我自己的惡運；我不能如我開始時那樣繼續下去，這是我自己的錯（在某種意義上）；要是我能寫出書來，像早年的那些一樣良好，我是會賺錢的。雖則如此，我只因不懂得生意，就必得被踢在一旁，半文不值，這也是很難受的。」

「那是決不會的！我只須看一看你的臉，就知道你畢竟會成功的。你的那種人們在名人畫像上習知的臉。」

他吻她的髮，她的眼，和她的嘴。

「我清清楚楚地記得從前你也這樣說過！爲什麼你一下子對我這樣好，我的愛眉？聽你這樣說話，我感覺沒有一件事我做不到。不過我怕離開你。假如我發現一切都無希望，假如我單獨住在一個地方，並且知道這努力是徒勞的——」

「那麼？」

「唔，那我能够使你自由。假若我不能贍養你，那麼只有歸還你的自由才算公平。」

「我不了解——」

她抬起頭來，凝視他的眼睛。

「我們不要談那個。要是你吩咐我繼續奮鬥，我將照着做。」

愛眉已經蒙住臉，沈默地在他的懷中躺了一兩分鐘。於是她低聲說道：

「這兒這樣冷，而且時間這樣晚了。來！」

「這麼早啦。才三點鐘。」

第二天他們談了許多關於這個新計劃的話。因為有太陽，愛眉在下午陪聽丈夫出去散步；他們好久沒有一塊出去過了。一駕敞的馬車經過，後面跟着兩個騎馬的姑娘，呂雅致的思想又被引入一個慣常的方向。

「要是我們像這些人一樣有錢豈不好！他們這樣在我們身邊經過；他們看見我們，我們也看見他們；但是兩者間的距離是無窮大。他們不屬於我們這些可憐蟲的世界。他們對於任何事的看法都和我們不同；他們具有力量，要是我們一下子也有，那些力量會好像是超自然的。」

「自然，」他的伴侶帶着歎息表示同意。

「你想，假設一個人早上起來，心中想着一天當中所有的合理的願望，沒一樣不得滿足！而且天天如此，年年如此，直到生命的盡頭！你看一看那些房屋；無論裏面外面，任何細目都是豪華的。要是有了那樣一間房子！」

「住在那兒的人有些空虛的生物。」

「他們真在生活，愛眉，無論如何。不管他們的才能怎樣，他們總之有自由活動的餘地。我常常站着眺視像這樣的房子，直到我不能相信擁有這些房子的人也和我一樣只是人類。金錢的力量很神實感；從來沒有金錢的人，對於金錢能將生活各個細目變易得怎樣的完全表示奇異。試比較一下我們所謂的家和有錢人的家；它會使你鄙夷地大笑起來。我對於斯多噶派的意見不能同情；富和貧中間的差別就等於一個健全的人和殘廢的人中間的差別。要是我的下肢癱瘓了，我也可以思想，不過生活當中又有步行這個東西。是個窮光蛋，我也可以高尚地生活；不過一個人恰好又被天賦了享受的權力，只好聽其萎縮下去。真的，大多數有錢的人不懂得他們的幸福；要是他們懂得，他們的行動和談話一定會像天神一般——他們真正的。」

愛眉的眉頭陰鬱起來了。一個聰明人，在呂雅敦的地位，是不會選擇這個題目來高談闊論的。

「有錢人和無錢人的差別，」他繼續說，「只是這樣：前者想到，『我將怎樣使用我的生活？』後者想，『我將怎樣使我自己活着？』一個生理學家應該能夠發現，在一個從不想到生計問題的人，和一個從沒有一天能夠免除這種焦慮的人的大腦中間，一定有着很奇怪的不同。爲貧窮所長久支持着你精神的痛苦，一定有點特殊的膨發達來代表它。」

「我要說，」愛眉插言道，「它影響大腦的每個機能。它不是一個特殊使人受苦之點，而是一個將每個思想都給予特別色彩的苦痛。」

「真的。在我的經驗的全部領域中，我能想得出一個題目而不自覺到我是從貧窮來看它嗎？我沒有一個快樂不被那種思想沾污過，而且我所受的痛苦沒有不被它增加的。貧窮對於現代世界的作祟恰等於奴隸制度之對於古代世界。富和貧的對立，有如自由人之與農奴。你記得我常常引用荷馬的那行詩，關於奴隸制度敗壞德性的影響；貧窮之使人墮落也是一樣。」

「它對於我已經有了影響——我知道得十分清楚，」愛眉帶着沈痛的坦白說。

呂雅致瞥她一眼，打算回答句把話，但是他不能說出他的思想中的東西。

他繼續寫他的小說。在他還沒達到結束之前，馬加勒特·荷姆已經出版，有一天到

了一個包裹，裏面就是作者照習慣應該得的六部書。呂雅敦在著作事業中，還未老練到能夠打開這種包裹而脈搏沒有輕微的震動。這書裝訂得很雅緻；愛眉看見書的封面和所印的字，她高興地叫起來。

「它是可以成功的，愛德文。它並不像一本會失敗的書，是嗎？」

對於自己這樣孩子氣她也笑了。但是呂雅敦已經打開了一本，正瀏覽某一章的起首

「天呀！」他叫起來。「寫這一頁是怎樣一個地獄般的苦腦啊！我是某天清晨寫的，霧子那麼濃，不得不點起燈來。現在帶起這些字來，冷汗會流到我的額角。並且你想想，人們會隨便將它讀過，不會懷疑到它使作者吃了多大的苦！——怎樣可憎的筆調啊！就是一個酒店侍者也能寫出較好的記敘文。」

「誰可以得這些書呢？」

「誰也不能得，假設可能的話。不過我想你的母親會期望一部？」

「此外——米爾溫呢？」

「我也這樣想，」他淡淡地回答。「不過要他請求才給他。可憐的老畢芬，自然；雖然這會使他看不起我。我們自己也留下一部，此外還剩兩部——用來發火。自從我們

無力訂閱日報以來，我們好久缺乏發火的紙了。」

「你讓我拿一部給卡德太太嗎？」

「隨你的便。」

他取了一部，將它加上放在書架最高一層的他的一排作品裏面。愛眉把手放在他的肩上，默察這個添加的效果。

「愛德文·呂雅敦的作品，」她帶着微笑說。

「工作，無論如何——却又是另一回事，不幸得很。愛眉，要是我能回到我寫中立的那個時候去，而且又有你和我一塊啊！那種時代我的心靈是怎樣的豐滿！我只要展眼一望，我就見着點東西；現在我扯緊了我的兩眼，但是所能見的不過是些朦朧不明的怪異。從前我只要坐下，所要說的早已胸有成竹；現在我努力杜撰，然而始終不會成就什麼。譬如你用溫暖柔軟的手拾起一粒針來；當着你的手冷得僵硬麻木的時候你又試試；那就是我那種時代的工作態度，和現刻的工作態度的差異。」

「不過你不久就會恢復健康。你將寫得更比從前好。」

「且看吧。自然就在那時也有不少可憐掙扎，但是我記得那是不足道的，若是和滿意的工作的時間比較起來。我早晨我不大作事，除了思想和準備；傍晚的時候我覺得自

已已經準備好了，我就坐下，而最初的若干行已經在頭腦中營營作響了。同時我又常常讀了許多書。當我寫中立的時節，我切實地讀完了神曲（*Divina Commedia*），每天一章。通常我寫作到夜半以後，不過有時我很早就完成我的一定分量，於是上街逍遙一回，自尋樂趣。我能確切地回憶我的一些最好的意思湧上心頭的地方。你記得卜令德加斯特（*PrendeGast*）的寓所那個場面嗎？那是某夜很晚我從勒可特廣場（*Leicester Square*）走出，進入向着克萊亞市場（*Clare Market*）去的那個貧民窟的時節忽然想起的；呀，我真記得清楚！我轉到我的屋頂樓，在一種欣喜的狂熱中，兇猛地信筆寫下一些草稿，然後就寢。」

「不要煩惱；這一切會回到你身上來的。」

「但是在那種時代我不必想到金錢。我能向前企望，看見我的需要的準備，我決不自問我的書可以得多錢；我確告你，那個從不進入我的腦子——從不。工作是爲了它自己而做的。也不必忙着完成；假設我感覺我不很合式，我只消等候，直到較佳的心情回復過來。中立費了我七個月的光陰；現在我必得在九個禮拜裏面寫成三冊，並且背上有鞭梢刺着，要是失去了一天。」

他沈思了一會。

「我猜想定然有個把有錢人，他讀過我的一兩本書，感到多少興趣。只要我能遇着他，明白地告訴他我的景況是如何倒楣，說不定他會幫助我每禮拜賺兩鎊錢的方法。我們曾經聽見過這種事情。」

「在從前。」

「是的。我懷疑現在是不是還會有。現在這種時代，哥爾里治 (Coleridge) (註一) 也不容易遇到他的紀爾曼 (Gillman) 吧。自然，我不是一個哥爾里治，我也不會要求寄人籬下；不過，假設我能夠賺得充分的錢，使我有着良好的長夜，不受貧民工廠的恐懼所敗壞——」

愛眉掉頭過去，立即走去照料她的孩子去了。

這事過後不多幾天，米爾溫來拜訪他們。他來的時候在夜間十點鐘左右。

「我不久坐的，」他聲明。「但是我的一部馬加勒特·荷姆在那裏？我是要得一部
的，我想？」

「我不特別希望你讀它，」呂雅敦回答。

「但是我已經讀過了，夥計。出版的那天我就在圖書館得到它；我有點疑惑你不送我一部。不過我總要得你的大作。」

「就在這兒。你把它藏在什麼地方好了。——你也可以坐幾分鐘啦。」

「我承認我很有意談談這本書，假設你不介意的話。它並不像你說的那樣完全壞，討厭地壞，你知道。不幸的是你定要把它寫成三冊。要是我被允許將它縮成一冊，那將使你獲得名譽。動機是很好的。」

「是的。好到足以證明它是被處理得如何的壞。」

米爾溫開始評論那個陳舊的題目，三冊制小說的壞處。

「一個三頭的怪物，吸乾了英國小說家的血液。我們可以計劃一個喻意的諷刺畫，登在一個滑稽的文藝刊物上。真的，爲什麼沒有這種東西存在呢？——一個週刊，以滑稽的意義討論文藝的東西和人。一般人當然不識這種好貨，不過也未嘗不被支持，我想。雖然那編輯人大約會被暗殺的。」

「像我這種景況的人，」呂雅敦說，「要廢除三冊制怎麼可能呢？這是一個報酬的問題。一個名望不大的作家可以生活在每年一部三冊的小說上——我說的是那必得絕對出售他的書的人，而且他得的是從一百鎊到二百鎊。但是要得和這同樣的收入，他須得產生四部一冊的小說；而且他是否能在十二個月內把四部書都出版，我很懷疑。這裏來了圖書館的好處；從商業的觀點看來，圖書館是不可少的。假設每本書都要出錢買，你

想一般人還會支持現在這樣多的小說家嗎？要是突然轉變到那個制度，會把四分之三的小說家弄到失業。」

「但是並無理由說圖書館不應該出租一冊的小說啦。」

「獲利就較少了，我想。人們一定出最少的預約金。」

「好吧，說到實際來，你自己的一冊小說呢？」

「差不多完成了。」

「你會將它賣送哲烏德吧？親自去會他一會。他是一個很謙和的人，我相信。」

米爾溫只坐了半個鐘頭。他慣於坐着整晚自由談話的時代已經不再有了；一部分因為他的減少了的閒暇，但是又為了一個較不單純的理由——在他和呂雅敦之間已經發生多少疏遠了。

「你沒有提及你的計劃，」愛眉說，當着客人已經走了些時以後。

「沒有。」

呂雅敦以這句打滑語就滿足了，他的太太也沒再說什麼。

登廣告出租房子的結果，有兩三個人來看過。裏面一人，外貌像是軍界，表示很急於成交；他願意從下次結賬日（六月）起租這房屋，但希望，假設可能的話，早日遷移

進去。

「再好沒有了，」愛眉和她丈夫商談。「假設他願付這額外時間的代價，我們當然高興極了。」

呂雅敦沈思而且現出鬱悶的樣子。他不能使自己帶着滿腔希望來看當歸這個試驗，並且他一想到和愛眉分開，意氣就沮喪了。

「你是急欲脫離我的，」他回答，努力裝出笑容。

「是的，」她高聲說，「不過只是爲你好，你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假設我賣不出這本書呢？」

「你總還有幾鎊。把你的『普林尼』那篇文章送給道旁。可是你的錢一概用完了，我可以叫媽媽借你一點。」

「要是那樣，我大約不會能做許多工作。」

「哦，但是這本書會賣得出去的。你可以拿到二十鎊，單是這點錢可以支持你三個月。想一想——一年中最好部分的三個月在海濱——哦，你會做出奇蹟來！」

家具決定寄存在鄒爾太太家裏。兩人中沒一個敢談到把它出售；那未免近於太不吉祥了。至於呂雅敦隱居的處所，愛眉自己曾經建議過瓦森（Worthens），那個地方是她

幾年以前因避過而知道的；好處是它和倫敦接近。而且很低價的寓所大約容易在鎮上或附近找着。對於這位不很幸運的作家，一個房間就夠了，而他的用費，除了一點房租之外，完全只限於食物。哦，是的，說不定每禮拜他可以設法使他的用費比一鎊少得多哩。

愛眉的精神比過去一個長時間好得多；她似乎業已深信這個冒險計劃的結果毫無可疑；她的丈夫將寫出一部值得注意的書，賣得一個令人滿意的價格，來重建他們的家庭。不過她的心情是變異得很厲害的。總之，房子出租有了耽擱，這使她發生煩惱。當着交涉尚未決定的時節，她在訪摩德和多娜·米爾溫；呂雅敦直到事後才知道她有往訪她們之意。她提到她所做的事，差不多是信口而出。

「我總得要做了這件難事，」她說，當着呂雅敦表現驚訝，「而我想我沒有給她們一個好印象。」

「你告訴她們，我想，我們要做的事吧？」

「不，我沒提過一字。」

「不過爲什麼不呢？這不能保守秘密。米爾溫定然已經聽到，我想，從你母親那裏

「從媽媽那裏？但是他去那裏是最罕有的事。你以為他是常去拜訪的客人嗎？我覺得在此事未曾實際做了之先，一字不提較好。誰知道什麼會發生呢？」

她在一個異常而且不寧靜的狀態，呂雅敦不舒服地望着她。他近來很少說話，在恍
幻想中過日子。他的書寫完了，他候着出版家的決定。

（註一）英國詩人（一七七二——一八三四）。他有鴉片的嗜好，痛苦十餘年，後得醫生紀爾曼爲

之照料扶持。

第十六章 拒絕

這時呂雅敦的一個較小的苦惱，就是怕他會偶然見着馬加勒特·荷姆的批評。自從他的第一本書出版以來，他對於批評家說到關於他的話，總是儘量避絕知道；他的神經過敏的氣質受不住讀到這些評論的刺激，它們無論如何荒謬，然而對於多數不能自下判斷的人們，把一個作家和他的作品劃定了等級界限。無論那個男人女人都不能或褒或貶，告訴他一點爲他原來所不熟知的東西。讚美是令人高興的，但是常不中的，而譴責更多數是一場糊塗。至於最近這部小說，他之震懼見着一篇書評，猶之恐怖一把生鏽的刀子的劃傷。評判一定是貶斥的，而且用報章雜誌的口吻表現出來，定然會攪亂他的心曲，懷下極深的仇恨。沒有誰能夠有充分的洞察力，確知他的書的缺點的性質和原因；每個批評都搔着痛癢；冷嘲，熱諷，老一套的反對只會使他狂怒，使他感覺不公平。

他的立論是不合邏輯的——這是他的道德上的弱點和美的敏感性聯合所生的結果。拋開現代批評的無價值不論，單獨一本書的批評者對於作書人的心理生理狀態自然絲毫

不替，猶之對於他的錢袋情形一樣。呂雅敦是會承認這個的，不過他不能統馭他的情緒。他對於那些卑下的必需具有憤恨的反感，它們逼迫他作出決不能代表他的健康的力量和藝術的標準的作品來，不是他寫了這本書，而是他的該受天罰的貧窮。把他作為著者而攻擊，在他感覺，是犯了殘忍的侮辱罪。當着日報上一個短評不幸來到他的眼下，它會使得他的血液沸騰，帶着只有在患病的情況下才成為可能的痛恨；半個鐘頭以後他還不能制止手的搖動。然而這位特殊的批評家說的只是十分真確的話——這部長篇小說沒有包含一個動人的場面，和一個活的人物；呂雅敦本人也會說過這話，字眼幾於完全相同。但是他認為自己的形勢，是一個有病而且差不多不名一文的人，和一個無仁慈心的世界對抗，所以對他發出的每一打擊似乎都是怯懦的。他對於那個傷犯了他的作者，真要喊他一聲「懦夫」。

那部所謂動人觀聽的故事，現刻在哲烏德先生手中，也許比較馬加勒特·荷姆有更多的優點；它的簡明。而且其目的只是一些活潑輕快的事件的連結，使得它不是不可讀的。但是呂雅敦總是帶着羞愧來想它。要是它被出版作為他的次一作品，它會對於他依然保有一些同情的讀者給予最後的證據，證明他已經絕望地才盡，現在正力圖使自己適應一個較低級的社會。雖然他的生活情形極慘，他有時還希望哲烏德會拒絕這部東西

時或他又帶着樂觀的急切企望他將在退隱中來消磨的三四個月，不過這樣的衝動只是他的神經病症的結果罷了。在目前情況之下他對於自身沒有信仰；他的受苦的永存就等於他現在雖然不能支配然而仍是具着的那些力量最的確實毀滅。但是他自信已下決心，對於一試這最後一策的適宜性；他不耐地候着動身的日子，在未走之先，每天只是隨意消遣時光。他不能讀書，並且沒有爲下一部書搜集意思的企圖；他的心靈在休息中這個幻象對於他的日復一日的全無生產造下一個託詞。他的「普林尼」文章已經送給道旁，而且有著接受之可能。但是對於這個以及旁的瑣事他一概不管；看去似乎他的心靈只能捉住這咄咄逼人的窮困的這件赤裸裸的事實；對於向着這最後進程的各階段，他似乎不大關切。

一天晚上他起身去訪哈羅德·畢芬；上次馬加勒特·荷姆出版，呂雅敦送了一部到他寓所，那時他正外出，後來這位寫實主義作家親來致謝，自此以後兩人就未晤面了。畢芬住在喀利勃司通街（Clipsstone Street），那是一個通衢，在波特街空地（Portland Place）和托騰喃宮路中間的幽暗區域裏面可以發現。敲了公寓的門，呂雅敦知道他的朋友是在家的。他走上四樓，敲一間房門，這門窗裏面的燈光從上面下面的裂罅中發

射進來。一個講話的聲響從內出來，走進去，他看見畢芬正和一個學生談書。

「他們沒有告訴我你有客，」他說。「我等一會再來拜望吧。」

「不必走開，」畢芬回答，走上前來握手。「拿一本書看幾分鐘。」塔克爾君（Mr. Baker）不會介意的。」

「那是一間很小的房間，天花板那麼矮，這位高大的寓客只剛剛能安全地直立；在他的頭和灰泥壁之間大約有三英寸的距離，灰泥壁是龜裂的，污穢的，滿佈着蜘蛛網。火爐前面鋪着一幅如雜草一般的地毯，在旁的地方，多孔隙的樓板全無覆蓋。家具包括一張圓棹，棹的中央支柱這樣不完全平衡，所以寄托在上面的燈好像地位很危險的，又有三張藤心小椅，一個小小洗臉架，帶着各種粗劣的附屬品，又有一張椅榻，就寢時打開，和着現刻放在櫥裏的一些簡單飾物鋪放一處。書架是沒有的。幾百冊破舊的書籍有些擺在地板上，有些放在一個粗箱上。天氣恰是英國春季特有的，空的壁火爐却不很悅目，但是畢芬認為五月一日以後，爐火就不合時宜，這是一個公理。

● 那位被稱為塔克爾君的人，坐在棹邊，態度像個學生，是一個身強體壯，面色嚴峻，並有黑色頭髮，年約二十三歲的青年；要是從他的久經風霜的面頰和巨大的手，以及他所穿的衣服看來，我們會推測讀書不是他的正業。他的一切總帶着河邊味；他說不

定是個船塢工人，或是竟是一個駁船的船夫。但是他的模樣還聰明，而且舉動很有禮貌。

「你得努力寫更短的句子，」畢芬說，他坐在培克爾的旁邊重新繼續講課，呂雅敦已經拿起一本書了。「這不算壞——一點都不壞，我確實告訴你；不過你把所要說的一切放在三個嚇人的長句裏面，實則你應該造五六句就好了。」

「對啦，先生，對啦！」那人叫起來，一面理着他的堅韌的髮。「我沒有法子把它拆開。這些思想是成一大塊來的，假若我可以這樣說。把它拆開——那是作文的藝術了。」

呂雅敦由不得瞥了說話的人一眼，畢芬的態度很莊嚴而和藹，掉身向他的朋友，解釋這個學生正在奮鬥的困難。

「培克爾君正準備應海關外班的考試。考的科目有一門是英語作文，真的，你知道，那不是像有些人想的那麼一件簡單的事。」

培克爾向着客人投射一個質樸和藹的微笑。

「旁的東西我都有進步，先生，」他說，用緊握的拳頭輕擊棹子一下。「比如書法，鏗字，算術，我一樣都不怕，畢芬先生會告訴你，先生。但是到了作文，它使我額上

流汗，真的。」

「像這樣情形的不只你一人，培克爾君，」呂雅敦回答。

「一般都認它爲費力的工作，是嗎，先生？」

「真是的。」

「作文要占兩百分，」那人繼續說。「現在，像這樣一點嘗試，他們會給我多少呢，畢芬先生？」

「唔，唔，我不能確切地說。不過你有進步；你確實有了進步。再好好努力一兩個禮拜吧。」

「哦，不要擔心，先生！我若果決心做一件事，我是不容易被打敗的，我要把這篇文章拆開，你且看吧！」

他的拳頭又落在棹上，那樣子使人想到蒸汽鎚破裂一個堅果的情形。

功課繼續約十分鐘，呂雅敦假裝看書，跟着下去，帶着近來沒有什麼能夠刺激他發生的關心。最後培克爾君立起身來，收拾起他的書籍紙張，似乎要走；但是，經過一些偏促的動作和警視，他用降低的聲音向畢芬說道：

「我可以和你在門外談片刻吧，先生？」

他和老師走出，門關上了，呂雅教聽見低低談話的聲音。一兩分鐘後，一個沈重的脚步走下階梯，畢芬重新進了屋子。

「一個良好誠實的人，」他用很開心的語調說。「這是我應得薪金的一晚，但是他不喜歡當着你的面交錢與我。對於這樣地位的人，這真是一個異乎尋常的周到。他每一個鐘頭的課付我六辨士；這樣每禮拜我可以得兩先令。有時我受他的錢感到一點慚愧，不過事實上他的景況比我的好得多。」

「他會在海關謀得一個職務嗎，你想？」

「哦，那是毫無疑問的。要是似乎不大有希望，我在今天以前就會告訴他了。真的，那是我必得常常考慮的一點，有一兩次我的慎重做到了，我的衣袋却吃虧了。不久以前一個可憐的患肺癆病的青年來我這裏，想唸拉丁文；談到要應倫敦的傳教士考試。我不能忍耐了。教了一兩課之後，我告訴他，他的咳嗽太厲害，他在恢復較好健康之先沒有研究學問的權利；這話說得好些，我想，較之明白說出他沒有活在地球上的機會。但是我拿他的錢來買的食物幾乎窒息死我。哦對的，培克爾一定會克服他的困難。一個良好規矩的傢伙。你注意到他向我說話是怎樣恭敬？我住在這樣一個頂樓上，他不覺得有點什麼不同；我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他能把這個事實和我的環境分別得清楚。」

「畢芬，爲什麼你得不着一個相當的位置呢？確實你是可以得到的。」

「什麼位置？沒有那個學校會要我；我沒有介紹信，也沒有合慣例的衣服。爲了同樣理由，我也不能獲取有錢人家的家庭教師的地位。不，不；這就好了。我現在沒有餓死，依然繼續我的工作——順便告訴你，我已決定寫一本書，名叫雜貨商貝力先生（Mr. Bailey, Grocer）。」

「大意是什麼？」

「這是一個難聽的字眼。不如說：『實際是什麼？』聽吧，貝力先生是附近一條小街裏面一個食品雜貨商。我和他做過很久的買賣，因爲他是一個愛說話的傢伙，我逐漸知道他和他的歷史很不少。他喜歡談到他做生意的第一年的奮鬥。他原來一個錢沒有，但是他娶了一個女人，她以賣飼貓的馬肉爲業，存下四十五鎊錢。你應該會會那個女人！一個大而粗的眼睛斜視的傢伙；結婚的時候她已經是一個四十二歲的寡婦了。現在我要敘述貝力先生的結婚和他做雜貨商以後發展的真實故事。它將成一本偉大的書——一本偉大的書！」

他在房間裏面走來走去，心中燃燒着他的意想。

「故事裏面沒有獸性的東西，你知道。端正地卑賤的人，如我常常說的。這東西至

少要花一年的工夫。我將慢慢地，撫愛地，弄它。只寫一冊，當然；一本尋常法國長篇小說的篇幅。書名就有點漂亮，你覺得嗎？雜貨商貝力先生。」

「我羨慕你，老朋友，」呂雅敦歎息。「你具着正當的精神；你有熱誠和活力。但是，你想我又決定做點什麼呢？」

「我很想知道。」

呂雅敦敘述了他的計劃。畢芬莊重地傾聽，橫跨着椅子坐，兩手放在椅背。

「你的太太同意了嗎？」

「哦，是的。」他不好說這是愛眉的提議。「她十分希望這個變換將是我所需要的。」

「我也這樣說——假設你是去休養。但是，假若你須得馬上工作起來，那麼我看這就很可能懷疑了。」

「不要緊。千萬請你不要挫我的勇氣吧！要是這個失敗了，我想——真的，我想我會自殺。」

「呸！」畢芬輕輕地叫。「帶着像你的那麼一個太太嗎？」

「就是因爲那個。」

「不，不；將來困難總會解決的。倒是，今早晨我走過呂雅敦太太的身邊，不過她沒看見我。那是在托騰喃宮路，米爾溫和她一道。我覺得自己的樣子太褻褻，不好停着說話。」

「在托騰喃宮路？」

那不是主要地把握着呂雅敦的注意的情節，但是他並不故意說一句易滋誤會的話。他的心不由自主地弄此狡獪。

「我是剛好在他們走過的時候看見他們的，」畢芬繼續說。「哦，我知道我有點消息要告訴你！你聽說嗎。惠卜德爾不久就要結婚哩？」

呂雅敦搖搖頭，好像心在別專似的。

「今早晨我得他一信，告訴我。他叫我今夜去找他，他就讓我知道一切，我們一塊去，好不好？」

「我不十分感到有興致去會惠卜德爾。我可以和你一塊走，就便回家。」

「不，不；去看他。談談話對你有好處。——但是我斷然要吃點東西才去。我恐怕你不喜歡加入吧？」

他打開碗櫥，取出一塊麵包和一碟垂脂，附帶着食鹽和胡椒。

「這個垂脂較我好，多日來吃的都要更好些。我是得之於貝力先生處——這當然不是他的真名字。他告訴我，這是從他的太太的妹妹在那裏充當廚婢的一個大旅館來的，而且十分純粹；人些常摻和麵粉在內，你知道，而且說不定還混一些更討厭的東西，不過儉約的人不願想到罷了。現在，帶着一點胡椒和食鹽，這個塗垂脂的麵包是我所知道的最開胃的食品。我常常將它視作盛饌哩。」

「從前我也這樣弄過，你買過豌豆布丁嗎？」

「我買過！我在克利夫蘭街（Cleveland Street）一家舖子買得頂好，而價格只是辦士的，質料真是豐美。他們那兒又有頂漂亮的雜碎香腸。在你動身之前，那晚上我打算給你吃一頓這種東西的晚餐。」

畢芬默想着這些美味，不覺興高采烈起來。他吃他的塗垂脂的麪包，用的是刀叉；這常常使得這種食物似乎更實質些。

「外邊很冷嗎？」他問，從棹子邊站起身來。「我必得穿上大衣嗎？」

這件大衣，三年以前從舊貨店買來，掛在門釘上。境遇的比較寬裕已經恢復了這位寫實主義者的尋常戶內衣服——一件喚作斜紋布的晨禮服，在他是大了一點，但是保存得較他的其他衣服好些。

呂雅敦認爲大衣是必要的，於是他的朋友仔細將它刷了一下，而且小心翼翼地披上，大約是恐怕綻線。其次他又將他的烟斗，他的皮袋，他的裝煙塞，和他的火柴放進衣袋，口中細吟着一行短長格的希臘詩句，這句詩不知爲何走進他的腦子。

「走出去，」他說，「我要吹熄了燈。注意下去的第二道階梯，和平常一樣。」他們走進喀利勃斯通街，轉而向北，跨過攸司路（Euston Road），進入奧爾巴尼街（Albany Street），在那條街一間外貌尙爲過得去的房子裏，就是惠卜德爾先生現在的寓所。開門的一個女孩請求他們走上最高的一層樓。

一個愉快的聲音從他們所敲的那個房間裏而喚他們。這個寓所較之畢芬住的那間稍更能表出文明的樣子；它只包含最低限度的家具，使它多少具有書房的模樣，不過一切東西都很完好的。房間的一端被一個有光印花棉布的帷幔所遮住；詳細察視，必能在帷後發現一間臥室的必要裝備。

惠卜德爾先生坐在火邊。吸着雪茄。他是一個三十歲的容貌平常，但是風采很幽雅的人，帶着波狀的栗色頭髮和一副很和他相稱的雍好的鬚。現刻他穿着一件寬衫，沒有衣領。

「歡迎，歡迎，兩位先生！」他談諧地叫。「久違了，呂雅敦。我最近正讀你的新

著。裏面隨處有些非常好的東西——非常好。」

惠卜德爾沒有本事說出令人不快的真實，這是他的弱點，他又動輒恭維，常常使呂雅敦在他面前頗不舒服。雖然實在沒有非提到馬加勒特·荷姆不可的必要，他總喜歡杜撰一些花言巧語，而不願保持緘默，因為緘默也許會被人解釋為非好意的批評。

「在末一冊當中，」他繼續說，「我覺得有一兩處是你從來沒有做得這樣好的；我真這樣感覺。」

呂雅敦對於這些說話並未表示謝意。它們激怒了他，因為他知道它們的不誠懇；畢芬了解他的朋友的緘默，掉轉話頭到另外的題目上。

「你寫信給我談到的那位女士是誰？」

「呀，說來話長！我要結婚了，呂雅敦。一個嚴肅的婚姻哩。點起你們的煙斗，我要告訴你們一切。把你嚇着吧，我猜，畢芬？好像不是很可能的故事，呢？有些人會喚它作孟浪的行動，我敢說。我們只在這房子裏再租一個房間，一切就算完事。我想每禮拜我能期望兩個基尼的收入，而且我有無窮的計劃，定然會找錢的。」

呂雅敦不想吸煙，但是畢芬燃起煙斗，帶着嚴肅的興趣等候這浪漫的敘述。無論何時他聽到一個窮人勸誘一個女人來共享他的貧窮，他總是急欲知道詳情；說不定他自己

將來也會有那樣天上掉下來的好運。

「你們聽着，」惠卜德爾開始，交叉兩足，眼睛注視他從雪茄噴出的一個環圈，「我的文藝顧問事業你們一切知道的。這事業進行得尙不壞。我將來還要把它擴大，方式等一下我再向你們解釋。大約六個禮拜以前，我接着一個回答我的廣告的女士寄來的信，說她有一部長篇小說的稿子。她想拿來請我斟酌。曾經有兩個出版家拒絕了這部稿子，但是當中一個附帶着幾句客氣話，她希望把這東西修改一下，使它能夠被接受不是不可能的。自然我很樂觀地寫信回她，於是稿子就送到我這兒。唔，那東西却不見得真壞——真的！有些請我代向出版家介紹的東西，可惜你們沒看見！這部稿子無論如何不算壞到極點，我也誠懇地爲它考慮了一番。經過七次通信之後，我請這位女作家來我這兒，可以省却郵費，而且可以把這事好好討論。她原來沒寫下通信地址：我只得託貝斯瓦特一家文具店轉交。她答應來，而且終於來了。我原來腦子裏也有了一種觀念，但是自然我大錯了。你們想像一下我的激動，當着走進來的是一個很美麗的姑娘。一個非常有趣年約二十一歲的姑娘——恰好就是那種最合我意的姑娘；黑而蒼白，頗有肺病模樣，而且又纖細——不，要描畫她是不可能的；真是不可能！你要等着到你看見她的時候。」

「我希望『肺病』二字只是一種詞藻。」畢芬莊重地說。

「哦，並不嚴重。只是一點輕微的咳嗽，可憐的孩子——」

「糟了！」呂雅敦插口說。

「哦，不要緊，不要緊！不久就會好的。唔，我和她討論那部小說——認真地，你知道。逐漸地我誘導她談談她自己——這是在她來過二三次以後——她告訴我一些值得憐憫的事情。她在倫敦是絕對孤獨的，而且已經好幾個禮拜沒有充分的食物；已經把可以賣的衣裳都賣了；等等的事。她的家在伯明罕（Birmingham）；被繼母虐待才逃亡出來；有個朋友借她幾鎊錢，她帶着一個未完成的長篇小說來到倫敦。唉，你知道，這種情形會使我對任何女子起了深情，何況她首先就絕對是我的理想。當她開始表示恐怕我對她花去的時間太多，她沒有力量給我報酬的時候，我再也不能抑制自己了。當下我就要求她嫁我。我並沒玩欺騙，你要注意。我告訴她我是一個窮光蛋，沒有成功做一個寫實主義的小說作家，而且胡亂地設法養口；而且我坦白地向她說明，我們可以共同做各種事業：她仍然可以繼續她的小說寫作，和着——諸如此類的話。但是她嚇着了；我太過於唐突了一點。那是我的一種缺點，你知道；不過我真是非常怕失掉她。所以我也照樣和她說了，直率地。」

畢芬微笑了。

「這已經够令人興奮，」他說，「即令我們不知道後來的結果。」

「是的。可惜我沒有保持秘密。唔，她不願意說答應，但是我看得出她也沒有絕對說不答應。」無論如何，我說，「你會議我常常會你吧？報酬管它媽的！我要日夜爲你工作。我要用盡方法使你的小說被接受。」而且我懇求她許可我借她一貳錢。勸服她是很難的，不過後來她還是接受了幾先令。我從她的臉看得出她是餓的。你們想！一個美麗的姑娘真正餓着；這使我發狂！但是這一點算是達到了目的。此後我們幾乎每天都見面，到最後——她承諾了！真的承諾了！我現在還幾乎不能相信哩。再過半個月我們就要結婚。」

「我恭賀你，」呂雅敦說。

「我也是的，」畢芬太息了一聲。

「前天她去伯明罕看她父親，報告這事的一切。我和她表同意，可以這樣辦；那老頭景況並不壞，他也許會原諒她的刃逃，雖然好像他是受制於他的老婆。昨天我接到一信。頭一天她是在一個朋友處過的。我希望今天早晨又有信來，但是沒有——無論如何明天定然有信來的。你們可以想像，我是在熱烈的興奮中過日子。自然，假設那老頭肯

給一份結婚禮物，那更好了。不過我不管它；我們總之會自謀生活。你們想我現刻在寫點什麼？一本作家指南。你們曉得這類東西：銷路好得很。自然我將使它成爲我的事業的一個良好廣告。其次我還有一個頂好的意思。我要登這樣一個廣告：『小說寫作十課！』你們覺得如何？不是騙人；一點不。我十分勝任，給普通男女很有用的十課。我已經把計劃訂出；這會使你大大開心的，呂雅敏。第一個討論題目，地方色彩——這類的東西。我鄭重地勸人，要是他們可能的話，寫作關於富有的中產階級的東西；這是一般人喜歡的題目，你知道。爵爺和貴婦當然是好，不過真正爲人接受的是關於沒有爵位而又是生活於菲利士丁方式的人的故事。我勸人特別研究賽馬；那是很重要的。你又必得熟習軍界的事，知道散德赫斯特（Sandhurst）軍官學校等等的東西。盪船也是一個重要的題目。你們懂得嗎？哦，我將要大顯一下身手。我仔細教我的老婆一下，後來讓她登廣告招收女生；她們比較喜歡找女人教，你知道。」

畢芬身向後仰，譁然大笑起來。

「你這課程收費多少呢？」呂雅敏問。

「沒有一定。一兩個基尼我也不會拒絕；不過有些人可以使他出到五個，也許。」

有人在敲門，一個聲音說道：

「你有一封信，惠卜德爾先生。」

他突然起身，轉回房間的時候，滿面喜色。

「是的，由伯明罕來的；今天上半投郵。你們看牠的一手優美的書法！」

他撕開信封。呂雅敦和畢芬知趣，都掉眼他向。暫時一個沈默。忽然惠卜德爾發出一聲怪叫使得他的兩位朋友抬頭望着他。他的臉色變得蒼白，而且他蹙着眉頭看着在他手中抖顫的那幾頁紙。

「不是壞消息吧，我希望？」畢芬冒險詢問。

惠卜德爾不由自主地顛坐椅上。

「這豈不太糟了！」他用重濁的聲音叫出。「這豈不太無情得可惡！我從沒聽見像這樣混帳的事——從沒聽見過！」

兩位朋友等候着，努力保持不笑。

「她的信上說——她會着了原來的一位情人——在伯明罕——她原是他和他吵嘴——簡直不是和她父親——她私逃出來是想苦惱他一下，嚇他一下——她現在又和他言歸於好，不久就要結婚！」

他手中的信紙掉在地上，他的模樣那麼悲傷，兩位朋友立即盡力給他以適當的安慰

。呂雅敦因了惠卜德爾這點情緒，更看得起他；他原來不相信他能夠如此。

「這並不是一件下流的欺騙案，」這位被棄的情人隨着說，「你們不要那樣想。她這信是在真正的傷心和懺悔之下寫的——她真是這樣。唉，魔鬼！爲什麼我要讓她去伯明罕呢？過了半個月，我就安安全全地把她得到手了。不過我的運氣恰是這樣。你們知道這是我第三次的訂婚嗎？——不，當真的，是第四次！而且每一次，到了最後一刹那，那女子總是逃避開去。我是怎樣一個倒運漢啊！一個確實是我的理想的女子！我連她的照片都沒有——一張給你們看；但是，要是看見她的面龐，你們會大吃一驚的。真是有鬼作祟，爲什麼我要讓她到伯明罕去囉？」

兩位客人已經站起身來。他們很感覺不安，因爲樣子看去，似乎惠卜德爾的傷心會發洩到眼淚上面去的。

「我們倒不如離開你一下，」畢芬提議。「這是令人難受的——真的是。」

「你瞧！你們自己看一看這封信！看！」

他們謝絕了；要求他不必堅持。

「不過我要你們知道她是什麼一種女子。這不是一個好像滑稽劇的欺騙——一點不是！她哀求我饒恕她，說不盡的自責。這只是我的運氣！第三次——不，第四次——從

來沒有這樣一個和女人無緣的人。這是因為我窮得這麼厲害；當然是這個原因！」

呂雅敦和他的同伴後來算是做到告辭而去，雖然這是一直到這位歸於烏有的女郎的德性和美麗反覆地被詳細敘述了之後，兩人離開房子的時節，都沈在一種抑鬱的心情裏面。

「你對於這個故事的感想如何？」畢芬問。「對於一個多少有點價值的女人，這種事是可能的嗎？」

「對於女人任何事都是可能的，」呂雅敦回答，苛刻地。

他們沈默地步行到波特蘭路車站。在此地，呂雅敦保證他在離開倫敦之前必來享受一次頂樓上的晚餐，於是就和他朋友分手，轉向西去。

他剛進家，愛眉的聲音就喚他。

「有一封哲烏德寄來的信，愛德文！」

他舉步走進書房。

「它是你剛出門就來的，我好幾次想拆它，費盡氣力才抵抗了這誘惑。」

「爲什麼你不可以拆呢？」她的丈夫不經意地說。

他想自己來做，但是他的戰慄的手最初挫敗了他。後來算是拆開了，他發現這封信

是那位出版家親筆寫的，而引起他的注意的頭兩個字就是「抱歉。」帶着一個狂怒的努力，鎮靜着自己，他匆匆把信看完，遞給愛眉。

她看着信，臉上也現懊喪之色。哲烏德先生表示抱歉，說他收到的這個小說，對於他的每種一冊的小說叢刊所想作爲主題的那個特殊讀衆，似乎不易投其所好，他希望呂雅敦了解他之謝絕出版，決非對這小說本身有不利的評判等語。

「這一點不會使我驚訝，」呂雅敦說。「我相信他完全是對的。這東西太空虛了，不能投合較好一類的讀者，然而要取悅較壞一類的，它又不够庸俗，」

「不過你還要試試另外的人？」

「我不覺得會有多大用處。」

他倆相對坐着，保持緘默。哲烏德的信從愛眉的膝頭滑落到地上。

「這樣，」呂雅敦少停說，「我不知道我們的計劃如何能實行。」

「哦，非實行不可！」

「但是如何呢？」

「你將從道旁得七八鎊。並且——我們難道不寧可賣了家具，與其——」
他的神色阻止了她。

「在我看來，愛眉，你的懂一的願望在臆，任何條件都行。」

「不要又來這一套！」她躁怒地叫起來，「要是你不相信我說的話——」

兩人都在一種不可忍受的神經緊張狀態。他們的聲音抖顫了，他們的眼睛具有一種不自然的明亮。

「要是我們買了家具，」呂雅敦繼續說，「那就是說你永不會回到我的身邊。你打算救你自己和孩子，不受到似乎擺在我們面前的這種苦生活。」

「是，我是如此；但是並不是要拋棄你。我希望你去爲我們大家工作，以便不久我們可以幸福地生活。哦，這好倒霉啊！」

她猝然歇私的里亞地啜泣起來。但是呂雅敦不惟不設法安慰她一下，反而走進隔壁房間，在黑暗中坐了好久一會。當他轉來的時節，愛眉重複安靜了；她的臉表現一個冷淡的苦痛。

「今天早晨你到什麼地方去？」他問，好像願意談談通常的事情。

「我已經告訴了你。我去爲威利買那些東西。」

「哦，是的。」

一個沈默。

「畢芬在托騰喃宮路和你撞過，」他加上。

「我沒看見他。」

「是的；他說你沒有。」

「也許，」愛眉說，「那恰是我和米爾溫先生說話的時候。」

「你遇着米爾溫？」

「是的。」

「爲什麼你沒告訴我呢？」

「我確不知道。我不能把發生的件件瑣事都提到。」

「是。當然不能。」

愛眉閉上眼睛，好像疲倦了似的，呂雅敦觀察她的容色一兩分鐘之久。

「你是覺得我們寧可出賣家具嗎？」

「關於這事我再也不說什麼。你覺得怎樣最好；你就怎樣做，愛德文。」

「明天你要去看你母親嗎？」

「是的。我想你也願意去吧。」

「不；我去沒有什麼好處。」

他又站起身來，那天夜間
就必得詳細決定他們的途徑。

們不再談到他們的困難，雖然在第二天（禮拜日）他們

第十七章 分別

愛眉沒去做禮拜。在她結婚以前她會做過禮拜，那只是認爲當然的事，陪着母親前往，但是呂雅敦對於通俗宗教的態度很迅速地就成爲她的；她讓這問題從她的心裡滑過，而且在牽涉到教條的地方，不願辯護，也不願攻擊。她對於神秘主義沒有同情；她的天性是強烈地實際的，附加上一點對於智力的造詣的熱誠。

這個禮拜日早晨她忙着家內瑣事。呂雅敦覺察到要準備包裝的樣子，他和他的妻同樣不大想談話，他走出去，在罕普斯特區散步了兩個鐘頭。中餐吃過以後，愛眉立即準備她的到韋斯波恩公園去的行程。

「那麼你不去了嗎？」她向丈夫說。

「是的。在我動身以前我將會你母親一下，不過要你把各樣事都確定了我才想去。」

他有半年沒會着郁爾太太了。她從不到他們寓所來，呂雅敦又不願意去拜望她。

「你寧願我們不把家具出賣嗎？」愛眉問。

「問你母親的意見。隨便怎麼都可以。」

「搬移它是需要錢的，你知道。除非道旁有錢到來，你所剩的不過兩三鎊了。」

呂雅敦不答話。他被羞耻的痛苦征服了。

「那麼，我將要說，」愛眉接着說；轉臉他向，「禮拜二我去那裏，就不再回來了，是不是？自然，我的意思指的是夏季這幾個月。」

「我也這樣假定。」

他突然掉過身來望着她。

「你真的想像，在夏季過去了我就會變成有錢人嗎？你說這樣話是什麼意思？要是家具賣得幾鎊錢來供給我目前之用，將來有什麼希望包定我能夠買新的呢？」

「我們怎麼能够展望未來？」愛眉回答。「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才能糊口。我以為你寧願用這個方法籌錢，而不願向母親借——當她要負擔我和威利時候。」

「你是對的，」呂雅敦含糊說。「你認為什麼最好就做吧。」

愛眉的心情是最實際的，不願逗留在無目的的談話上面。幾分鐘後，屋裏只留下呂雅敦一人。

他站在書架前面，開始挑選他要隨身帶去的書籍。只是幾本而已，一個有書癖而尚吝惜生命的人不可缺的伴侶——他的荷馬，他的莎士比亞——

其餘的必得賣掉。明天早上他就會把它們廓清。統共一下，它們也許可以爲他帶來兩鎊錢。

其次是他的衣服！愛眉對於做妻子的家庭責任是盡了的；他的衣櫥，在環境許可的眼度以內，是弄得整整齊齊的。不過要拿冬季衣裳來煩累他可以說是全無目的，因爲，要是他能活過夏天，他定能購買那一點必要的寒儉之物；在現刻他只能想到怎樣湊集幾個錢。因此他把可以出售的東西堆了一堆。

家具呢？要是能一定賣出，價值大約未必超過十鎊或十二鎊；唔，也許十五鎊。確實的，這樣一來，他的夏天生活將會豐裕地被供給了。

他嫉妒地想到畢芬。畢芬，若有必要，能夠每禮拜得三四先令即可維持生活，心中想到沒有誰有向他要索什麼的推利，倒也快快活活。若是餓死了——好吧——許多寂寞的人結局都是如此。要是他喜歡自殺，誰會傷心呢？真是命運的驕子啊！

聖瑪利波恩教堂的鐘開始鏗鏘發聲，喚人做午夜的禮拜儀式。在隱沈的苦痛的無聊當中，他的思想也順從了它們的召喚，他感到奇異，有人會把坐在那暗晦的教堂，傾聽

禱告的聲響，想像爲一種義務，或發現是一點安慰。他想到千百萬的人類可憐蟲，生活對於他們是這樣空無，因此他們必得相信坟墓以外的補償。對這個他並不尋求，也不憧憬。這個世界對於他本來可以是一個令他滿意的樂園，只要他能領到可憐的一小份通貨；這是他的命運的苦難。他業已獲得世界上最偉大的獎品——一個女人的愛——但是他不能保持它，因爲他的衣袋是空的。

他之未能大有名，對於愛眉固然是一種難堪的失望，不過單是這個未必就會使她離心。使她的心對他變冷的是對於貧窮的恐懼和羞耻。愛眉這樣被生活的庸俗境遇所影響，在良心上他不能輕蔑她；在這樣艱苦之下，只有少數極高尚的人才能不會動搖，而且雖然他對於愛眉的愛仍是極熱烈的，他已經知道她的地位是在某一類女人當中，而不是如他最初所幻想的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尖峯之上。當着污穢的窮苦的考金石她就畏意不前，這是十分自然的。只要一點點金錢，她對他的愛就可以穩如泰山，因爲那時他能夠將他的心和腦的最好的品質永久保持在她面前。就是對於他本人，貧窮也有它的敗壞品德的效果；就現在他所表現出來的而論，他已不是一個值得敬仰或值得愛的人。這一切是充公單純而且容易明白的——這樣情況，只有淺薄的理想主義才會誤解。

尤其最壞的是，她被嘉士勃、米爾溫的活力和成功的希望所吸引。他對於愛眉沒

有卑劣的猜疑，不過她慣於將這位談笑地在衆人當中日有進步的青年新闖家，和她的嚴肅氣沮甚至不能把握已獲得的地位的丈夫對照比較，這是他不能不看見的。她樂於和米爾溫談，它使她興致勃勃；她喜歡他，而且無疑地她看出呂雅敏對於他這位原來的朋友的態度當有一種忌妒的傾向——這對於女人是一個有害的暗示。過去她尊重她丈夫卓越；對於米爾溫的比較平庸的心靈和品格她只感覺微笑。但是令人討厭的不斷的失敗使她再不能忍耐下去，現在她看見米爾溫是我進步的光明當中，並且凝思到像他那樣的天賦和氣質的現世的利益了。這也是簡單而容易明瞭的。

和她丈夫分開居住，她不能被期望會擠棄交際，無疑地她將常常和米爾溫相見。他間或到郁爾太太家裏去，而且當他知道在那裏可以遇着愛眉，他不會去得更稀疏些。常常會偶然碰頭，如像昨天那樣，而且關於昨天的事她是想保持緘默的。

一個黑暗的恐懼開始籠罩了他。這般被動地降服在環境的壓迫之下，他豈不是使他的妻容易招致一種雀窠的一切禍患都比不上的危險嗎？她之於他是一個無價之寶，他容許她離開他，即令只是幾個月，這要得嗎？他深知一個品性堅強的人決不會想到這種計劃。他已經弄成習慣，把自己看作太脆弱，不能和愛眉所堅持的障礙奮鬥，只是退避求安；但是假設這個夏季真是一點不能使他有所進步，這個弱點又將如何結局呢？在這

樣一個短時間，和這樣的情況之下，要恢復他的心的活力量怎樣不大可能，他比愛眉知道得更清楚；只是柔的人想拖延努力的誘惑才使他同意了這個步驟，現在既然要回頭是幾乎不可能了，他原來決沒想到的危險才不由自主地湧上心頭。

他在極度苦痛中站起來，立着四望，好像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得見幫助似的。

不多一會前門有叩門的聲音，把門打開，他看見活潑爽快的卡德先生。這位紳士自從呂雅敦結婚以後，只來這裏訪問過兩三次；他的出現是件意外之事。

「我聽說你要暫時離開城市，」他高聲說。「伊狄司昨天告訴我，所以我想來看你一下。」

他穿着春服，發散出清爽的香氣。他的一帆風順的快活神情和呂雅敦的無精打采的沈靜的對比，再沒比現在更顯著的了。

「出去休養休養，他們告訴我。你近來工作太勞苦了，你知道。你不可太過火。你打算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去不去簡直還沒確定，」呂雅敦回答。「我打算只去幾個禮拜。大約海濱個把地方。」

「我勸你去北方，」卡德欣然地接着說。「你需要的是補劑，你知道。走到蘇格蘭

(Scotland)，去玩站別船和垂釣——關於這類的事。你回來時會變成一個嶄新的人。伊狄司和我去年曾經短時間去跑了一趟，你知道；那對於我有極大的好處。」

「哦，我不想我會去得那麼遠。」

「但是那恰是你所需要的——一個正規的遷地休養，一點振作精神的事。你的樣子確是不好，這是事實。倫敦的冬天磨折了任何人——我也一樣，我知道。最近幾個禮拜我自己感覺疲憊。伊狄司要我本月底帶她到巴黎(Paris)去，我想這意思也不壞；不過我現刻忙得要命。到秋天我們要去挪威(Norway)，我想；這似乎是現在應該做的事。爲什麼你不應該去挪威跑跑？他們說做這個事很容易；坐輪船差不多不花一個錢。」

他繼續講下去，帶着一個收入已經固定的人的那種快活的滿足，而且他的將來充滿了繼續不斷的活潑有趣的假日。呂雅敦對於這些建議沒有作答；他坐着，臉上帶一個固定的笑容。

「你聽說沒有，」卡德不久又說，「我們的醫院要在環城路(City Road)開一所分院呢？」

「不；我沒聽人說過。」

「這只是爲了那些不住院的病人。每禮拜上午開三天，下午開三天，輪流更換。」

「在那兒誰人代表你呢？」

「自然我要隨時前往看看；另外有個書記，像原來的地方一般。」

他詳細談到這件事——談到參加的醫生，和着要拿來試驗的一些新辦法。

「你已經雇下了書記嗎？」

「還沒有。不過我想我知道一個適宜的人。」

「你不會有意給我這機會嗎？」

呂雅敦嘎聲說話，以一個不連續的笑收尾。

「現在你的身價大了，老朋友！」卡德大聲說，對於他所認爲的一個笑話也湊湊趣

「你們每禮拜給一鎊嗎？」

「二十五先令。那人必得是個可託以從病人身上收費的人。」

「喔，我說的是真話。你願意把這位置給我嗎？」

卡德釘住他看，抑制了另一笑聲。

「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事實是，」呂雅敦回答，「我想轉換一下業務。我不能一次繼續寫作一兩個月上。因為我近來總是勉力想這樣做，因此——喔，實際上我的身體已經不能支持了。要是你給我這個書記的職務，它可以使我免除經常寫作小說的必要；無論從那方面說我都要更好些。你知道這個職務我是勝任的；你能信託我；而且我敢說我將比你所能找到的大多數書記更爲有用。」

這話幸而是首先一個衝動就說出。要是停頓一分鐘，他再不能忍受這屈辱了。他的臉燃燒起來，他的舌頭焦了。

「我真不好怎麼說了，」卡德叫起來。「我不會想到——不過，自然，假設你真是要它。現在我差不多還不能相信你的話是認真的，呂雅敦。」

「爲什麼不？你允諾我幹這工作嗎？」

「唔，是的。」

「我在什麼時候開始呢？」

「那地方下禮拜的明天就開幕。不過你的休假呢？」

「哦，那個等到將來再說吧。我能從事一個新工作就是休假了。而且又是一個舊工作：我一定感覺樂趣。」

似乎已經到了困難的終點，心中非常輕快。他們繼續討論這事半點鐘之久。

「唔，這是一個滑稽的意思，」卡德告辭的時候說，「不過你是最能盡職的。」
當着愛眉回來的時候，呂雅敦讓她將孩子送上床去，才和她交談。後來她來在書房裏面坐下。

「媽媽勸我們不要賣掉家具，」她首先說。

「我很高興這個，因為我已完全決定不賣了。」

他說話的樣子有點變態，她馬上看出來。

「你想到什麼嗎？」

「是的。卡德來這兒去，他偶然提到他們的醫院要在環城路開設一間專為不住院的病人治療的分院。他需要一個人在那兒幫他忙。我要求這個位置，他已經答應我了。」

最後幾個字是急遽地說的，雖然他立意要慎重地說出。不可再懦弱了；他已經下了決心，定要照着實行，像一個負責的人。

「位置？」愛眉說。「什麼位置？」

「說得明白點，書記的位置。那將是我從前做慣的同一的工作——為病人掛號，收

受他們的「信，」等等事件。報酬是每禮拜二十五先令。」

愛眉坐得筆直，不轉眼地望着他。

「這是笑話嗎？」

「絕對不是，親愛的。這是一個天賜的拯救。」

「你請求卡德先生帶你轉去當書記嗎？」

「我請求了。」

「而且你企圖我們以後每禮拜就靠二十五先令生活嗎？」

「哦，不是的。每禮拜我只是三個上午三個下午有工作。在閒暇時間我仍從事文藝工作，而且無疑地每年我能夠藉它獲得五十鎊——只要我有你的同情來幫助我。明天我就去找房間，要離這兒不遠的；在伊斯令吞（Islington）吧，我想。我們近來的生活太超過我們的收入：這非得停止不可。我們不要再假撐門面。要是我能在文藝上有辦法，當然是好；那時我們的地位和前途自然有所變更。不過現刻我們是窮人，我們必得以窮的方式過活。若是我們的朋友喜歡來看我們，他們應該拋棄一切勢利之見。照我們的實際看待我們。要是他我願意不來，我們的疏遠也有了藉口。」

愛眉正撫摩着自己的手背。經過很久沈默之後，她用很平靜，但是很堅決的語調說

「這個我不能同意。」

「要是這樣，愛眉，我必得不聽你的同意就做了。房間是要租下，我們的家具是要搬過去的。」

「這於我沒有什麼關係，」他的妻用原來的聲音回答。「我已經決定——照着你告訴我的——下禮拜二帶威利到媽媽那兒去。至於你，自然你應該照你意思去做。我原以為在海濱住一個夏天對於你可以多有幫助；不過，要是你專願住在伊司令吞——」

呂雅敦走到她身邊，放一隻手在她肩上。

「愛眉，你是我的妻嗎，或者不是？」

「我確不是一個每禮拜拿運麼一點錢的書記的妻。」

他原來預期着一個爭執，但不能確知愛眉的反對要取何形式。在他自己，他打算溫和地堅決，鎮靜地不顧抗議。但是在一個要有意努力才能這樣自斷的人，神經的震顫常常會妨礙預先懷蓄的行為路線。呂雅敦的說話業已帶着比他所企圖的更多率直；不由自主地，他的聲音從誠懇的決心滑到專制的調子，而且事情每每如此，這些奇怪的音調又鼓勵了他再說同樣的話。他失了自制力；愛眉最後的答話穿過他的全身，猶如一個電

擊，暫時之間他成了一個被妻子公然挑戰的丈夫，成了被迫而向體力較弱的女性使用暴力的男性。

「不管你怎樣看我，你將做我認為適宜的。我不和你辯論。要是我願意住在淮德察拍（Whitechapel），你也必得到那裏居住。」

他遇着愛眉的完全的神色，並且也意識到那裏面的和他自己的兇猛相當的東西。她在突然之間已經變成一個年紀更老得多的女人；她的兩頰綳緊瘦削，她的嘴唇全無血色地堅硬，她的額上有了一個人所不知的綳紋，她怒目睨視，好像一個用牙和爪來自衛的動物一般。

「照着你認為適宜的去做？真的！」

愛眉的聲音竟會像這樣嗎？噫呀！他從前聽見一個爭吵的女人在街頭反駁她的丈夫，就是這個腔調。這樣說來，這個世界和那個世界的女人之間，難道真沒有本質的差別嗎？難道在那麼不同的皮面底下放着的是同一的天性嗎？

他只須做一件事；捉住她的手臂，把她從椅上拖起，再用全身力量將她猛摔回去！那麼，這變化就完成了，他們可以用毫不勉弱的關係對立了，也許帶上一個附加的詛

不如此做，他反哽噎起來，氣喘着，而且淌下眼淚。

愛眉鄙夷地轉過身去。毆打和咒罵也許還會服懾了她，無論如何暫時會如此，她一定會感到：「是的，他是一個男人，我已經把我的命運付託在他手中。」他的眼淚使她起了一個蔑視地勝利的感覺；那是她的優越的符號。應該哭泣的本來是她，然而她生平從沒像今天這樣不會表現她的軟弱。

事情不就這樣結束，她也不願中止這一幕劇。他們站了一會，彼此不看一眼，後來呂雅敦掉臉向着她。

「那麼，你拒絕和我共同生活了？」

「是的，假設這是你供給我的那一類生活。」

「和你的丈夫共患難，你以為較之達人宣佈你離棄了他還更可恥嗎？」

「我將『達人宣佈』單純的真象。你有機會再來一次努力，救我們免於墮落。你拒絕這個麻煩，你寧願把我拖到更低一層的生活去。我不能，而且也不願同意這事。這恥辱是你的；我僥倖我還有個過得去的家可以去。」

「你僥倖！——你把你自已弄成說不出的可鄙。我沒有做了什麼事使你應該離開我。我能夠什麼，我不能做什麼，這應該由我判斷。在我要求於你的東西上面，良好的女

人不會見到有什麼降格的地方。但是，離我而逃，爲的只是我不像你從來以爲我應該是的那麼有錢嗎？」

他的話前後沒有聯絡。他想說的千千萬萬的熱情的話在他心裏互相衝突，使得他說出來的也混雜錯亂了。心想要像一個堅強的人行事的全圖被挫敗了，他尙未能恢復立場，不知道話要怎樣說才好。

「是的，當然，你一定那麼說，」愛眉說。「你向你的朋友定然這樣形容我。我的朋友們的看法又將不同。」

「他們會看你是個犧牲者。」

「我不要那個認我爲一個犧牲者，你放心吧。我不幸嫁了一個不能體貼人的男人，對我的情感全不尊重。——絲下這樣大錯的女人，我也不是第一個。」

「不能體貼人？不尊重你的情感？——我向來無論何時都完全誤解你嗎？抑或貧窮把你變成一個我不能認識的女人呢？」

他走近她的身邊，暴厲地凝視她的臉。那上面沒有一條筋肉表現出對於舊日勢力的感受性了。

「你知道嗎，愛眉，」他更低聲地加上，「假設我們現在分開，我們就是永遠分開

了？」

「我怕那是十分可能的。」

「你的意思是巴不得這樣。你已經厭棄了我，什麼也不管，只是設法使你自由。」

「我不再分辯。我真厭煩死了。」

「那麼就不必說什麼，不過最後一次聽一聽關於我們已經達到的局面的我的意見。當我答應暫時離開你，走到別處努力孤獨地工作的時候，我真愚蠢，甚至是不誠實，無論對你或對我自己。我知道我在從事一個不可能的事。那不過拖延那不幸的日子，此外就沒什麼——拖延我應該坦白地說這話的時間：「我不能靠文藝生活，所以我必得另謀工作。」我本來不應該這樣軟弱，不過我知道你對於這種決定是怎樣看法。那時我怕說出實話——怕。後來當着卡德突然把這個機會放在我的面前，我就把我們原來協議的辦法的荒謬完全看出來。不到片刻我就下了決心。任何辦法都可以選擇，只要不是藉着虛偽的託詞和你分離，在那全無希望的地方可笑地假裝希望。」

他停住，見着他的話在她身上沒有效果。

「過失的可惡的一份是在你身上；愛眉，我第一次看見前途如何黑暗的時候，你總記得清楚。我甚至被逼迫說出我們應該變更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問你是否願意離開這兒

，去住較廉價的屋子。你的答案是什麼，你也知道。你沒有一點象徵。表明在最壞的情形到來時你會幫助我。那時我已知道我所期待的是什麼，不過我不敢相信。我老對着自己說：她愛我，只要馬上他真正了解——這一切真是自己騙自己。假定我是個聰明人，我一定已經用你不會誤會的方式向你說了。我應該告訴你我們生活得太不思前顧後，我已經下決心要改變它一下。我不能體貼人？不會重你的情感？哦，要是我有得少一點怕就好了！你甚至能不能懂得我所重視而且使我怯懦的一些考慮，我都懷疑——雖然我會經認為沒有什麼細緻的敏感你不能表同情的。是的，我真荒謬絕倫，甚至對自己說：這事情看去似乎我有意欺騙她；她也許會因想到我從前是冒一切危險而得她到手，現在知道我不久就要使她遭受貧窮和一切的屈辱，她會痛苦起來。要再說那個話是不可能的了；我只得拚着性命奮鬥下去，努力希望。哦！要是你知道——」

他的聲音暫時不能支持下去了。

「我不了解你怎麼這樣無思想，無心肝。你知道有時我差不多因焦慮而發狂。確實的，任何女人一定有着要給出她的力量以內的幫助的衝動。你怎麼要遲疑呢？假設你說一句：是的，我們必得過一個更簡單的生活，那對我將是怎樣的安慰和鼓勵，難道你都不會猜疑到？只要作為一個你愛我的證明，我將怎樣歡迎它啊！事實上你一點沒有幫助

我。你將一切責任推在我的身上——心裏常常記着，我想，你是有安身之處的。即令現在，我看不起我自己，因為說了你這些話，雖然我是怎樣痛心他知道它們是對的。費了很長的時間，才看出你和我原來崇拜的那個女人這樣的不同。在盛怒中，我能發出激烈的言詞，但是它們還不能表達我的實際情感。還要過了很長的時間，我才會輕蔑地想到你。你知道一盞燈突然熄滅的時候，它的影像依然早現在你的眼前。但後來黑暗終於來了。」

愛眉重新掉來向着他。

「不必說這一切，你儘可證明我的錯誤。這樣做，我會高興承認。」

「你的錯誤？我不知道你的意思。」

「你儘可證明你願意盡你的最大努力，救我免於屈辱。」

「愛眉，我已盡了我的最大努力。我所做的超出你能想像以外。」

「沒有。你已經在無聊和焦慮中辛苦——這個我知道。不過現在你被供獻一個能夠更好地工作的機會。除非你已經嘗試了那個，你沒有權利拋棄一切，而且要把我跟你一塊拖下去。」

「我不知道怎樣回答。我已經這樣常常告訴你——你是無論如何不能了解我的！」

「我能！我能！」她的聲音第一次戰慄起來。「我知道你是動輒會投降困難的。聽我講，照我吩咐的去做。」她用最奇怪的命令語調說話。是命令，不是教勸，不過聲音中沒有刺耳的地方。「馬上到卡德先生那兒去。告訴他你弄了一個可笑的大錯——在陣意志銷沈的時候；隨使你高興如何說。告訴他你自然作夢也不會想當他的書記。今夜就去；馬上！你懂得我這話嗎，愛德文？現在就去，這個時候。」

「你心要看我真是怎樣軟弱嗎？你希望能夠更完全地輕視我嗎？」

「我決心做你的朋友，救你不再害了自己。馬上去！把其餘的事交給我。要是我過去太將一切事情任其自然了，將來決不再如此。我要把責任負起來。只要你照我告訴你的去做。」

「你知道這是不可能的——」

「決不是不可能！我們不可讓任何人說我們要分離；現在還沒誰有這種觀念。你出門去爲的是你的健康，只是夏季三個月。我對於面子的注意比你想像的爲多，不過你總不大相信我。你需要的錢我會設法，直到你寫了另一本書爲止。我允諾了；我負責做到。將來我會爲我們尋出另外一個家，要相當的。決不使你麻煩。你可以把全副精神放在智力的東西上面去。但是你必得馬上告訴卡德先生，在他未能傳播以前。假設他已經說

了，他必得否認自己的辭。」

「但是你嚇倒我，愛眉。你真是說你把我之接受齊記一職認爲實實在在不體面的事嗎？」

「是的。我的天性如此，沒有法子。我真渾身羞愧你會墮到這樣。」

「不過每個人都知道我會經當過齊記啦。」

「知道的人很少。而且事情並不相同。一個人過去曾經是個什麼，不關緊要。尤其是一個文藝人；每個人都期待聽說他曾經窮過。但是從你現在所有的地位跌落下去，而且拿以禮拜計算的工資——你真不知道我的世界的人些將怎樣看它。」

「你的世界的。我原以爲你的世界和我的是相同的，一點不知道這些低能哩。」

「天快勝了。去會卡德先生吧，後來我會儘你的高興談。」

也許他本想屈服，但是末了一句話裏面的那種輕描淡寫的蔑視他實在不能忍受。這向他證明出來，統之固定的話更完全些，他在愛眉的眼中將是怎樣一個不足齒的軟弱的人，假設他從掛釘上取下帽子，動身去服從她的命令。

「你的要求太過了，」他帶着出乎意料的冷淡說。「要是我的意見你看去這樣無價值，因此你將它拋棄。猶如討厭的孩子的意見一樣，我就很奇怪你還認爲我的面子值得

保持。這很簡單的：你可以向每個人宣佈，我自己招致來的恥辱，和你一點沒有關係。在報上登一個這樣的廣告，假設你高興——猶如有些男人關於他的太太的債務。我已經選好我要做的事。我不能前後矛盾來取悅你。」

她知道這是不可變更的了。他的聲音似有反抗中的羞恥的意味。

「那麼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了。」

愛眉離開房間。

一個鐘頭以後呂雅敦走進臥室，他展開立在那裏的一張寢椅，拋了一點絨毯在上面，於是躺下過這一夜。他沒有閉上眼睛。愛眉在明天之前睡了一兩個鐘頭，醒來她馬上驚起，懸念地把房間四周一看。但是兩人都沒說話。

早餐也裝作尋常的樣子；那個小女僕使其不得不如此。當愛眉見着她的丈夫預備外出的時候，她請他到書房去。

「你要出去多久？」她簡略地問。

「這不能一定。我是去找房間。」

「那麼，無疑地，你回來的時候我已走了。現刻我沒有要在此地留到明天的目的了。」

「隨你的便。」

「你還要麗芝 (Lizzie) 來不？」

「不。請你付了她的工資，打發她走。這兒有點錢。」

「我想你不如讓我辦吧。」

他將錢拋在棹上，開了門。愛眉迅速上前，把門重行關上。

「這是我們的分別了，是嗎？」她問，眼望地面。

「如你所願——是的。」

「你要記得我並沒願望它。」

「要是如此，你只須和我到新的家庭去。」

「我不能。」

「那麼你已經得了你的選擇了。」

這時她不阻止他開門了，他走出去，也沒望她一眼。

他回來是午後三點鐘。愛眉和孩子已經走了；女僕也已經走了。寢室裏的棹子好像
是爲了一個人的吃飯而鋪設似的。

他走進臥室。愛眉的幾口衣箱已經不見了。孩子的小臥床已經覆蓋好。在書房裏面

，他看見他擲在掉上的金鏘依然放在原處。

因爲是一個很冷的天，他燃起火。火燃燒的時候，他坐着閱了一張撕破的報紙，而且對於城裏一個商業集會的報告發生十分興趣，這是在普通情形下他絕對不會看的東西。後來這張破報從他手上掉下；他的頭下垂；他進入一個煩惱的睡眠。

大約六點鐘左右他吃了茶，於是開始包紮要隨身帶去的少數書籍，和着一些可以放在箱裏或旅行大皮袋裏的東西。這事做了兩個鐘頭之後，他再不能抵抗他的疫勞，因此他上床就寢。在他入睡之先，他聽見那兩個熟習的鐘打八點；今天晚間它們幾乎尋常的一致，而貧民工廠的不平之鳴的音調恰好在聖瑪利波恩的較深沈的音調中間發出。呂雅敦努力記憶他上次是什麼時候注意到這個；這件事對於他似乎有了一點特殊的興起。於是在夢中他因爲這發出來的一個怪證的思索將他煩惱得厲害。

第十八章 老家

在她結婚以前，愛德曼、郁爾太太是七個無母的姊妹之一，父親是個收入微薄的牙醫。在早年成爲她的精力的一個主要業務的細吃儉用，對於一個傾向慷慨而非吝嗇的性格，有了不快的影響；在她丈夫生時，她頗有一點過於急切地享受他放在她的掌握中的一切好東西，有時忘却了爲妻的人有權利也有義務，到了成爲寡婦以後，她就放縱了自己的好裝面子和吹毛求疵的性格，這是一個突然窮窘了的環境的自然的，然而並非可愛的，結果。

猶如倫敦的大多數人一樣，她的住宅的租金妄誕地超過她的收入的正當比例，這是人性的一種有趣的弱點。倫敦的房東最能善爲利用。雖然她本可以帶着適度的生活過日子，然而她的生活，爲了要掩飾爲朋友和鄰人的眼睛而做的東西的污穢背景起見，簡直成了一個永久不斷的努力。她雇了僅僅兩個用人，她們的工資如此菲薄，工作如此慘酷地過火，因此她們很少能留至三個月以外。至於和旁的她不能不雇用的人交易，她常常

犯着使人不能相信的吝嗇；比方她迫令她的差不多要餓死的女成衣匠爲她購買料子，後來對於衣料的代價和工作的報酬，竟拖延到最後不得不付的時間。這個並非嚴格意義的殘忍；這女人不特知道自己的行爲是可恥的，而且實際也很自他^②。覺對不起受她欺騙的人。不過生活就是打仗。她必得打倒人，否則就必得被人打倒。若是擁有充分的資財，她決不會詐掠別人，而且定會對許多人有慷慨的行爲；所有的差不多不夠需要，她只好決心不顧自己的情感，因爲她知道她沒有選擇的餘地。

聽着一個可憐的關於窮乏的故事，她會淌下眼淚，而且絲毫沒有假惺惺的痕迹。這是難受的。這是殘酷的；在有着這麼多的有錢人的世界，這種事情不應該聽其自然。到了第二天，她又會和她的零工女傭爲了半辨士爭執起來，結果她付給這可憐的人的工資，自己也明知是不適當的，不公道的。理由最簡單：她沒有更多的可以給人，而不使她陷於空乏，空乏又是她所認爲受不住的。

不過，雖然對於陌生人她可以成爲一個純然的海乙那(Helena)。(註一)但是對於親屬和她的愛人，她的懇摯的仁慈又非常顯著。這種特性我們常常看見；它使我們想到社會的爭鬥是多麼野蠻，那些小羣的人緊排着隊伍來抵抗他們共同的敵人；對於別人全無慈悲之心，而在他們自己當中却更溫柔熱心，爲的是危險時時刻刻都迫在眉睫。世間沒

有那個母親比她更具有獻身的精神。她的兒子，一個著名自私的紳士，以有名無實的條件在她家中食宿，而且就在金錢困窘的情形下，郁爾太太也不要求他爲她作最輕微的犧牲。至於她的女兒她更帶着深深的柔情疼愛，她的意志沒有和愛眉的會反對的。而且她有一種特性，就是絕對不讓她的子女懂得在她維持體面的決心當中，她犯下什麼卑鄙的行爲。約翰·郁爾對於內幕自然會猜疑到；有一次——在愛眉結婚以後——他無意中聽到他的母親和一個要走的用人的對話，這使他也會感覺羞愧起來。但是對於愛眉，無論任何鄙陋吝嗇常常都以極度的注意掩藏起來；郁爾太太不惜誇大地撒謊，當着有被她的女兒看破的危險的時節。

但是這位頑強的婦人並無社交的野心，要走向自己的階層以上去。她的目的不在和較優越於她的人親密；只是要在她的親密的人中居優越的地位。她的交遊並不廣，不過在那些和她交遊的人當中，她必得要被人重視，帶着對於一個有高尙的嗜好和個人的卓越的女人的相當尊敬。她的小小筵宴也許不常舉行，但是被她邀請須得視爲一種特異的恩典。「愛德曼·郁爾太太」這個名字在人們的嘴上必得要說得好聽；決不能因它引起在她聽人提及旁人名字的時候所喜歡勃發出的那種特別的哂笑。

愛眉的婚姻問題成了她常常思索的東西，自從這小女孩驟然長大爲一個成熟的女人

的時候。對於愛眉，尋常的配偶不成功，不能只爲了金錢和地位就接受一個丈夫。世界上的男人很少够得上愛眉的伴侶。但是一年一年過去，頂名貴的男人終未出現。求婚的人未嘗沒有，但是愛眉對於他們的慳懃不過微微冷笑，而且私下還開或加以輕蔑，至於她的母親，雖然漸漸焦慮，但是也加以認可。後來突然之間出現了愛德文，呂雅敦。

一個文藝人？唔，這就是一種名貴。又幸而是位小說家；小說家有時能獲得社會的成功。誠然，呂雅敦先生給人的印象不是一個能排萬難以前進的人，而奮鬥最需要的，是猛烈的精力，但是愛眉不久就自信呂雅敦會獲得一個和尋常成功的小說家大不相同的名聲。最好的人將會敬重他；他會被歡迎進入文化的內院；卓越的人將會說道：「我是照例不讀小說的，不過，自然，呂雅敦先生——」要是事實果然是此，再好沒有；因爲社會的和智力的差別，郁爾太太是能够辨別的。

唉！唉！這些光輝燦爛的預期的結果是什麼呢？

首先，郁爾太太開着不大當當提到「我的女婿愛德文·呂雅敦先生。」其次，她決不提及他的名字，除了有人詢問不得不提及的時候。其次，她的親密的人中最親密的得看一些不容易解釋的小暗示。「呂雅敦先生漸漸變得這樣怪癖——對於社交起了古怪的

反感——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不，我恐怕若干時候我們不會得着他的另一部小說。我

猶他寫了許多不署名的東西。真的，這麼奇異的癖性！」在她和愛眉的抑鬱的對談後，流的眼淚很多；而且，自然而然地會嚴苛地想到這些悲哀的原因。上次呂雅敦來她家，她帶着那麼極端的客氣招待他，從此呂雅敦也不喜歡她了，在從前的時候，他不過認為她是一個溫厚而豐贍的女人。

哀哉愛眉的和一個名貴的人的婚姻！一步一步地降落下去，直到真正的大難臨頭。這事的本身已夠苦，但是就這一家的朋友而論尤其最爲可憐可歎。愛眉這次要回家幾個月，而她丈夫的足跡未嘗出到瓦森以外，這用什麼方法來解釋呢？赤裸裸的，令人恐怖的真象——絕對不能！然而米爾溫先生已經知道，卡德夫婦也一定會猜中的。對於這種鄙陋的窮困，有什麼藉口可以掩飾呢？

最壞的還沒來。它現在才公佈了自己，在這五月的一個早晨，出乎意料地，一輛二輪單馬車趕到屋子前，帶着愛眉和她的孩子，和她的衣箱，薄板箱，以及一切東西。從餐室窗子裏面郁爾太太睜她女兒到遠，幾分鐘後她得悉這難以言述的原因。

她涕泗滂沱起來，淌的是女人對真誠的眼淚。

「這是沒用的，媽媽，」愛眉說，她的心情已經到了危險的狀態。一更壞的事再不會發生，這是一種安慰哩。」

「哦，真是失體面！失體面！」郁爾太太嗚咽。「我們要怎樣說法，我真不能想。」
「我什麼也不說。人們也大約未必這樣莽撞，會問我們什麼，當我們已經表示不歡迎問題的時候。」

「不過有些人我總不能不給一點說明。親愛的孩子，他的心理已經不是正常的。我的確相信！他的心理真不是正常的。」

「這是胡說，媽媽。他的心理的健全和我一樣。」

「但是你常提到他說的和做的是怎樣奇怪的東西；你知道你提到過，愛眉。他睡夢中的那番說話；自從你告訴我以後我很思索了不少。而且——而且那麼多的旁的事情。親愛的，我要使人了解他的行為變得這樣古怪，因此——」

「我不能這樣，」愛眉堅決地回答。「你不知道嗎，要是那樣，我的行為豈不很壞？」

「我一點不知道。你曉得，和一個有精神錯亂的嫌疑的丈夫不應同居，理由很多。你對他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而且這就是一種解釋，你知道。並且我相信這裏面是有真理的。」

「自然，你喜歡什麼說，我不能阻止你，不過散佈這樣的謠言，我認為是錯誤的。」
這句話當中的決斷較少。愛眉冥想着，樣子很可憐。

「走上客廳去，親愛的，」她的母親說，因為她們是在最接近大門的那個房間裏談話。「你的心理不知是怎樣的麻亂！呵呀！呵呀！」

她是一個身材纖弱肢體相稱的女人，臉子還很秀麗，所穿衣服的方式也足以發揮她的永恆的嬌媚。她的聲音帶點悽惋，就全體而論，她較之她的女兒屬於一個更聰弱的典型。

「我的房間弄好了沒有？」愛眉在樓梯上問。

「我很抱歉還沒弄好，親愛的，因為我預期你要明天才來。不過馬上我就來料理。」家中加上這兩個人注定了要使那些家奴發生重大的困難。不過郁爾太太還儘可應付。爲了愛眉，她情願使用她的僕人至於累死在她的眼面前而後已。

「暫時用我的房間，」她補說。「我想那女孩子已經把上面弄完了。不過你在此等着；我總要去把東西些料理一下。」

「東西些」判斷出來實在沒有完全令人滿意。那一點溫和悽惋的聲音，當它向那不辛的使女說話時的突變，可惜你沒有聽見。它並不是兇惡；一點不是。但是那麼的厲辣，苛刻，無情——貧窮的女神本人的聲音也許就是這樣。

瘋癲嗎？和人家說到他，難道要低聲而談，而且用手指指著額頭嗎？這樣的想法，裏面總有一點可笑而且惹厭；但是它占據了愛眉的心。她正默想這個，可巧她的母親走

這客廳。

「你真拒絕執行原來的計劃嗎？」

「真的拒絕，他說那是無用的。」

「那怎麼會無用？他的行為真有點莫名其妙。」

「我想不是莫名其妙，」愛眉回答。「那是意志薄弱和自私，沒有別的。他遇着第

一個寒酸的職業就接受了，不願担当寫作另一本書的勞苦。」

她十分知道這不能代表她丈夫的實際情形。但是良心的不安迫她說苛刻的話。

「不過你想想！」她母親叫起來。「他叫你和他過每禮拜二十五先令的生活到底是

什麼意思？真的，要不是他的心理錯亂，他一定有了熟慮的計畫要拋棄你。」

愛眉搖搖頭。

「你的意思說，」郁爾太太問，「你真以為你們一家可以支持在這點工資上嗎？」

這「工資」兩字是選擇來表示她的極度的鄙夷。

「他談到每年藉寫作再賺五十鎊。」

「就是這樣，每年也不過共得一百鎊。親愛的孩子，這二者必居其一：他或是神經

錯亂，不然就是有意拋棄你。」

愛眉笑起來，想到她的丈夫會出於第二個方法。

「用不着這樣深求解釋，」她說。「他已經失敗。止此而已；恰像一個人在旁的什麼事上面失敗一樣。他不能像從前一般寫作。這也許是健康不良的結果；我不知道。他斷定他的前途只有貧窮，而他又不能了解我爲什麼反對作爲一個工人的妻子而生活。」

「唔，我只知道他放你在一個極其困難的地位。要是他已經淘瓦森去過夏天，我們也許可以使這事情裝成自然的樣子；人們常常容許文藝人做出一些很古怪的事——在某種限度以內。我們可以裝出好像沒有什麼需要向人解釋似的。但是，現在我們怎麼辦呢？」猶如像她一類的多數人一樣，郁爾太太只是生活在旁人的意見裏面。旁人的說法如何，是她常常掛在心頭的事。她從沒把生活想成是個人應該有的東西；自行決定生活方針的獨立精神，在她看去，只有很畸異的人才可能，不然就是完全和社會隔絕的人。在智力上，愛眉超過這種觀點很遠，不過因爲缺乏勇氣，使她不能按照自信行事。

「人們必須知道真象，我想，」她沮喪地回答。

說到承認事實的真象是郁爾太太最不容易想到的，當着涉及社交關係的時候。她的整個的生活就是建築在對於現實的大膽的否認上面。像她這樣的人是很自然的。她的駝鳥本能（註二）非常發達；雖然對於她的朋友們的詐僞說謊發覺得很精明，但關於掩飾

自己的狼狽她又不惜可笑地自欺。

「不過事實是，親愛的，」她回答，「我們自己也不知道真象。你寧可聽我指導吧。在最初，假若你儘量避免會客，那要好些。我想你對你自己的二三友人必得多少說些；要是你聽我的話，人家將以為你頗為神秘。他們愛怎麼想就讓他們怎麼想；無論如何要好些，較之明白說出：「我的丈夫不能贍養我，他已經去當書記，拿按禮拜付給的工資去了。」神秘點好些。乖乖；確實那是最安全的。」

談話繼續了一個整天，中斷的時間很少。午後有兩位女客來訪，但是愛眉躲着沒有出來。在六七點鐘之間，約翰·郁爾從他的文雅業務回來。因為在晚餐把他慰藉以前他的脾氣常是躁急容易發氣，因此關於他的姐姐的事情的最近的发展，無人和他說，直到夜深的時候；只是令他設想呂雅敦之出發赴海濱地方，較原定的時間提早一天。

餐室後面一間舒服的小房間是留來作為約翰的私室；在那裏他抽烟，招待男朋友，和靜觀那些在郁爾太太的客廳不能完全感覺舒適的女朋友的畫像。晚餐之後不久，他的母親和姐姐來到這隱蔽處所和他談話。

帶着多少胆怯，郁爾太太把已經發生的事告訴了他。這時節愛眉站在棹邊，瀏覽一本隨手取過的雜誌。

「唔，我看沒有什麼可以驚異的，」這是約翰的第一句話。「他確實會有這一天。不過我想知道的是，我們要担負愛眉和她的小孩的扶養好久？」

這是很實際的，而且恰是郁爾太太預料於她的兒子的話。

「這樣的事我們不能考慮，」她回答。「你總不希望，我想，愛眉住在伊斯令吞一條背街，兩天要餓一天，而且不久連相當的衣服也沒有了吧？」

「我想傑克是不會多大担心的，」愛眉悄然插入一句。

「這是女人說話的方式，」約翰回答。「我希望知道這一切怎樣了結？我毫無疑惑，呂雅敦把他的責任推卸在我們肩頭上，這在他是異乎尋常的高興。照這種樣子，我想我也討一個老婆，大吃大用，到了不能再支持的時候，把老婆交送她的家屬，恭喜發財。這差不多是我見過的最薄情的事。」

「但是這有什麼辦法呢？」郁爾太太問。「說風涼話是沒用的，約翰，或者會使你自已討厭。」

「我們沒有被誰請求來設法解決困難。實則呂雅敦非謀得一個適當的職業不可。應該有人將他援引進入那種適宜於不能做什麼特殊的事的人的位置。卡德應該有幫助的力量，我想。」

「你知道得很清楚，」愛眉說。「那種位置不是要求就能到手。也許過了若干年這樣的機會才會出現。」

「這傢伙真昏蛋！到底爲什麼他不繼續寫小說呢？從小說裏面可以賺不少的錢。」

「不過他不能寫作了，傑克。他已經喪失了他的才能。」

「這是胡說。愛眉。一個人只要走進了才能活動的範圍，他能够保持着它，倘着他願意。他未嘗不可容易地每年寫作他的兩部長篇小說，恰像二十個其他的男人和女人。看吧，假若我不是太懶，我自己也做得出。呂雅致的毛病就在這一點。他無意工作。」

「我也這般想過，」郁爾太太說。「說他什麼種類的小說都不能寫，即令他願意，這真是太可笑了。試看看布倫特小姐（Miss Blunt）最近出的那本書：噫，無論誰都寫得出。我確信那裏面沒有一樣東西不是我能想像到的。」

「好吧，我想知道的只是，假設事情沒有改變，愛眉將怎樣辦？」

「只要我一天有個家可以和她共享，我一天不讓她缺少家。」

當着被困擊包圍的時候，約翰的自然行動就是指摘四圍的每一個人。自己却保持着
一個不負責任的地位。

「這倒不錯，媽媽，不過當着一個女孩子結婚的時候，她嫁她的丈夫，我常常懂得

要休戚與共，永久不渝，恰如一個男人討個老婆一樣。說句老實話，在我看來，似乎愛眉反將她自己的過去顯出了。固然住在背僻小街，有牌飯也不得吃，的確令人不快，不過女孩子些就不應該結婚，假使她們怕正視這些東西。」

「不要說得這樣過火，約翰！」他的母親叫喚。「這種事情愛眉如何能預知呢？這是一個異乎尋常的情形。」

「並不怎樣異乎尋常，我告訴你。日前有人向我談到一個出嫁的女子——受過良好教育，毫無瑕疵——因為丈夫不能扶養她，她就到某處一個店舖裏去工作。」

「你願意看見愛眉到舖子裏去工作嗎？」

「不，我不能說我願意。我只是告訴你，她的壞運也並非沒有先例。幸而她有良心的親戚。」

愛眉占據了旁邊一個座位。她坐着，頭靠在手上。

「爲什麼你不去會呂雅敦一下？」約翰問他是親。

「那有什麼用呢？也許他還會叫我莫管閒事哩。」

「媽的！真是你現在要做的事。我想你應該去會他一下，使他明白他的行爲真太不像個紳士。顯然他是那種需要警醒一下的人。我有幾分意思想親自去會他一會。他搬去

居住的那條窄巷子在那裏？」

「我們還不曉得他的住址。」

「只要不是那種恐怕傳染熱病的地方，我想去找他一下並不會錯。」

「你那樣做是無用的，」愛眉冷淡地說。

「混蛋！就是因為無人起來做點什麼，所以事情才弄到這樣！」

這度談話自然是全無益處的。約翰只是能夠屢屢歸結到呂雅敦必須謀得「一個適當職業」那句話。末才，愛眉離開房間，疲勞而且厭惡。

「我猜他們曾經大大吵嘴過，」她弟弟說，剛剛愛眉走了以後。

「我也怕是這樣。」

「唔，你高興怎麼就怎麼辦。不過你必得要維持她和那小娃，那確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知道我沒有幫助的力量。」

「親愛的，我沒有要你幫助。」

「自然，不過你要使得入能敷出真是難事；這個我十分清楚。」

「總之只好設法。」

「好；你是個有勇氣的女人，不過真是可惜。呂雅敦是個騙子，我確有此意見，我

要和卡德談一談他。我猜他已經把家具都搬到那窮巷子去了吧？」

「他未必就能搬去。他去找寓所只是今天早晨的事。」

「哦，那麼我告訴你：明天早上我第一件事就是去他那裏，拿出父親教訓兒子的樣子和他談談。你不必和愛眉說什麼。我看他就是那一種傢伙，若是每個人都容忍他下去，他這一輩子將會滿足於卡德的二十五先令，愛眉怎樣生活他不會想到的。」

對於這個提議，郁爾太太立即表示贊同。上樓去，她發現愛眉在客廳的一張睡椅上，已經差不多睡着了。

「你的煩惱使你疲乏極了，」她說，「上床去好好睡一長覺。」

「是，我就睡。」

這個整潔清爽的臥室對於愛眉似乎是一個令人愉快的休息安身之所。她將門上鑰匙一扭，高興獲得她一生當中從沒知道的這個獨居之樂；因為在處女時代，安全的獨居在她不過一件當然的事，自從結婚以後，她沒有單獨過了一夜。威利熟睡在她的床遮蔽着的一張小床上。偶然起了母愛和欣喜的衝動，她俯身接近孩子，拿若干個吻蓋在他的臉上，而這些吻又極其溫柔，不會使他驚醒。

每樣東西都是怎樣清潔而美妙啊！對於這類事件異常隔膜的人常說清潔是一種最窮

的人也能享受的奢侈。其實大謬不然；艱於金錢的人只有帶着極度的困難，疲憊的努力，和着令人煩惱的犧牲，才能在個人身體和環境上面保持適度的清潔。在這件事情上面，愛眉痛苦地逐漸墮於妥協，若在她初結婚的時節，這一定似乎非常惹厭，即令不使她胸中作惡。一個住在鄉間的家庭的主婦，只須有一片後園，甚或只須一個大小適宜的廚房，能夠隨意站在洗濯桶旁邊，關於洗濯事件就能够免除焦慮；但是對於倫敦市中心的小型住屋的居人，此類事件什麼也談不到。當着愛眉縮減洗衣費用的時候，她帶着一種恥辱的感覺。不過，一個人對於這類令人不快的實際需要，也會逐漸習慣，而且對於一個被貴婦的本能所煩擾的人的費用的近小限度是什麼，她也算早已學到了。

不行，不行；清潔是件花錢的事，而且是件麻煩的事，當着一切設備工具都得臨時製作的時候。愛眉之畏縮呂雅教誨去住那更為窄狹的寓所，一部分就是由於她對於貧窮生活的這一方面得來的了解。她知道一個人的自尊心會怎樣微妙地被污穢卑賤的境遇所暗傷損。生活餓格的受過教育的人的生活和沒受過教育的窮人的生活相差別，人們看得見的地方要算在獨居的細節上為最大，愛眉必得甘忍受一個非常的轉變，然後能夠安心地住在一個使尋常勞工階級的女人滿足的環境。她決心寧可和她丈夫永遠分離，不願設法使自己發生這種轉變。

她猶豫地卸去衣服，在冷軟芳香的床上伸長四肢。一個若釋重負的歎息發了出來。獨自一人真好啊！

一刻鐘後，她安靜地睡着了，恰如和她同在一個房間的那個孩子。

早晨進餐的時節，她表現出一個歡悅的，幾乎快活的面容。她好久沒享受這麼一夜的安息了，在將成眠和將醒的時候都沒被不受欢迎的思想所攪擾。她的生活也許被毀壞了，不過關於這個的思想並未如何壓迫她；在現刻她必得享受她的自由。這好像恢復了少女時代似的。結過婚的女人，對於幾個月的處女般的自由的建議，很少不會欣然接受的，不過早遲不同罷了。愛眉決不讓自己的想法她的結婚生活已告終止。帶着一個女人的閉着眼不看沒有急切關係的事實的特異能力，她享受現刻的安逸，置未來的事於不管。呂雅敦早遲總會脫離困難；總有人會幫他的忙；這是她的快感的朦朧的背景。

他受苦，無疑地。不過他受點苦也未嘗不是好處。受苦也許會刺激他努力起來。當他把他的新住址通知了她——他大概不會忽略這樣做——她一定會寄一封不會太親切的信去，暗示他這正是他著奇的機會，一本像他從前自頂樓的孤寂中發出來的一樣好的書。假設他覺察文藝對於他真正已成過去的東西，那麼他也可以努力獲得一個配得上受過教

育的人的位置。是的，她將這樣寫信給他，不帶一個使他傷心或發氣的字眼。

她吃了一頓極好的早餐，並且明白說出她對於這一餐的愉快。

「我真高興！」她母親回答。「近來你變得十分羸瘦，一點血色沒有。」

「大有肺病樣子，」約翰說，從報紙上抬頭而望。「我可否在附近租馬處準備一輛經常的關多馬車呢？」

「只要你高興當然可以，」他姐姐回答；「這對於媽媽和我都有好處，而且你的力量是十分來得及的，我毫不疑惑。」

「哦真個的！你是一個非凡的年輕女人，讓我告訴你。倒是，我猜你的丈夫現在吃的早餐是清水麵包吧？」

「我希望不是，而且我想也不至於此。」

「傑克，傑克！」郁爾太太插口說，低聲地。

她兒子恢復了看報，飯罷的時候，帶着異乎尋常的輕快站起身來，準備出門。

（註一）一種狠·以喻陰險貪殘的人。

（註二）駝鳥被追·無處可逃·乃埋頭沙內·欲以自隱·故通常喻為藏頭露尾政策。

第十九章 過去復活了

若說呂雅致次日起來快快不樂，也不是真實的。他睡得異常好，而且因為意識逐漸恢復，所以重累業已除去的感覺較之他的損失以及附屬在上面的一切淒涼的景況的感覺更為來得迅速。從他的尙有家庭意味的住屋到伊司令春的兩個房間這麼一個悲慘的轉變，它所加於愛眉的影響如何，他可以不必再有恐懼；在暫時，這種慰藉幫助他忍受一切已經發生痛苦的事，而且當他想到此後他的妻子成了她母親的責任，常有不安之感煩惱着他，現在也可以忍受了。

自然只是暫時。那剛剛開始起身，準備他的早餐（從昨晚晚餐的殘餘當中），想到兩夜以前必得去做的那些可憎的工作的時候，他又竟懶心灰起來。他的情形的悲苦，差不多恰和一個那天早晨爲着生活的殘酷的現實而醒來的人相同。只消想到那可耻也就夠受！他們——愛眉的親戚朋友——定會如何談到他呢？一個不能寫小說的小說家；一個不能扶養妻子的丈夫；一個急切尋求工資微薄的非文藝工作的文藝人——這一切在幽默

的閒話中說來多麼有趣！而且他有什麼希望，可以斷定他的事業何年何月會更好呢？

他做對了嗎？他做得聰明嗎？假設實行一下那最後的努力，難道不會更好嗎？他的面前起了一個幻影，好像是薩基克斯（Sargis）的懸岩脚下的寂靜的角落，又像是長長幾條迸成泡沫的綠色碎波；他聽見波濤的音樂，並且嘗着海風的含鹹味的涼爽。也許靈感終會降臨他的身上也難說哩。

要是愛眉的愛情具有更能持久的品質；要是對於這最後的努力她會以一個理想的妻子的勇敢的柔情來加強他啊！但是在她的眼中，他見到的是那樣可痛恨的東西。她的愛情業已死了，她將他看作毀滅了她的幸福希望的男人。她之慫恿他繼續奮鬥只是爲了自己；使勞苦屬於他，假設成功了，利益就是她的。

「假設我死了她會高興。她真會高興。」

他有這樣的確信。哦，是的，她會流眼淚；那對於女人是來得最容易的。但是讓他死了，不致妨礙她；將她從不分明的身分救出來；再見一次人生的機會；她會歡迎這個的。

但是現在沒有深思這些的時間。今天他必得把多餘的東西全部賣掉，而且準備明天

他只租了兩個房間，就事實而論是很幸運的。若是三個房間所費就多，不是他能够長久負擔的。這兩個房間的租金訂定爲六先令六辨士；要是愛眉答應來住，他又怎樣能够從他的每禮拜二十五先令中設法償付生活費用？他又怎麼能够在那樣窄逼的地方假裝從事文藝工作呢？他歷來除了在嚴格隱遁之外是一行也不能寫下的。在他絕望中，他對抗了不可能的事。愛眉表現出更多的聰明，不過帶着的是無情之心。

差不多十點鐘，他正要離開屋子，出去找人來買他的書籍和舊衣裳以及其他多餘的東西；在他還未能關門出外以前，樓梯上一個由遠而近的脚步聲喚起了他的注意。他見着一位服裝漂亮的紳士的光輝的絲絨帽。那就是約翰·郁爾。

「哈！早！」約翰喊叫起來，抬頭而望。「再過一兩分鐘，我就來不及了，我知道。」

他說話十分友誼地，而且到了樓梯平處，伸手來握。

「你必得亟馬上出去嗎？抑或我可以和你談一談呢？」

「請進。」

他們進了書房。裏面相當凌亂；呂雅敦也不提到一切情形，只是給了他一把椅子，

自己也坐下。

「抽一枝嗎？」郁爾說，遞過一盒香煙。

「不，謝謝你；我這時還不抽煙。」

「那麼，我自己點一枝好囉；它常常使得談話容易些，對於我。你正準備搬家，我猜？」

「是的，正要。」

呂雅敦努力把話說得十分簡單，不承認自己的忸怩失措。他沒成功，而且在客人看去，這說話的語調似乎頗有侮辱的意味。

「我想你要讓愛眉知道你的新住址吧？」

「當然。我為什麼要隱瞞它呢？」

「不，不；我沒有那樣暗示的意思。不過你也許假定了——你們的決裂是無可挽回的了，我想。」

在兩人中間從來沒有過什麼親密。呂雅敦把他的妻弟認作頗為勢利而且自私得討厭；約翰·郁爾却把這位小說家視為一個以學問沾沾自喜的人。近來更是一個支吾搪塞的，靠不住的傢伙。在約翰看去，他的姊夫所取的態度是完全不能認為合理的，因此他對

他的舉動很不容易怎樣有禮貌。在他一方面，呂雅敦感覺他的客人說話的樣子倒猶如他，於是對於這個訪問竟至一概憤怒起來。

「我並不假定什麼，」他冷冷地說。「不過我怕要討論我們的謬妄，什麼結果也不會有。那種時間已經過去了。」

「我不能完全看得出來。在我，似乎這時間剛剛到來。」

「請你首先告訴我，你是代表愛眉來的嗎？」

「在某種意義上是的。她並沒派我來，不過我的母親和我對於現刻發生的事這樣吃驚，因此母親和我兩人中必得有一個來會會你。」

「我想這完全是愛眉和我兩人間的事。」

「夫妻間的糾紛，通常最好是留送他們自己去解決，我知道。不過事實上目前這問題有些特殊情形。這用不着我進一步的說明吧。」

呂雅敦找不着適當的話來回答。郁爾意中暗指的是什麼他很了解，於是開始感覺到他的屈辱的極限。

「你指的是，自然——」他開始說；但是他的舌頭不能繼續下去。

「唔，我們確實很願意知道你打算愛眉和她母親住多久。」

約翰十分沈着；要擾亂他的鎮靜頗不容易。他抽着放在一枚琥珀煙咀裏面的香煙，而且似乎在欣賞它的香味。呂雅敦發現自己正在觀察這位年輕人的靴和袴的完美。

「那完全在乎我妻的本身，」他機械地回答。

「怎麼呢？」

「我將我的力量所及的最好的家庭貢獻了她。」

呂雅敦感覺自身是一個窮苦的可憐蟲，而且痛恨使他有此感覺的這位穿得漂亮的人

「但是，真的，呂雅敦，」對方開始說，把兩足交叉了又放開，放開了又交叉，「你確是誠懇地告訴我，你希望愛眉住在你所供給的那種寓所，無禮拜一鏟來過活嗎？」

「我並不。我剛才說我會將我能力來得及的最好的家庭貢獻了她。我知道那是不可恥的，自然。」

他或是必得這樣說，不然就要陷入不合理的暴怒。要阻遏在他嘴唇上的那些憤怒的舌頭不容易，但是他終於成功了，而且很高興會這樣做。

「這樣說來並不在乎愛眉，」約翰說。

「我想不在乎。」

「那麼你難道看不出她不應該像現在這樣長久住下去嗎？」

對於聰明並不顯著的約翰，呂雅敦的改變過的語調只給了一種溫和的傲慢的印象。他頗爲倨傲地注視着他的姊丈。

「我只能說，」對方回答，並且現出厭倦地漠不關心的樣子，「馬上我有能力支持一個相當的家庭。我將給我妻一個回到我身邊的機會。」

「但是，請問，這要什麼時候才做得到？」

約翰已經逸出範圍了；他的態度太明白地是看不起人的。

「我看不出你有權利可以這樣盤問我，」呂雅敦叫起來。「要是郁爾太太問這些問題，我一定竭力忍耐；但是你却不應該提出這些問題，無論如何決不應該用這種方式。」

「我很抱歉你說那樣的話，呂雅敦，」對方帶着鎮靜的傲慢說。「這證實了人家一些不愉快的『法理』，你知道。」

「你是什麼意思？」

「哼，人家禁不住想到你在這樣情形下太過於泰然了。這不是一件日常的事吧，你知道，把自己的老婆送回她的老家——」

呂雅敦受不住這些話的調子。他猛烈地阻斷約翰的話頭。

「我不能和你討論這個。你完全不能理解我和我所處的地位，完全不！我要辯證也是無用。什麼見解你覺得對你是自然的，你就取那種見解好啦。」

約翰已經抽完香煙，站起身來。

「自然的見解是一個異常可厭的，」他說。「不過，我沒有和你吵架的意思。我只是要說，因為我對於我母親家內的用費也有負擔，這兩個問題斷然和我有關；而且我還要補上一句，我覺得它和你更有關係，超出表面看去的樣子。」

呂雅敦對於自己的激烈業已感覺慚愧，對於這幾句話就加以考慮。

「是有關係，」他最後說出，冷淡地。「你對我已十分明白地說出，你的話不會白說。你還有什麼要說嗎？」

「謝謝你；我想沒有了。」

他們帶着冷淡的客氣告辭，客人走後，呂雅敦夜即把門關上。

他知道他的品性是被別人從偏曲的媒質中去看，被愛眉的親戚，而且多少被愛眉自己；不過在以前，他回想到像他這麼一類的人，被世俗的人批判，一定常常如此，這種回想增強了他的反抗。要企圖解釋自己會成爲發瘋似的毫無希望；就是愛眉也不正確地了解他的智力的和道德的天性所經過的苦楚，若是將這樣的經驗向郁爾太太或向約翰說，

更等於用外國語向他們談話；他和他們沒有共同的標準，使得他自己會被他們了解。約翰解釋這事的反方面的見解所帶的那種實際的語調使他不能照原定的目的進行。愛眉決不會來到他的寒酸的寓所了；她的母親，她的弟弟，她的全體顧問會把這樣一件事看作談不到的。很好；承認了這個，他也必得承認他的妻向他要求物質扶養的權利。他沒有力量供給她以足夠生活的資財，但是他的能力來得及的，她應該得着。

當他出去的時候，那是帶着一個和半點鐘以前大不相同的目的。向着愛格威爾路（Edgegate Road）那個方向作短時間的搜尋之後，他找一家舊家具商，他請他趕快到他寓所來，講論生意。一個鐘頭過後，那人果然踐約而至。將他引到書房，呂雅敦說：

「我打算把這房屋中幾樣東西都賣了，除了少數幾樣，我可以把它指出。」

「很好，先生，」是回答。「讓我們把各個房間看一看。」

提出的價錢嚴格地必然只是一個最低度的，呂雅敦知道得十分清楚。這位商人是一個粗魯而且頗為浮穢的傢伙，帶着作爲他那階級的特點的那種不信任的警視。呂雅敦這一型的人，當着倒臺到不得不從事鄙俗的交易的時侯，是會雙重吃虧的；不特他們的蒙昧，而且他們的敏感，使他們成爲最不狡猾的商人的受騙者。要和人對等交涉什麼，你必須能帶着鎮靜的自信斷言你是不會被欺騙的；呂雅敦十分自覺他是確會被欺的，而且

鄙夷地畏避市場上的斤斤講價。並且他是在半瘋狂的心理狀態之下，什麼也不計較，只要把這個毀滅過程的可恨的瑣細節目早早結束。

他用鉛筆寫出一張他必須保留自用的物件的清單；租一個零的房間較之租附有家具的寓所自然要廉價些。而且他所能夠節省下的每一個辨士對他大大重要。那張寢椅，帶着必要的被單和絨毯，一張大棹，兩把椅子，一面鏡子——嚴格地不可缺少的東西；也不必把單子完全說出了。此外還有少數貴重的結婚禮品，那應該屬於愛眉而不屬於他；這些東西他要包紮好，送到韋斯波恩公園去。

商人盤算了一會，對賣主投了許多斜視。

「這些東西你要多錢呢？」

「請你還個價。」

「多數都已經很舊敝——」

「我知道，我知道。只消告訴我你願意給多少。」

「唔，假若你希望估一估價，我說十八鎊十先令吧。」

這個價已經超出呂雅敏所預料的，雖然一個懂得這類事件的人定會獲得更多。

「這是你能出的最高價嗎？」

「多給一個六辨士我就沒有什麼賺頭。你知道——」
他開始指出缺點，但是呂雅敦打岔他。

「你能馬上把它們帶走嗎？」

「馬上？兩點鐘行不行？」

「行。」

「旁的東西你是不是也要搬到別處去呢？」

「是的，不過要到明天。它們要搬到伊斯令吞去。請你代搬要多少錢？」

這件磋商也完成了，那商人告辭而去。於是呂雅敦着手出售他的書籍；到了一點半鐘他已經把它們賣出，得兩基尼。兩點鐘的時候，搬運家具的二輪載貨馬車來了，到了四點鐘，房屋裏除了明天才搬的東西而外，什麼也沒有了。

第二件要作的事是去伊斯令吞，拚着拋棄租定了的兩個房間的一禮拜的租金，另找一個極其廉價的單房間。在途中他走進一所飯館，飽餐一頓，因為他自早餐後就沒吃什麼。費了兩個鐘頭的工夫去找合意的頂樓；後來是在上方街（Upper Street）附近一條窄小的僻路上找着。房租每禮拜半客郎。

在七點鐘的時候，他坐在原來喚作他的書房的那間屋子裏面，寫了下面的信：

「信封內你將發現二十鎊錢。有人提醒我，你的親戚要負擔扶養你的費用；我看最好還是賣了家具。現在我將目前我不需用的錢完全寄給你。明天你收到一口箱子，裏面放着一些我覺得不應該賣去的東西。只要我開始從卡德威得到我的薪水，每禮拜我寄半數與你。我的住址是：伊斯令吞，上方街，曼威爾街（Manville Street）五號。」

——愛德文·呂雅敦。——

他將這錢。鈔票和會幣都有——封好，信封上寫明他的太太的名字。她必須就在今夜收到，而他不知怎樣才能辦到，除了親自投遞。所以他搭火車到韋斯波恩公園，步行到郁爾太太家。在適時間，家中人大約正吃晚餐；是的，餐室的窗子表現出裏面的燈光，至於客廳的窗是陰暗的。經過短時間的躊躇，他按了叫人鈴。門開了，他將信給那女僕，請她趕快交與呂雅敦太太。對那窗子再匆遽地一瞥——愛眉也許正在享受她的不常有的安逸——他迅速地走開了。

當他重新走進他原來的家，它的赤裸使他喪氣。這樣的荒涼，一兩個鐘頭的工夫就完成了；沒有拋灑的地板上什麼也沒存留，除了他要隨身帶到曠野去的必需東西，就是那少數的文明的憑據。最窮的人也不能缺少的。憤怒，反抗，一種被迫害了的愛情的意

——一切種類的混亂情慾在苦勞的整天中占據了他；現在他才肯閒暇知道他是怎樣的疲憊。他倒身在那椅子上面，躺了一個多鐘頭，身和心都已麻痺了。

但是他必須吃點東西才能睡覺。雖然天氣冷，他也不肯努力起來燒火。碗碟裏面還有點食物，於是他就像一個疲倦了的勞動者似的吃了它，盤子放在膝上，用自己的手和一把刀。這時還講究什麼文雅呢？

他感覺在這世界上真是完全孤獨了。除了畢芬而外，誰會給他以和藹的歡迎到任何人家去呢？這些空洞的房間象徵了他的生活；失掉金錢他就失掉一切。「你能生存，而且還有一口飯吃，你應該感激。一個人對於世界上他不能付給代價的東西，他就沒有享受的權利。難道你以為愛情是個例外嗎？愚蠢的理想主義者啊？愛情是首先被貪婪嚇跑了的東西之一。去過你的每禮拜十二先令六辨士的生活，追憶過去吧。」

在這個房間裏面他曾和愛眉共坐，當他倆從結婚休假回來的時候。「你將永遠像現在這樣愛我嗎？」「永遠！永遠！」——「即令我使你失望，即令我失敗？」——「那麼怎麼會影響我的愛情？」——「這些聲音似乎還逗留耳畔，成爲一個虛幻的迴響，自從這些話說了以來，到現在才這麼短促的一個時間。」

這是他自己的過失。一個人沒有失敗的權利；他最不能期望旁人有時閒掉頭來看他

或憐憫他，假設他沈沒在鬥爭的重壓下面。在後面的人將要踐踏他的身體；他們沒有別的辦法；他們自身也非被不可抵抗的壓力抬着前進。

他睡了幾個鐘頭，於是躺着注視那顯露他的淒涼的黎明的光綫。

晨郵爲他帶來一個大而重的信封，這東西的模樣暫時之間迷惑了他。但是他認出筆跡，於是就懂得了。這旁的主編者在一封措詞委婉的短信裏，要求退還呂雅敦最近投去的關於普林尼的書札的文章；他很抱歉這篇文章不像呂雅敦筆下的其他投稿使他覺得同樣有趣味。

這是一件小事，他收到退還的稿子而不感到苦惱，這是第一次；對於這種情況的藝術的圓滿，他甚至笑將起來。若是能得錢，定然是受歡迎的，不過也因爲如此，他也許早知道錢是不會來的了。

要搬他的財產到伊司令吞的那個房間去的二輪載貨馬車在正午前後到了。在那個時候，他已經將和這房屋有關的最後細事都做完了，現在可以自由自在回到他原由那裏起來的那個無名的世界去了。他感覺在過去兩年半當中他簡直是一個僭妄的人。要像那些有固定收入的人一樣生活對於他是不自然的；他是屬於不定期工作以賺工資的那一階級。回到無名世界去吧！

提着一個裝有最好必得自己所管的東西的袋子，他坐火車到國王十字橋（Cross），從那裏步行，經由彭吞威爾山（Pentowville Hill），到上方街和他自己的那條小小的僻路。曼威爾街並不過分醜陋；他住家的那間房子表面也並不可怕，而且看守房子的女人具有一副誠實的面孔。愛眉定然會因疑懼而畏縮不前，但是對於倫敦的屋頂樓有經驗的人，這還算它們同類中較好的一個樣本。例如，房門較之可憐的羶芬的，關起來還令人滿意些，而且地板上也有那些容許寒氣透骨的風吹進來的窟洞；窗玻璃沒有一塊是破碎的，一塊也沒有。一個人未嘗不可舒服地在這兒過活——只要能夠毀滅了記憶。

「來了一封信是你的，」女房東讓他進來時說。「你可以在壁爐架上找着它。」他匆遽地走上去。這封信一定是愛眉寄的，因為旁的人誰也不知道他的住址。果然是的，內容是這樣：

「既然你確實賣了家具，你寄來的錢我收下一半。我必得爲自己和威利購置衣服。但是其餘的十鎊我兩儘速地退還你。至於你願意把你從卡德先生處得的錢分半數給我，我覺得是很可笑的；無論如何我都不能接受。假設你真的拋棄了將來的一切由文藝得來

的希望，我想你的責任是努力獲得一個適於像你這樣受過教育的人的位置。

——愛眉·呂雅敘。」

無疑地愛眉認為這樣寫是她的義務。沒有一個同情的字眼；他必須了解除自己而外旁人都無可非難；而且她的困苦和他自己的相等。

在他隨身帶來的袋子裏面有寫字的東西。站午壁爐架旁邊，他立刻寫了一封回信：

「那錢是爲扶養你用的，能幫助許多就算許多。若是退還送我，我會再把它寄上。假設你不願用它，請將它存儲，認爲它是屬於威利好嘍。我所說的另一種錢我每個月寄你一次。因爲我們的關係已經不單是在我們兩人當中，我必得抵抗任何一個勸軋歸咎我不把能力所及的全錢給你的人。對於你的忠告我謝謝你，不過你要記着，既然你將你對我的愛情撤回，你已經失掉規勸我的一切權利了。」

他走出門去，立即將信投郵。

到了三點鐘的時節，他的房間裏的家具已經陳設好了。他沒用地氈；那是一種奢侈

，不是他應該享受的。他的二十來本書須得排列在壁爐架上；他的衣裳必得放在衣箱裏面。杯，盤，刀，叉，匙將放在小小的無遮蓋的碗櫥裏面，碗櫥的下層用來存儲煤炭。當着樣樣都佈置就緒，他從梯頭的自來水龍頭取點水來洗自己；於是帶着袋了出去購買東西。一個麵包，乳油，沙糖，煉乳；剩餘無多的茶葉他是隨身帶來的。回來的時候，他生了一個儘量小的火，放上他的壺，坐下來沈思冥想。

這一切對他是如何的熟習啊！而且也並不討厭，因為它帶回了從前並工作得那麼有效果的日子。這好像一個青春的恢復似的。

關於愛眉他不願想到。明知他的劇烈痛苦，她竟能用冷淡無情的詞語寫信送他，甚至連一筆女人的情感都沒有。要是將來他們有重會的一天，那麼必須先由她的方面勸議。他對她已經再沒有什麼柔情，直到她設法使其復活的一天。

次日早晨他到醫院去會卡德。這位秘書的特殊的神色和微笑似乎暴露了他對於禮拜日以來發生的事的知情，並且他首先說的幾句話也證實了呂雅敦的這個印象。

「你已經遷居了，我聽說？」

「是的；我最好把我的新住址給你吧。」

呂雅敦的語氣是在暗示對於這個事件再說話是不受歡迎的。沈思地，卡德把住址記

下。

「你仍然願意做這個事嗎？」

「當然。」

「那麼，請和我去吃中飯，飯後我們到環城路去，就地再討論吧。」

這位活潑爽快的青年不十分像過去那麼和藹，不過他顯然企圖表示，他們的雇主與書記的關係之恢復，不會影響到他們已經建立了的友誼交際，他之請吃中飯顯然含有這個目的。

「我想，」卡德說，當他們坐在一個餐館裏面，「你不會拒絕更好的事吧。假設機會到來？」

「我當然願意接受。」

「不過你不希望一個占去你的全部時間的工作吧？自然你將繼續寫作？」

「現在不，我想。」

「那麼你願意我代你留心嗎？現在我的心目中倒沒有什麼——什麼都沒有。不過有時我們會聽見些事。」

「假使你對幫忙我獲得滿意的事，我真感激不盡。」

自己已經這樣承認了，呂雅敦覺得反而心裏舒服些。他老是裝出透明透亮的虛飾有何益處？他的責任明明白白地是在儘量賺錢，無論用何方式。把文學家忘却了吧；他現刻是在尋覓有報酬的工作，好像他從未寫過一行似的。

愛眉並未退還那十鎊錢，也沒再寫信來。因此大約他所找得的錢的半數她也會接受吧；他很高興這個。付了半客郎的房租之後，還可剩下十先令。此外還存留的三鎊左右的錢他不計算在內；這個必得留作意外之用。半個金鎊就够他的需要；在從前他認為這是一種小康，使他的心十分寧靜無憂。

日子到了，他就到環城路去上工。只消一兩個鐘頭的工夫，過去那中間一段時間就被取消得乾乾淨淨；他重復回到沒有名聲的時代，一個與人無害的書記，一個莊重謹慎靠作工賺錢的人。

第二十章 等候的結果

呂雅敦移居伊司令吞之後兩個禮拜，嘉士勃·米爾溫才第一次聽見經過的事情。某日下午他和燐火的編輯談到上一禮拜他著的文藝漫談，這篇文章被人控訴誹謗，而且說不定會引起和這刊物有關的每個人所顯露的「案子」。當他正從編輯辦公室下來的時候，有一個從上一層樓下來的人趕上他，放一隻手在他的肩上。他掉過身來，見了惠卜德爾。

「什麼事情使你到這個地方來？」他問，同時兩人握手。

「一個我相識的人剛好被聘爲語林 (Chat) 的副編輯，在這樓上。他有幾分答應我負責通訊解答欄的意思。」

「關於化粧品嗎？時裝嗎？烹飪術嗎？」

「可惜我沒有那樣多才多藝。不是的，普通是常識欄。」請煩在貴刊上告訴我，倫敦大火災毀滅的確實面積有多大？」——這類的東西，你知道，霍布波恩 (Hobbs) 。

——這是那人的名字——告訴我，他的前任常把這刊物喚作語苔（Chat-moss），因為每禮拜要將它裝滿，他感到非常的困難。倒是，你的燐火上面那一欄是多麼瓜瓜叫的啊！在英國新聞文學當中我沒見過像它的東西；真的沒有見過！」

「我很高興你喜歡它。有些人的讚美沒有這樣熱烈。」

嘉士勃叙述剛在辦公室裏討論事件。

「也許要花一兩千，不過這廣告值得過，帕德溫（Patwin）這樣想。巴洛（Barlow）很高興；再出一倍錢他也不介意，只要把那些人弄成笑柄一兩個禮拜。」

他們出到街上，繼續同行；米爾溫帶着他的銳敏的眼光和批評的笑容，的確是一個在培養成功的藝術的摩登青年；他的同伴屬於較不明確的典型：不過他的特點是相貌機敏，多感和伶俐的混合。

「自然你知道呂雅敦夫婦的一切了吧？」惠卜德爾說。

「近來沒有會着他們，也沒聽見什麼。是什麼事？」

「那麼你不知道他倆已經破裂了？」

「破裂了？」

「我也僅是昨夜才聽見，畢芬告訴我的。呂雅敦現刻在東端（The East-end）某

處一個醫院裏做書記的工作，他的太太已經回到他母親家裏去居住。」

「啊！呵！」葛士的驚訝，沈思地。「那麼，破裂總是到了。當然我早知道這一定會早晚爆發的。我退替呂維敏惋惜。」

「我很替他的太太惋惜。」

「我深信你是首先想到女人，惠卜德爾。」

「我的想法是正大光明的，親愛的朋友。我是女人的奴隸，真的，不過一切都是正大光明的。經過我上次所遭遇的改變，大多數人一定會暴怒和變成冷嘲，你說是不是？我有一點不清楚。我並不把女人看不起——一點不。我仍和以前一樣崇敬她們。我定然是很大量的，你覺得嗎？」

葛士勃放縱地笑起來。

「但是這簡直是事實，」葛方又說下去。「可惜你沒見着我寫送伯明罕那個姑娘的信——純然的寬仁和曠恕。我的意思真是這樣，「有一字嘔偽。我不會逢人就這樣說，你知道；不過對於朋友間或表出自己的最好的品質，未嘗不可。」

「另誰說這是在原來的好處嗎？」

「不，不。他們把什麼也賣光，屋子也賣掉。但現刻之在一個什麼地方的公寓裏

• 我和他還不夠親密，在這種情形之下不便去看他。不過，很驚訝你對於這事一無所知。

「今年我不大會着他們。呂雅敦——唔，他不大有你自以爲有的那種穩性，我怕。看見我向前邁進，他有點不大高興。」

「真的，他的性格和歷來沒兩樣，我有那樣感想。」

「你和他還沒十分接近過。總之，他的態度變更，我沒有別的方法解釋。不過我替他惋惜；真的，在醫院裏面？我想卡德又把從前的工作給他了吧？」

「不知道。這一點畢芬談得不很明白，畢芬爲人很穩重的，你知道。一個十分心好的傢伙。呂雅敦也是的，我相信，雖然他無疑地也有他的弱點。」

「哦，一個真好的人！不過說他意志薄弱也不頂對。我從前就預料了這一切。和他第一個筆頭談話就足以使我相信他決不能維持他既得的地位。但是他却極的相信他的前途是清清楚楚的；他想像他的壽命一天比一天賣得更多錢。那位姑娘對他也有這樣信許，真是非常奇怪！」

不久他們就分手了，米爾溫向家走，冥想着他聽到的事。他原來的目的是爲花這一會晚來做一點急待結束的工作，但是他感覺要安心從異常困難。大約八點鐘左右，

他拋棄了這個努力，穿著黑白相間的裝束，前往韋斯波恩公園，在那兒他的目的地是愛德曼·郁爾太太家。他向門給他的女僕詢問郁爾太太在家沒有，得到一個肯定的答案。

「有人和她一塊嗎？」

「一位太太——卡德太太。」

「那麼請你替我通報一聲，問問郁爾太太能不能會我。」

他被迅速地引到客廳。那兒他見着女主人，她的兒子，以及卡德太太。至於呂雅敦太太，他的眼睛遍尋不着。

「我很高興你來了，」郁爾太太用信賴的語調說。「近來我久想見你。自然你已經知道我們的可悲的煩惱吧？」

「我在今天才聽見說。」

「從呂雅敦先生本人嗎？」

「不是；我還沒見着他。」

「我巴不得你見着他！我們急於知道他給你什麼印象。」

「他給我什麼印象？」

「家母有個幻想，」約翰·郁爾極言，「認爲他的心理不具健全的。我也承認上次我見他的時節，他的舉動確是古怪。」

「我的丈夫也以爲他很奇怪，」卡德太太說。

「他又轉回醫院了，我聽說——」

「那是在環城路開的一個分院，」郁爾太太回答。「他住的塊方也是可怕——伊斯吞最壞的一部分裏面的一個討厭的僻巷子。本來我應該去看他一下，不過我真怕，他們給我那麼一個關於那地方的敘述。而且人人都說他有那麼一個狂亂的像貌，而且說話那麼稀奇古怪。」

「這話只在我們中間說得，」約翰說，「誇張是無用的。他此刻住在一個最僻最壞的洞穴中，那是真的，而且卡德說他的樣子病得可憐，不過，他的神志自然也許和我們是同樣的清明哩。」

嘉士勒傾聽這些話，帶着不小的驚愕。

「呂雅敏太太呢？」他問。

「我很抱歉她的身體很不好，」郁爾太太回答。「今天一整天她只好不出房間。這件事對她是那樣一個震驚，你儘想像得到。它來得這麼異乎尋常的突兀。沒有一個字的預

魯，他的丈夫突然宣佈他已經接受了書記職務，而且立刻就移居東端。你想！而且恰好在他已經準備，你知道，前往南坪海濱，想在海洋上氣的感應力下另寫一本書的時候。他的健康一點不好；我們大家都知道，並且聯合勸他在濱海地方過夏天。就情勢看來，似乎單獨去好些；卡德自己可以隨時去南坪。而南坪之間，一切改變，而且方式那麼可怕！我決不能相信是「一個心理學家的行為？」

嘉士勃知道這個事件的解釋本來可用更撲實的語句；郝爾太太故意將她女婿的行為的充分的然而卑劣的原因隱匿不說，這也是人情之常。

「你知道我們的處境如何痛苦，」這位老婉其詞的太太繼續說。「即令微露呂雅致先生對他的行動不能負責，這是多麼可怕，然而我們又怎樣向我們的朋友些解釋這種特殊事態呢？」

「我的丈夫怕呂雅致先生也許要痛一場大病，」卡德太太說。「好可怕啊！住在那麼一個地方！」

「望你憐然去看他一下，米爾先生，」郝爾太太力詞。「我們很樂於聽到你的意見。」

「自然我要去，」嘉士勃回答。「你可以將他的住址告訴我嗎？」

他留了一個鐘頭，在動他身以前，這個問題又被討論，帶着咬最初爲多的坦白；就是「錢」這個字也有一兩次聽到。

「卡德能生曾經得意地允諾，卡爾太太說，『竭力打聽一個適宜的位置。這似乎是一件最難人聽聞的事，一個成功的作家竟會這樣決心捨棄他的前途；兩年以前誰能想像到這事？不過他好像現刻還繼續下去也顯決不可能——即令真沒有理由相信他的，理是錯亂的。』」

一輛二輪馬車爲卡德太太來，卡德即告辭，壓抑了她的天生愉快，適應當前的情勢。一兩分鐘後，米爾也離開這房子。

他大約步行了二十碼，並不多走到卡爾太太的房子坐落的這條寂靜的街的盡頭，突然一個人由街角一溜，走近他的身邊。他一刻認出了這人的形狀，而且轉瞬之間他和呂雅敦面對面碰頭了。兩人都停住腳。嘉士勃伸出手去，但對方好像沒有注意。

「你正由卡爾太太家出來？」呂雅敦說，帶着一個奇異的微笑。

藉了煤氣燈的光，他的臉表現蒼白和凹陷，而且他呆呆地釘住嘉士勃看。

「是嗎。確實是，我去那裏打聽你的住址。爲什麼這一切你不讓我知道呢？」

「你去過我原住的地方嗎？」

「沒有，你的事是惠卜德爾告訴我的。」

呂雅敦轉向原來的方向，開始緩緩地走；嘉士勃隨在他的旁邊。

「我怕我們兩人中間總有了一點隔閡吧，呂雅敦，」嘉士勃說，眼睛瞥了他的同伴一下。

「我和每個人中間都有一點隔閡，」這是回答，聲音很不自然。

「你對於事情的看法太悲觀了。倒是，我是不是耽擱了你呢？你正是到——」

「什麼地方也不去。」

「那麼到我屋子去，讓我們看看還能不能像從前那樣談話。」

「你從前那樣的談話實在不很合我的胃口，米爾溫。它太害了我。」

嘉士勃凝視着他。郁爾太太似乎瞎說的詔難道真有點根據嗎？這句答話說得這樣毫無意義，這樣不像呂雅敦的談吐，使得這位較年輕的人經歷了一個突然的驚恐。

「太害了你，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他們已經轉到一個較為寬廣的通衢，不過在這時候也少有人來往了。呂雅敦的雙手插在一件襖襖的大衣口袋裏，頭向前俯，走得很慢，什麼也不看。在短時間內他還不作答，後來用不穩定的聲音說道：

「你那談話的樣子常常都在讚美成功，堅持它是一個人應該每飯不忘的惟一的目的。要是你單獨對我一個人談，那不致有什麼關係。但是常常總有人在旁邊。你的話發生了影響；現在我知道了。我之被遺棄，大體是由於你，因為我已沒有成功的希望了。」

嘉士勃最初的衝動是想以憤慨的否認來抵抗這個非難，但是一種哀憐之感終於占了優勢。見着這位打敗了的人夜間徘徊於他的妻和子舒服地任着的房廳的附近，這是令人苦痛的；而且他說話的聲調顯露出那麼深深的煩惱。

「這是一件說來最駭人聽聞的事，」嘉士勃回答。「你和你太太中間發生的事自然我毫無所知，不過我相信我對這些事一點沒有關係，正和你的其他任何相識一般。」

「你儘管相信，但是你的說話和你的示範影響了我的妻來反對我。你當然無此存心；我也決不會這樣假設。這祇是我的不幸，並無別的。」

「我之沒有這樣存心，我想你也用不着說。不過你是在最奇異地欺騙你自己。我怕說直率的話；我怕得罪你。但是你還能回憶大約在你結婚的時候我說過的話嗎？那時你不高興這番話，現刻你要記起也使你不快。假設你果然以為你的太太因為你倒覆就對你不情，那也就用不着考察旁人的影響來作解釋了。」

呂雅敦掉臉向着說話的人。

「這樣說來，你不是常把我的妻認作一個在患難時就會拋棄我的女人嗎？」

「我不願意回答這樣說出的問題。要是我們已經不再用昔日的友誼交談，最好不要討論像這樣的事情吧。」

「唔，實際上你已經回答了。自然，你提及你所說的那番話，我是記得的。你那時的話對與不對並不影響我現在的說話。」

他講話帶着鈍的執拗，好像精神疲勞不容許他多說似的。

「這樣的責備是無法辯論的。」米爾溫說。「我相信它是不真實，這就是我能回答的一切。不過你大約覺得我的這點特別的影響現刻依然被利用來反對你吧？」

「這個我一點不知道，」呂雅敦回答，用同樣沒有抑揚的語調。

「唔，爲剛才已經告訴過你，這是你的太太到這兒以後我第一次來郁爾太太家，並且我沒看見她；她身體不大好，不許出房間。我很高興幸而這樣——我沒會着她。今後我將完全和這一夜遠離，總之只要你的太太和他們住在一塊的時候。自然我不會向任何人說理由；那是決無此理的。不過你也不要怕我會污蔑你。真的！你把我弄得這麼一個可愛的人物了！」

「我原來不願說的話，我原來應該說的話，現在我都說了。你一定會誤解我；我

也沒有法子。」

呂雅敦步行了幾個鐘頭，實際已經筋疲力盡。他變成默然了。嘉士勃，他的假作癡，是故意的，雖然並非惡意地如此，也默然不言了；他不相信他和愛眉的談話會嚴重地影響了事情的當軌，不過他知道他會經常私自和她說了些話，這些話大約決不會出諸他的嘴唇。假設她的丈夫在場——一些小小的輕蔑的詞語，壞處不在字眼而在聲調，這是從他的動輒就自命優越的那一點情不自禁的願望生出的。他也有弱點，不過他的弱點和呂雅敦的完全兩樣。他的弱點是虛榮心，有時會引人做下叛逆的事情，而自己還相信決不如此。受了自責，他只好逃避在假裝痴狀裏面，然而這也暴露了他的卑劣。

他們走到韋斯波恩公園的車站了。

「你的住處離這兒很遠，」嘉士勃冷淡地說。「你要搭火車去嗎？」

「不。你愛我的妻生病嗎？」

「哦，沒有病。至少我沒聽說有什麼嚴重。爲什麼你不是回屋去呢？」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判斷。」

「是的；請你原諒。我要在此地搭火車了，再會吧。」

他們互相點頭，但是沒握手。

一兩日後來爾溫寫信給郁爾太太，說他已經見過了呂雅敦；他沒有敘述會談發生時的情形，只是表示他的意見，認為呂雅敦是在一種神經病狀態之下，而且因為受苦變得大非昔比。他也許要走到確然的精神病的路上，似乎十分可能的。「不幸我自己對他不能有什麼用處；他對我已經沒有從前那樣的友好的情感了。不過他的朋友有力量的確應該努力使他拔出可怕的絕望的泥淖。倘若他不有效地被人援助一下，誰也不能說要發生什麼事。一件事是確實的。我想：他已經沒有自助的希望了。健全的文藝工作不能期之於他。這麼良好的一個人，而且是具有這麼優美的腦筋的人，要是竟至死在道旁，當着有勢力的人不難使他恢復健康和有用的時候，這似乎是一件殘酷的事。」

夏季幾個月過去了。嘉士勃很能踐言，果然沒有到郁爾太太家去；但是在七月當中他曾在卡德夫婦處遇着那位太太，得知一切情形仍沒變更，他在別處也曉得如此說。在八月裏，郁爾太太在海濱住了兩個禮拜，愛眉陪伴着她。米爾溫和他的兩個妹妹接受邀請去瓦特巴洛訪友，離城大約三個禮拜，最後十天是在外特島 (Isle of Wight) 過的。這是一個很花錢的休假，不過多娜原來有病，她的哥哥宜言他們若是換換空氣，大家工作起來都會更好些。亞勒弗烈·郁爾帶着妻女居住在肯特 (Kent) 的某個鄉下。多娜和瑪利安時常通訊，下面是多娜某次信中的一段：

「自從我們離城以來，嘉士勃對我們非常和善。從前我對於這個休假多少有些疑慮，因為從經驗上，我知道我們久住一塊，對於他和對於我們都要不得；他厭倦了我們的相聚，於是他的自私——相信我，他的自私不少——會以我們不喜歡的方式顯露出來。但是我從來不知道他會這樣寬恕。對於我他特別仁慈：因為我的頭痛和身體一般的虛弱。這位青年，若是境遇好，也許會變成較之摩德和我從來預料的更好得多，還不是不能的，不過事情必得很是順利。他的改善才能永久。我只希望他不久可以賺得大量的錢。假設這話你聽去覺得鄙俗，我只能說嘉士勃的道德的天性決不是安全可靠，在他還不能免去貧窮的危險的時候。世間確有這樣的人，你知道。若他是個窮人，眼睛看不見的地方我就不能信賴他；要是有錢，他就是個過得去的人——就一般男子來說。」

多娜寫這樣語氣的信，無疑地是有她的理由。和她的朋友談話中他不會說這樣的話，她藉着不在一塊的機會用文字通知。

她們轉來以後，兩個姑娘對於她們爲佐利·莽克公司製造的書有很好的進步，到了十月初旬就寫成功了。多娜現在正爲英國女兒寫些小東西，摩德已經開始間或替一家畫報做小說的書評。雖然住在寒微的公寓，她們已經和波士頓·萊特太太以及她的一些朋友發生社交關係；她們的地位人家已經了解，所以縱然接受邀請，她們用不着怕有不受

歡迎的人會突然降臨到她們的寒儉的小小起坐廳來。妹妹對於嘉士勃為她們獲得的交際不甚重視；只要有瑪利安·郁爾做一個伴侶，她就十分滿足在家裏度過晚上的時間。但是摩德很樂于被介紹和生人相會。她被人家讚賞，而她自己也知道。謹慎不能禁止她購買較之從鄉下家裏帶來的更漂亮的衣服，而且因她無法改造她的一切裝具，來和她所常常研究艷美的那些有錢小姐的觀瞻並駕齊驅，這使她深深地感覺苦惱。她的障礙在暫時是無法克服的。她沒有人當她的監護人；因為貧窮她得不着親密的交誼。一個不常得到的吃中點的邀請，一個在閒談的神聖時間去訪問人的許可——這就是她所能希望的一切了。

「我勸你沈着些，」嘉士勃向她說，有一天他們在海邊談話的時候。「你的生活沒有習俗的保護者，這怪不得你，不過你必得很小心了。你現在剛認識的這般人對於社交慣例並不拘執，他們也不因為你窮就確實輕視你；同樣他們的慈悲也不可以看得太認真。暫時你要十分鎮靜；使他們曉得你自知你的地位並不十分正常——自然要以謹慎巧妙的方式做。只可能，我們馬上設法使你個個把有體面的人一塊居住。這一切是很可鄙的，自然；不過我們處在一個可鄙的社會，沒有旁的辦法。千萬不要因為爾莽把你的機會弄壞；安心多等候一下，到我們多有點錢的時候。」

十月中旬某晚八點半鐘的樣子，嘉士勃捧着多娜的一個預料不測的過訪。那時他正在起坐間，抽着煙閱讀一本長篇小說。

「出了什麼事吧？」他問，當他妹妹進來的時節。

「沒有；不過今晚我只一個人，我想來看你不在家。」

「那麼，摩德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今天午後她到雷因 (Jane) 夫婦那裏去，雷因太太約她今夜去大華 (The Gaiety)……她說她原來邀請的一個朋友不能去了。門票要成廢紙。摩德轉去和他們晚餐。她要坐二輪單馬車回家。」

「雷因太太怎麼一下子這樣多情起來？把你的東西取下；我沒有要做什麼事。」

「拉德維小姐 (Miss Radway) 也要去。」

「拉德維小姐是誰？」

「你不認識她？她住在雷因夫婦家。摩德說她爲西端做文章。」

「雷因那傢伙也和她們同去嗎？」

「我想不。」

嘉士勃沈思了一會，眼睛注視着烟斗。

「我猜她一定非常興奮的吧？」

「很是的。她好久就想到大華去。這沒有什麼害處吧，有嗎？」

多娜發這個問題，帶着一般姑娘們講到可懷疑的題目就會有的那種心不在焉的態度

「害處，沒有。白癡和活潑的音樂。如此而已。現在太晚了，不然我也帶你去。開玩笑。糟糕！她應該有好一點的衣服。」

「哦，穿起那套外出服她已經很漂亮了。」

「呸！不過我不喜歡她和雷因夫婦瞎跑。雷因是個大流氓；這多少會反映在他老婆身上。」

他們閒談了半個鐘頭，一個輕輕的叩門聲打岔了他們；來人是女房東。

「惠卜德爾先生來會你，先生。我向他提及米爾溫小姐在這兒，所以他說他不上來了，除非你叫他來。」

嘉士勃向多娜笑了一笑，低聲說道：

「你的意思如何。要他上來不？他是會注意他的舉動的。」

「聽你的便，嘉士勃。」

「請他上來，湯姆遜太太（Mrs. Thompson），勞駕。」

惠卜德爾先生出現了。他走進來，帶着較之只有米爾溫一人存時更多的禮貌。他的顏面上有着莊重的恭敬，他的步子很輕，他的整個的舉止表出忸怩和愉快的預期。

「這是舍妹，惠卜德爾，」嘉士勃說，帶着抑制的開心。

這位從事文藝顧問事業的人做了一個沒有使他失去聲譽的鞠躬，而且開始用低而謙恭的話調說起話來，耳朵聽去也一點不討厭。他的舉動態度確是一位紳士，他之陷落到近代文丐街那個飢餓區域，不過近幾年的事。

「那指南的銷路如何？」米爾溫問。

「好得很！我們已經差不多賣去六百本了。」

「舍妹也是你的讀者之一。我相信她曾經認真地研究過這書。」

「真的嗎？你真的唸過這書，米爾溫小姐？」

多娜確告他說她曾經唸過，他的欣喜真是沒有界限。

「這書無論如何不純是廢物，」嘉士勃好意地說。「在爲雜誌寫作的那一章裏面，有一兩個很好的暗示。可惜你不能應用你自己的忠告，惠卜德爾！」

「你真殘忍得可怕！」惠卜德爾提出抗議。「今晚上你都不饒我一下！但是不幸這

話完全是真的。米爾溫小姐。我指出途徑，但我自己不能走這途徑。你不要以為我從來沒有成功把東西刊行過；不過我不能維持它當爲一種職業。你的哥哥是成功的人。一個少有的容易！真羨妬他。現刻從事寫作的人少有這樣本領。」

「請不要信他比他本來還更自負吧，」多娜插嘴說。

「畢芬的消息如何？」嘉士勃問，過了不久。

「他說月內可以完成雜貨商貝力先生了。前幾天有一夜他讀了後面的一章給我聽。那真很漂亮；最不尋常的文章，在我看去。要是他不能使這本書印行出來，那真是大家的恥辱；真的。」

「我真希望他能！」多娜笑着說。「貝力先生我聽得還嫌熟，要是始終不能讀到，那才是個大失望哩。」

「我怕這書不會給你很多的歡喜，」惠卜德爾回答，躊躇地。「書中的材料是那麽粗俗。」

「而且書中主人公更粗俗！」（註二）嘉士勃有趣地大叫起來。「哦，事實倒是十分

莊重的；不過頗爲沈悶罷了。端正地卑賤——或者是卑賤地端正？畢芬的公式是那一個人？一個禮拜之前我見着他，他那樣子比從前更飢餓了。」

「哦，但是可憐的呂雅敦啊！不久以前我在國王十字街撞見他。他沒看見我——常常望着地面走路——我也沒有勇氣停住他。他已經成了他本來面目的幽靈。他不能活久了。」

多娜和她哥哥彼此瞥了一眼。嘉士勃好久沒有向他妹妹談到呂雅敦夫婦；現在關於這一家的消息，無論夫或妻，他都不大聽到。

談話進行得那麼投契，惠卜德爾簡直失了時間的意識。到了十一點過鐘，嘉士勃覺得不能不提醒他一下。

「多娜，我想我必得送你回家去了。」

客人立即準備起身，他的告辭和他的進來一般恭敬。雖然他不可以說出心中的思想，但是面上很明顯地有一種希望，希望他將來再被特許和多娜·米爾溫小姐相會。

「不算一個壞傢伙，」嘉士勃說，當着只有多娜和他在場的時候。

「一點不。」

她曾經聽過惠卜德爾半年前不幸的求婚故事，她對於這事的回憶解釋了她說話時的微笑。

「事業總不進步，我怕，」嘉士勃繼續說。「他每年有二十鎊津貼，自己再賺五六

十鎊。要是我在他的地位，我要設法找點正規的職業；他有可以幫忙他的人。溫厚和誠的傢伙；不過要是你沒錢，那有什麼用呢？」

兄妹二人一塊出門，步行到兩個姑娘的公寓。多娜正要用她的前門鑰匙，但是嘉士勃阻止她。

「不。廚房裏還有燈光；不如敲一下門，因為我們回來這麼晚了。」

「爲什麼呢？」

「不要管；照我告訴你的做。」

女房東開門讓他們進來，嘉士勃和她說了一兩句話，說明他要候到他的妹妹轉家；三樓上窗子的黑暗證明了摩德還沒回來。

「你真有些怪想！」多娜說，在他們上樓的時候。

「一般的人都有，不幸得很。」

棹上放着一封信。信是交摩德的，多娜認出是瓦特巴洛一個朋友的筆跡。

「這定然有點什麼消息，」她說。「海勒斯太太 (Mrs. Haynes) 是不會寫信來的，除非有點特別的事報告。」

恰在夜半的時節，一輛二輪單馬車走到房前。多娜跑下去替她姐姐開門，摩德進來

帶着很明亮的眼，而且兩頰也比平時更有血色。

「這麼晚你還在這兒！」她走進起坐間，見着嘉士勃說。

「我要知道你平安回來我才感覺舒服。」

「有什麼怕？」

她拋過她的外衣等物，笑起來。

「唔，你快樂嗎？」

「哦是臨！」她不在意地回答。「這封信是我的？海勒斯太太有什麼話說，我奇怪？」

她拆開信封，開始匆忙地瀏覽那張信紙。她的臉色變了。

「你們覺得如何。都爾先生死了！」

多娜發出一聲驚叫：嘉士勃露出最熱心的關切。

「他死在昨天——不，是前天。他在一個公眾集會上舊病發作，被送到醫院，因為較家還近，過得幾個鐘頭就死了。這事畢竟來了！我不知將來結果是什麼呢？」

「什麼時候你能見着瑪利安？」她的哥哥問。

「她也許明晚會來。」

「不，她不是要去送葬嗎？」多娜提醒大家。

「也許；還說不定。我想她的父親定然會去，無論怎樣。前天？那麼安葬將在禮拜六，我想。」

「我應該寫信送瑪利安不？」多娜問。

「不；若是我，我就不寫。」嘉士勃回答。「最好等她說你知道後再寫。那一定不會久的。今天下午她也許已經到瓦特巴洛去了，不然就是明天早上去。」

海勒斯太太的來信大家傳閱。「人人都相信，」信上說，「他的金錢有許多要留作公益之用。公園的地皮業已購得，他一定已經準備執行這件事的計劃。不過我希望你的在倫敦的朋友們也可得到好處。」

過了多時嘉士勃才結束了這個推究的談話，自行回家。就是到了寓所，他也不大有意就睡。約翰·郁爾的死這件事歷來不斷地在他心頭，不過他常常恐怕這事也許要好久以後才會發生；現刻的突然宣告使他大受刺激，好像他也是死者的一個親屬似的。

「他媽的公益！」他帶着這麼一個思想睡覺。

(註一)雜貨商一字在英文爲 grocer，其音等於 grocer，義爲「更粗俗」。故嘉士勃以此爲戲。

第二十一章 郁爾先生下鄉

自從上次因了新潮那篇不愉快的評論引起的家庭風波以來，亞勒弗烈·郁爾和他女兒的關係遭遇一個恆久的變化，雖然還沒到除了有關係的兩人而外別人也注意得出的程度。表面上他們仍然共同工作，談話也和素來習慣的差不多；但是在許多細微地方，瑪利安感到她父親對她已經不復有完全的信任，對於她的工作的熟練和慎重，也不復發生像從前同樣的快感，在郁爾方面，又十分清楚地看出他的女兒已經別有心事，不是從前只想幫助他使他滿足的願望，又看出她已有了一個自己的生活，和他想使她堅守不移的那個生存是背道而馳，而且在若干點是不能兩立的。公然的齟齬沒再發生，不過父女間的談話，每達到了有衝突朕兆的階段，彼此默契，常常就會停止；在郁爾方面，每個這種預兆是強烈憤懣的一種原因。他怕激怒瑪利安，而這恐懼又成了他的自尊心的一種苦惱。

他所知道的事實只是他的女兒常和兩位米爾溫小姐通訊，除此而外，她和兩位姑娘

的哥哥交情如何，他一點不知道，並且也發現不出什麼，而這點無知，較之一個可憎的事實的充分確信更爲難受。像嘉士勃·米爾溫這麼一個人，他的名字常使他不得不注意到，一個新興的定期刊物作家，而且又是那個萬惡的法吉的走狗——這樣一個前途優良的年輕傢伙，會認真地戀着像瑪利安這樣一個女子，似乎未必有的，除了，真的，一個理由，即是說，對於機會確有很銳敏的眼光米爾溫，說不定把這姑娘看作老約翰·都爾的姪女，因此值得注意在心，直到決定她是否會因她的伯父之死而得到利益。因了對這年輕人的根深蒂固的憎惡，他不讓自己承認米爾溫方面除了卑劣的動機還有什麼，假設，真的，瑪利安和嘉士勃相互間不只是泛泛的相識；於是他使自己深信，對於女兒福利懸念，在他至少是和僅是對於法吉的同盟者的偏惡同樣強烈的動機，而且說不定此人就是批評英國散文一書的人。米爾溫對於女子最會玩擒縱手段，而瑪利安：因了自己的地位的特殊情形，很容易會被一個狡猾的投機家的欺詐所迷惑。

她之決不再提到新潮上那篇評論，可以有幾種解釋。也許對於米爾溫是作者或不是作者兩方面，她都不能確信；也許她有理由可以懷疑這青年就是做那篇文章的人，也許她僅是畏避把一個說不定會暴露她想保持秘密的事的討論重提。最後一個解釋是實際情形。見着她的父親不把這問題時時提起，瑪利安斷定他已發現他是誤聽人言。但是在郁

爾方面，雖然他已聽得原來的謠言被他在別的事件上定然信賴的人所否認，總不肯拋棄這鼓勵他的偏見的懷疑。即使米爾溫不是這篇評論的作者，說他是的也很可能；而且在文藝界的閒話當中，什麼確實會得到呢？

在父親的情感中有一個妒忌的元素。就算他並未以父親做得到的全部熱情來愛瑪利安，至少他對她的愛勝過於對其他任何人，現在女兒似乎漸漸離他而去，因此對這一點他強烈地感到。假設他失掉了瑪利安，他真要成爲一個寂寞的人，因爲他把他的妻是看作無足輕重的。再說到智力上，他需要他女兒的全部鞠躬盡瘁；想到他爲他的熱心逐漸減少，也許她已開始把他的作品視爲無價值而且陳腐，若是和新的前輩比較起來，這是他所受不住的。然而這一定是常和米爾溫那樣一個人接觸而生的結果。在他看去，似乎他已在她的言語態度上觀察出這個來；所以有時他很費力抑制自己，才不發出引起糾紛的非難或諷刺。

要是他習慣於苛酷地對待瑪利安，如同對待她的母親一樣，自然他的情勢還要單純些。但是他又時時尊重她，而他恐怕忘掉她報答他的那點多少的尊敬。在她的敬重上他業已遭受損失，說不定較他自料的更甚，而且他的脾氣的逐漸變壞使他時時有遭遇他所害怕的衝突的危險。瑪利安不比她的母親；她不能降服於苛虐的待遇。因了這樣警戒，

他竭力避免豐隆的爆發，常常希望他可以了解他女兒的情形，而且發現他的最大恐懼是毫無根據的。

在夏季他曾兩次詢問他的妻，是否她知道一點關於米爾溫兄妹的情形。但是郁爾太太不是能預聞到瑪利安的秘密的。

「我只知道她去看望那兩位小姐，而且兩位小姐在寫作某種東西。」

「她竟然不向你提到她們的哥哥嗎？」

「從來不。自從她告訴我兩位米爾溫小姐不會再來此地以後，我就沒有從她的嘴裏聽到他的名字。」

他對於瑪利安決心不讓她的朋友到聖保羅新月來，並不感覺不安，因為這倒免去他一時時縈迴的煩惱；不過，在他一方面，要與她們繼續來，那麼對於瑪利安和高士勃的際他不至於這樣在黑暗之中了；零碎的情報定然可以隨時被他的妻從姑娘們的談話當中搜集到手。

在七月的整月當中，他受他的舊有的肝臟病的襲擊很厲害，因此郁爾太太須得忍受他的變份的壞脾氣，一是自然向她發出的，一是因為瑪利安的。在八月間情形稍為好轉，但是因為恢復了苦工，伴着也恢復了郁爾的乖僻和兇暴。屬於職業上面的形形色色的

不幸——一些朕兆，他非常了解，表示他越來越難維持自己的地位，和新的作家競爭！——更加劇了他的怨尤。寒冷多暴風的九月的陰鬱在這個位於卡謨登鎮的屋層中是雙重的慘淡，但是到了十月間，太陽重新出現，似乎將這位文藝人的心熾緩和了一些。正當郁爾太太和瑪利安開始希望這個長期的煩悶一定將告終了的時候，又發生一件意外之事，這件事就在境遇最好的時候也要引起禍患，至於在現刻情況下更成爲大大的不幸了。

那是一天早晨大約十一點鐘左右。郁爾在他的書房裏；瑪利安在博物院；郁爾太太出外買東西去了。前門來了一個尖銳的敲門聲，女僕開門，對面站着一位裝束不壞的女人，她厲聲問郁爾太太在家沒有。

「沒有？那麼郁爾先生呢？」

「在的，太太，不過我恐怕他復忙。」

「我不管！我非見他不可。你說戈璧太太（Mr. Gody）立刻要會他。」
女僕，不無疑懼，在書房門口傳達了這個使命。

「戈璧太太？戈璧太太是誰？」文學家叫起來，惱怒這極妨礙。

走廊上發來回答，因爲客人緊跟在後面。

「我是戈璧太太，住在荷洛威路，雜貨商C. O. 戈璧先生的太太。我想和你說話，郁爾先生，既然郁爾太太不在家。」

郁爾狂怒地站起來，張目看着這女人，女僕已經不願意地讓它過來了。

「你和我有什麼事要說？要是你想會郁爾太太，等她在家的時你再來吧。」

「不，郁爾先生，我決不再來了！」女人紅着臉說。

「我以為在此無論如何我會得着可尊敬的待遇；但是我看看你和你的親戚些差不多，在對人方面，雖然你確是穿着較好的衣服，而且——我想——自稱是一個紳士。我決不再來了，你必得聽我說話。」

她猛烈地關上門，帶着粗暴的挑戰態度站着。

「這一切爲的是什麼？」怒氣填胸的作家問，克服了想把戈璧太太連肩提起來，擲出外面的一個衝動——雖然要做出這件勇敢的事業他也許會遭遇困難。「你是誰？爲什麼你要來這兒喧鬧？」

「我是一個有體面的人體面的太太——這就是我，郁爾先生，假設你想知道的話。

我常常以爲郁爾太太也是一樣，從我們和她在店裏的交易看來，雖然我們不深知她，真的，只聽得她住在聖保羅新月。所以她也許是體面的，雖然我不能說她的丈夫的行爲像

不像他自命的樣子。但是對於她的住在荷洛威的拍克街（Parker Street）的親戚，我就不能這樣說，他們我想也同樣是你的親戚，至少因為婚姻的關係。假設他們以為要侮辱我，而且用他們的下流的話——」

「你講的究竟是些什麼？」郁爾大喊起來，提到他的妻的卑賤的家屬使她氣得發狂。「我和這些人有什麼關係呢？」

「你和他們有什麼關係？我想他們是你的親戚，不是嗎？而且我想安妮·露德（Annie Rudd）那女孩是你的姪女，不是嗎？至少她是你太太的姪女，那也是一樣，我常常懂得的，雖然我敢說身邊有這麼多的書的一位紳士是能夠改正我的，假設我說錯的話。」

她鄙夷地把滿堆着書的牆壁四面一望，却也帶着些驚訝。

「這個女孩又怎麼呢？求你仁慈一點，把你的來意說一說，好不好？」

「是的，我有的是仁慈！我想你狠知道我把你的姪女安妮·露德雇去當家中使喚的女僕——她把這確切的定義重複一遍——」當家中使喚的女僕，因為有一次郁爾太太偶然問我，知道有沒有地方安插一個女孩子，她從沒出過門，不過很靠得住能盡心做事。可以使一個賢良的主婦滿意。我想你總知道這件事吧？」

「這類事我一點不知道。我和僕人有什麼關係？」

「唔，你和他們關係多也好，少也好，總之這是事實。她報復我真好，你的那位姪女，露德小姐。我從來和僕人惹的麻煩沒有這樣過！現在她私逃回家，我不怕煩難追她去，反而受着侮辱欺賤，真是從沒這樣受氣過！哦，他們是一個漂亮體面的人家，露德一家子！露德太太——她就是郁爾太太的妹妹——真好漂亮而且說話客氣的一位貴婦，那當然囉！要是我把她的話照說出來——不過我不願低了我的身分。而且我歷來是個兇暴的主婦；我虐待下人，不給她們充分的東西吃，而且給她們的工資比倫敦任何一個女人都要刻薄些！這是我到荷洛威的拍克街去打聽出來關於我自己的話。而且我來這兒問一問郁爾太太介紹從那麼一個家庭出來的那麼一個東西送我什麼用意，我又被她的紳士丈夫侮辱一回。」

郁爾臉都氣青了，不過輕蔑之極反而阻止了他說出他心中的感覺。

「我剛才說過，這一切和我全無關係。我會使郁爾太太知道你來過。現在我再沒閒暇的時間了。」

戈壁太太更長篇大論地重述她的苦情，但是在她結束以前，郁爾早已重行坐在棹邊，裝作不睬她。最後，那位大基的女人用力扯開了門，沿着走廊一路高聲痛罵，而且帶

着可怕的砰然一聲離開房子。

過了不久郁爾太太回家。在脫去衣服之先，他帶着所買的一些東西走到廚房，在那裏她從女僕口中知道她不在家時發生的事件。恐懼和戰慄占據了她的全身——當被施丈夫的盛怒所引起的種種煩亂驚恐的恐怖——但是她又感覺不能不立刻到書房來。在那兒發生的一幕，在郁爾方面是下流的橫暴，在他太太方面是嚇着了自責，後來轉變為悲憤的憤慨，受了這樣苛虐的待遇。一場風波完畢，郁爾拿起帽子走回去了。

他沒回家吃中飯，傍晚瑪利安從博物院回來的時候他仍然不在。

在客廳裏不見她的母親，瑪利安走到廚房樓梯頂上喊。女僕回答郁爾太太在她臥室裏；並且似乎不大舒服。瑪利安立刻上去，敲臥室的門。過了一下，她母親出來，現出一張淚痕點點的苦臉。

「我不能忍受這個，瑪利安！你的父親對我太苛刻了。我是錯了，我敢說，並且這事的結果我原來也可以預料一些，不過別令我故意害他，他對我說的話也不能再壞了。這一切都是爲了安妮，因爲我替她在荷洛威路的戈璧太太家找了一個家。現在戈璧太太來這裏會着你父親，並且告訴他，說她被露德家的人侮辱，因爲安妮私行回家，她跟着去詢問。你父親就發了從來未有的脾氣。戈璧太太那個女人衝進他的書房，那時他正在

工作；這是在今天早晨，我又恰恰出外去了。她把一切過失放在我身上，因為介紹那樣一個女孩給她。我做這事爲的也是謀一個最好的結果，真是這樣！安曾經忠實地允諾她要好好做人，决不使我麻煩，而且似乎很感激我，因為她在家裏一點不快活。現在誰想到她會生出這些糾紛！本來我不應該做這樣一件事而不告訴你父親；但是你曉得我是怎樣怕和他說到這些人。我的妹妹又這樣常常說我應該自覺慚愧，從不幫助她和她的兒女一下；她以爲我有力量做許多事，只要我願意。現在我確實企圖想幫一點忙，然而結果成這個樣子！」

瑪利安帶着一團混亂的悲慘感情傾聽。但是她的同情強烈地在她母親一邊；就她對這破碎故事能懂得的來說，她的父親似乎沒有正當的原因應該這樣毫無憐憫地暴怒，雖然這樣一件事儘够引起他的最壞的缺點出來。

「他在書房裏嗎？」她問。

「沒有；他十二點鐘的時候出去了，現在還沒轉來。我覺得我總要想個辦法；我忍受不住了，瑪利安。他告訴我，說我是他生活上的禍因——是的，他說過這話。我不應該告訴你，我知道我不應該；不過這個我真受不了。我常常想盡我的力量做事，不過越來我越苦。要不是因爲我，他的脾氣不會這樣壞；這因爲他看見我就會發氣。他說我一

輩子阻礙了他；要不是因為我，他的景況也許已經比現在好多了。這也許是真的；我也常常想到。不過我忍受不住像這樣告訴我，而且每次他望着我，我在他的臉色上也看得出來。我必得想個法子，只要我離開了他，他必然會高興的。」

「爸爸沒有權利使你這樣不快樂，」瑪利安說。「我看不出你做了什麼應受譴責的事；在我看去，要幫助安妮一下是你的義務，假使事情的結果不幸，這也是沒有法子的。爸爸在發氣中所說的話，你不應該這樣認真；我相信他差不多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不要把它這樣放在心上，媽媽。」

「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瑪利安，」可憐的女人嗚咽地說，她感覺就是她女兒的同情也不能完全無缺，因為瑪利安的教育和高雅的敏感所加在母女之間的距離。「我常常想到不應該向你談到這些事，不過他今天對我實在太苛刻了。」

「我想你告訴我倒好些。事情不能老是這樣下去；我和你的感覺完全相同。我必得告訴爸爸，他把我們的生活造成對我們的一個重累了。」

「哦，你不可向他說這樣的話，瑪利安！無論如何我不願使你們父女之間失和；那成了我的大罪過了。我寧可走開，自謀生活，不願使你和他中間惹起糾紛。」

「惹起糾紛的不是你；是爸爸。我應該在早就和他說這話；我沒有權利袖手旁觀，

坐視你受他的唾罵的脾氣的痛苦。」

他們談話甚久，瑪利安越發堅決要和她父親的壞脾氣對抗一下，而且總之要解脫瑪利安這使人難於忍受的情況。她鹹歎這麼長久未免懦弱；在她現刻的年齡，當她母親受着這樣顯然不公平的待遇，她出頭干涉一下簡直是她的義務。她父親的行為不配稱一個有思想的人，應該使他感覺到這一點。

郁爾沒有回來。晚餐遲延了半個鐘頭，於是瑪利安宣佈她們不再等候了。母女二人吃了一頓可憐的飯，飯後同到起坐間去。在八點鐘的時節，她們聽見前門開了，接着走廊上又聽見郁爾的脚步聲。瑪利安立起身來。

「等明天再講！」她的母親向她耳語，忙忙拉住她的手臂。「等明天再談吧。」瑪利安！

「我非說不可！我們不能在這種恐怖中生活。」

她到達書房，正當地父親順手關門的時候。郁爾看見她進來，用那有血筋的眼睜視着她；他的容色混雜着羞恥和愠怒。

「你願意告訴我出了什麼岔子嗎，爸爸？」瑪利安問，她的聲音震蕩了她的神志上的苦痛，然而也表明了她的帶着來的決心。

「我實在無意談及此事，」他回答，措詞帶着一種拙劣的圓滿流利，這是他在最不高興時的特徵。「對於這事的情形，你最好到戈璧太太——或是一個大約這樣名字的人——那裏去，在荷洛威路。我和這件事再也沒有什麼牽連了。」

「這是很不幸的，那個女人拿這類事來攪擾你。不過我看不用媽媽有什麼應受責備的地方；我覺得你不應該這樣發她的氣。」

瑪利安用這樣話向她父親說，使她費了極大的努力。當他兇惡地掉轉身來向着她的時候，她倒退了幾步，而且感覺連站着都好像沒有氣力似的。

「你看不出她有什麼應受責備的地方？她和那些下等人總愛往來，是不是完全違反我的願望？我在我的書房裏受侮辱妨礙，是不是因為她愛介紹品性不良的女孩子給那些下流人做僕人？」

「我不覺得安妮·露德能夠被稱為品性不良的女孩子，而且媽媽為她設法幫幫忙是很自然的。你並沒有確實禁止她和她的親戚會面啦。」

「我已經千百次使她知道我一點不贊同這種往來。她十分明白這個女孩子定然會損害她的體面。要是她和我商量一下，我定會馬上禁止這類的事情；這是她所知道的。她把這事保持秘密，不令我知道，因為她聽得那會引起我的不高興。這樣污穢醜惡的事我

是不願沾染的；我不願我的名字被人在這類事件上面提到。要是我發你母親的氣，她只應該怪她自己。」

「你的發怒超過一切限度了。即令最壞，媽媽也只是行爲不審慎罷了，動機是很好。你使她像現刻這般受苦，未免殘酷了。」

瑪利安的抵抗越來越強。她的血熱起來了；從前使她幾乎和她父親衝突的那種激動現在又占據了她的心和腦。

「對於我的行爲你不是一個適當的裁判官，」郁爾嚴厲地回答。

「我實在不能不說話了。我們不能這樣生活下去，爸爸。幾個月以來我們的家庭幾乎老是悲慘的，原因是你時時發作的壞脾氣。媽媽和我不能不自衛；我們不能再忍受了。把今天早晨發生的那樣一件事作爲暴怒的藉口，你必然會感覺到是很難可笑。我怎能禁止批評你的行爲呢？當着媽媽已經迫得要說她寧可拋棄家庭和一切，不願再忍受她的痛苦的時候，我若不向你說，那就是我的錯誤。爲什麼你這樣無情呢？媽媽給了你什麼嚴重的原因？」

「我拒絕和你辯論這樣的問題。」

「那麼你是很不公平了。我已經不是孩子，我問你爲什麼家庭弄成了一個悲慘的地

方，而不是照道理應該是的家庭，這並沒有什麼錯處。」

「你要我解釋你應該十分明白的事件，這證明你還是一個孩子。」

「你的意思是說什麼事都應該歸咎媽媽？」

「這個題目不最適宜於父女之間討論的。要是你看不出它的不應該，請你離開自己反省一下，讓我做我的事。」

瑪利安躊躇起來。但是她知道他的斥責只是一個無價值的遁詞；她看出她的父親不能和她對視，對於他的這點羞愧的知覺迫着她結束了她開始談到的話。

「那麼我不談到媽媽，只說我自己。我因你的不親切受苦太甚；你要求的忍耐太多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我勒索你做的工作太多了？」父親問，神色好像是對着一個好反抗的書記說話似的。

「不。不過你將我工作的環境弄得太苦。我生活在常常恐怖你的忿怒的情況裏面。」

「真的？最近我什麼時候虐待過你，或是威脅過你？」

「我有時想到，威脅，甚至虐待，都要容易忍受些，較之一個永遠不變的陰鬱，它時時刻刻都好像就會突然變成暴行似的。」

「我感激你對於我的氣質和態度的批評，不幸我已經太老，無法改良了。生活使我成爲現在這個樣子。我還以爲你對於我過去的生活的認識，會有使你原諒我之缺乏愉快的效力。」

這句慘淡經營的句子的諷刺充滿了自憐的情緒。他的聲音說到句末時震顫起來了。而且他的僵硬的軀幹上也看得出一個戰慄。

「我指的不是缺乏愉快，爸爸。單是那樣決不會使我說出這樣的話來。」

「假設你要我承認我暴躁，任性，易怒。我並不反對。這種設備是十分真實的。我只能再問你一句：敗壞我的脾氣的是些什麼境遇？當你來到這兒，帶着一個對於我的行爲的一般的非難，我全然不知道你要求於我的是什麼，你要我說什麼話，做什麼事。我須得請求你說明白一點。你是不是建議我對於你和你母親須得設法贍養，離開我這個使你們忍受不了的接近？我的收入不多，我想你是知道的，不過要是真正有這種要求，我一定竭力設法履行。」

「這使我很傷心，你不能多了解我一點。」

「對不起。我想我們歷來都互相了解，不過那是在你未受制於陌生人的勢力以前的

在他的不如意的心境下，他動輒會吐露混亂爭鬥的任何思想。最後這點暗指是由於他這瑪利安感受痛苦而生的一個突然的良心呵責所引起的；他想防衛自己免除自疚，所以傲露出他的許多苛刻的真正理由。

「我沒有受制於任何與你敵對的勢力，」瑪利安回答。

「你可以這樣想。不過在這樣事情裏面，你很容易自己欺騙自己。」

「自然我知道你指的是什麼，而且我能確實告訴你，我沒有欺騙自己。」

郁彌突然向納射出一個探索的警視。

「你能否認你和一個——一個隨時以傷害我為快的人要好嗎？」

「我沒有和這樣一個人要好。你可以說出你心裏想的是誰嗎？」

「那是無用的。我不想討論一個只有使我們徒然齟齬的題目。」

瑪利安沈默了一會，然後用一個低而不定的聲音說道：

「這大概因為我們從沒談這個題目，所以才這樣不互相了解。假設你以為米爾溫先生是你的敵人，以為他是以傷害你為快，你是大大錯誤了。」

「當我看見一個人和我的最壞的敵人密切攜手，而且向那敵人希求榮寵，那麼我認爲他只要適當機會到來就會傷害我，我是很有理由的。一個人不必對於人性怎樣深切研

「究竟會確知這個。」

「但是我知道米爾溫先生！」

「你知道他？」

「比你能知道的多得多，我相信。你是從一般原理推出結論，不過我知道這不適用於這固的情形。」

「我相信你是誠實地這樣想。我重複一句：這樣的討論不能得出一點結果。」

「有一件事我須得告訴你。你懷疑米爾溫先生在新潮裏寫下那篇評論，這是不真的。他確實告訴我他不是作者，他和那東西毫無關係。」

郁癩斜視她，他的臉上現出懸念的樣子，但是立刻又轉成一個冷笑。

「那位先生的話無疑地你要重視了。」

「爸爸，你這話是什麼意思？」瑪利安進出這句話，她的眼睛也突然暴風雨似的閃出光采。「難道米爾溫先生向我撒謊嗎？」

「我不願說那是不可能的，」她的父親用和從前一般的語調回答。

「但是——你有什麼權利這樣侮辱他呢？」

「什麼權利我都有，親愛的孩子，來表示對於他或任何人的意見，只要我儘得確實。」

。我請你不要裝腔作勢，用戲台上的語句向我說話。你堅持我要說得明白，我已經說得明白了。我早就預告你，在這個題目上我們的意見大概是會一致的。」

「文藝上的爭執已經使你不能在這類事件上面誠實地批判。我真願我能永遠再不沾染這種可恨的職業，它這樣毒害人們的心靈！」

「相信我，我的女兒，」她父親鋒利地說，「更乾脆的是不和這些人往來，他們用純粹自私自利的精神運用這種職業，他們尋求的只是物質的昇進，而且他們無論和他人形成什麼關係，眼光中所有的只是自己的利益。」

他睨視着她，帶着不少的意味。瑪利安——在這對話中兩人始終站着——低頭俯視，沈埋在幽思當中。

「我說這話是具着強烈的自信，」她父親繼續說「而且不論你對我的動機怎樣不信任，我是企望保衛你不陷於因你毫無經驗容易陷入的危險。這大概也很好，你供給了我這個——」

大門邊響了兩下那種照例的敲門聲，它通常是宣告電局報差的到來。郁爾中斷了自己的話頭，屏等候的姿勢站着。女僕被聽着沿着走廊過去，開了門，於是向着書房走來。是的，那是一封電報。這樣的急信是不常到這間房子來的；郁爾撕開信封，閱看內容

，站着凝視那張紙條，直到女傭問他是不是有回電交那報差帶去。

「沒有回電。」

他緩緩地摺爛那電報的信封，走過一旁，將它擲進紙簍。那電報他拿放在寫字桌上。在這些時間當中，瑪利安都是俯首站着；現在他掉眼看她，帶着一個沈思的不快的表情。

「我不知道恢復我們的談話有多大好處，」他說，語調完全改變，好像一點更重要的東西已經占據了他的思想，使他對於過去的爭執不放在心上。「不過我自然十分願意再聽你還想說的話。」

瑪利安已經失去她的激烈。她心神恍惚而且精神抑鬱。

「我只能請求你，」她回答，「設法使生活對於我們少成爲一個重累。」

「明天我必得下鄉，要幾天才轉來；無疑地你聽見這話多少是些滿足吧。」

瑪利安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掉向那封電報。

「至於我不在的時間你做什麼事，」他繼續說，語調是苛刻的，不過有點抖顫，有點感情，和他剛才說話的聲音大不相同，「那完全由你自己決定。近來我感覺你幫我的忙，不像以前那樣樂從，現在既然你已經坦白說出，我若要求你的助力，自然很難得

到滿足。我必須讓你自己決定；你自己酌量一下吧。」

這話是憤恚的，不過並不兇暴；從他開始說話到說完的時候，他逐漸緩和到一種自感滿足的淒惻了。

「我不能裝作，」瑪利安回答，「我對於工作具有假設你的性情更爲溫柔我應該具的快感。」

「對不起。大概我在受苦的時候，是可以更努力一下，裝出舒服的樣子來。」

「你指的是身體上的痛苦嗎？」

「身體上和精神上。但是這與你無關。我這回出門的時間當中，我要把你的資備思索一下。我知道這種資備多少是應該的。假設可能的話，將來總要使你少些抱怨。」

他把房門四圍一望，終於坐下來；他的兩眼釘住在離開瑪利安的一個方向。

「我想你在什麼地方吃過了晚餐吧？」瑪利安問，當她瞥見他的疲憊無色的臉以後

「哦，我已經吃了一點東西。不要緊。」

「現刻好像他發現特殊的快感，用這種受難者的語調說話。同時他更被吸在思緒中了。」

「要不哩我爲你拿點東西上來，爸爸？」

「拿點東西——？哦不，不；決不。」

他又不耐煩地站起身來，接着走近寫字桌，把一隻手放在電報上。瑪利安觀察這個動作，並且注意他的臉；臉上的表情是熱望的。

「那麼你再沒話說了嗎？」他嚴厲地轉身向着她。

「我覺得我還沒有使你了解我，不過我也不能再說什麼了。」

「我很了解你，了解得太過。你會誤解我，不信賴我，我想也是很自然的。你年輕，我老了。你還充滿着希望，而我這麼常被騙，常被入打敗，我真不敢讓一綫希望進入我的心裏。非難我吧；儘量嚴酷地非難我吧。我的生活從來就是一個長期的苦鬥，而且假設現在——我說，」他開始一個新的句了，「只有生活的嚴酷方面向我顯現；要是我自己也變得嚴酷，這是無足驚訝的。拋棄我吧；走你自己的路，如像一般年輕人常常做的。不過要把我的警告記在心頭。牢記着我剛才給你的忠告。」

他說話奇異地突然發生激動。他靠在棹上的手猛烈地抖顫起來。過了片刻的停頓，他用重濁的話音加上這麼一句：

「離開我。明早我再和你說。」

瑪利安莫名其妙地受了一種感動，她立即服從，走到客廳去和她母親重在一塊。她走進的時節，郁爾太太懸慮地釘住她看。

「不要怕，」瑪利安說，很不容易講出話來。「我想今後會好些。」

「來的是一封電報嗎？」她的母親沈默後問。

「是的。我不知道是那兒來的。但是爸爸說他要下鄉去幾天。」

她們互相一瞥。

「說不定你的伯父病很重吧，母親低聲說。

「說不定是的。」

那夜晚陰鬱地過去。瑪利安被情緒弄困憊了，就寢得很早；次晨她甚至起來比平常更晚，下來的時候，她發現父親已經在早餐桌邊了。彼此沒有問候，吃飯的時節也沒談話。瑪利安看見她的母親常常用眼睛瞪她，態度特異地嚴肅；但是她感覺身體不快，精神抑鬱，不能把思想集中在什麼題目上面。郁爾離開棹子的時候向她說道：

「我想和你說幾分鐘的話。我會在書房裏。」

她不久就到他身邊去。他冷冷地望着她，用淡漠的語調說道：

「昨夜的電報是通知我你的伯父已經死了。」

「死了！」

「他是中風死的，在瓦特巴洛一個集會上。今天早晨我就要去，自然要停留到安葬以後。我看你沒有去的必要，除非，自然，你的意思那樣做。」

「不；我應該照着你的願望做。」

「我想我不在家的日子，最好你不到博物院去。你想做點什麼，就做什麼。」

「我仍然繼續那哈靈吞（Harrington）雜記吧。」

「隨你的便。我不知道什麼要服才適於你穿；你須得和妳母親斟酌。這就是我想說的話了。」

他的語調是叫瑪利安自己掙扎了一下，不過她找不出話來回答他的冷淡的言詞。一兩個鐘頭之後：郁爾就離開房子，並未向人告別。

他走後不久。門邊有了一位拜訪者的叩門聲；那是戈璧太太來了。在那時發生的會談中，瑪利安幫助她的母親忍受這位雜貨商的女人的猛烈的攻擊。經過兩個多鐘頭之久，戈璧太太敘述她的不平，責難那逃亡的女僕，責難郁爾太太，責難郁爾先生；因為沒有遭遇觸怒的反對。她在這時間內幸而能夠漸漸緩和下來，成爲正常談話的溫度，當她重復從這間房子走出去的時節，她的心情是一種尊嚴的不悅，這個她覺得對於昨天所受

的傷害多少是點補償。

這件麻煩的一種結果是延攔了母女之間關於約翰·郁爾之死那個題目的談話直到下午很晚的時候。瑪利安正在書房裏面工作，或者企圖工作，因為她的思想若干分鐘不會集中在這問題上面，於是郁爾太太走進去，帶着較之尋常更甚的胆怯。

「今天你的工作差不多完畢了嗎，親愛的？」

「對現在儘夠了，我想。」

她放下筆，往椅背一靠。

「瑪利安，你覺得你爸爸曾發財嗎？」

「我不知道，媽媽。我想我們不久就會曉得。」

她的聲調是夢一般的。在她自己看去，她似乎是在說到一點差不多和她無干的事情，談到一些並不影響她的思想習慣的空洞的可能。

「要是那個事情發生，」郁爾太太繼續說，用苦惱的低調，「我不知道我將怎樣辦

。」
瑪利安詢問地望着她。

「我不能希望那件事情也許不發生，」母親繼續說，「我不能，爲了他和爲了你；

不過我真不知道我將怎麼辦。他定然比從前更以爲我妨礙了他。他定然希望有一間大房子，大大不同地過生活；那時我能怎樣辦呢？我不能出面見人；他一定會因我太感覺羞愧。我一定不會感覺舒適；就是你也會以我爲恥吧。」

「你不可這樣說，媽媽。我從來沒有給你這樣想法的理由。」

「沒有。親愛的，你沒有；不過道是十分自然的。我不能過你們夠得上過的那種生活。我將會變成只是一個障礙，一種恥辱，對你們父女兩人。」

「對於我，決不會成爲障礙或恥辱；請你十分放心吧。至於說到爸爸，我差不多可以相信，要是他發財了，他會成一個更爲慈蕩得多的人，成一個無論在任何方面都更好的人。使他成爲較他生性更壞的是貧窮；它對於差不多任何人都有那樣影響。金錢也有時害人；不過，我想，決不能害那且有一顆良好的心和堅強的意志的人。爸爸天生是一個熱腸人；富裕會將他的一切最好的德性引出。他會重新慷慨起來，這他差不多早已忘却，因爲處在那些失望和鬥爭當中。對於那種轉變，不要怕它，你應該要希望它。」

郁爾太太發出一聲煩惱的歎息，焦慮地熟思了幾分鐘。

「我並不是這樣常想到自己，」後來她說。「我想到的是我對於你爸爸的障礙。恰好因爲我，他也許就不能夠照他原來的希望用他的錢。他一定會隨時想着，要不是爲了我

，事情些對於他定然更好得多、對於你也是如此。」

「須記着。」瑪利安回答，「在爸爸這樣年齡，人們不願大大有所改變。他的家庭生活，我相信，和現刻不會怎樣不同；他一定寧可用他的錢去開辦一份報紙或雜誌。我知道那會是他的第一個思想。要是更多的相識來他的家，那有什麼緊要，他總不至於還會願望時髦的交際社會。來的一定都是文藝界人，你爲什麼不應該和他們會見呢？」

「他不能有許多朋友的理由就是因爲我。」

「這是大錯。要具爸爸從來說過這樣話，在他發怒的時候，他知道那並不是真象。主要的理由從來是他的貧窮。招待朋友是花錢的；而且也花時間。不要有這樣焦慮的想法，媽媽。假若我們真要發財的話，我們大家都會更好。」

瑪利安很有許多理由來企圖使自己深信這是真實的。在她自己心裏，她也具有財富也許會影響了她父親的恐懼，不過她不能會自己來正視那較黑暗的前途形勢。對於她，許多事情都靠着慷慨的情感在愉快的影響下復活的希望。

直到這個談話以後，她才開始思維到她的伯父之死所有的一切可能的結果。在現刻她還在過於激動，不能把這事當爲一個實體而捉住它，雖然過去她已經常常有此展望，但好像是對着一點還在遙遠而結果並不確實的東西。說不定在這短短的時間，雖然她自

已不能知道，她的生活的途徑業已遭受了最重要的改變。說不定對於她現在正在編造作的一篇文章，「已經不必需要再來苦作」。

她並不認為她自己就會直接得着約翰·郁爾的濟賜的好處。而且也不能斷定她的父親就會得，因為他和他的哥哥從來感情並不好。不過大體言之，大致他總可以承襲點錢，足以使他解除了爲定期刊物寫作的勞苦。他自己也預期着那個。若非如此，他那幾句（在消息未來以前說的）警告她提防「眼光中只爲了自己的利益而和人形成關係的人」的話有什麼意思呢？這話使得她父親的對於嘉士勃·米爾溫的態度得着突然的啓示。顯然他以爲嘉士勃把她視作一個可憐的女承繼人，只在時間的早晚。這點懷疑深深藏在他的心中；無疑地它加強了那原從文藝的仇恨起源的成見。

他的懷疑有任何真實性嗎？她並不畏懼承認也許是有的。嘉士勃自始就這樣坦白對她，而且這樣常常反覆說到金錢在現刻是他的主要的需要。若果她的父親承繼了豐富的財產，它會不會引起嘉士勃明白宣佈他不只是她的朋友呢？她能够看得出這事的可能性，但是決不會使她的愛情有任何動搖。顯然嘉士勃非到他的地位和前途大有改進之時不能想到結婚；實際上他的兩位妹妹是依靠着他。假設環境使他直陳了過去他這樣輕微地隱蔽着的話，若是畏縮退避豈不太傻！她深深自信他是爲了她的本身而重視她；只要他

個中間的障礙能夠除掉，又管它是怎樣除掉的呢？

他是不是願意脫離克力門·法吉，轉到她父親這一邊來？要是郝爾能辦一個雜誌的話？

要是她談到或是聽人說到這麼讓步的女子，她一定掉頭不顧，她會感到羞愧。在她自己分上，她却能極度縱容那就在熱情上也是女人的思想的特別色彩的實際主義。卑劣的詭計的冷淡的呈露將會使得若干女人憎惡，她們爲了自己的心的慾望，也能够和她的嚴格的榮譽感作同樣的妥協。

友。
瑪利安寫信給多娜·米爾溫，把已經發生的事告訴她。不過她忍住不去拜訪她的朋

每天晚上她越來越不寧靜，早上越來越不能作事。她把自己關閉在書房裏面，爲的不過是無人攪亂她的思想，使她能夠走來走去，或是如患熱症一般恍恍惚惚地坐幾個鐘頭。從她父親那裏，沒有消息到來。她母親因爲不知結果究竟如何，痛苦異常，而且常常帶着哭紅了的眼睛。全神貫注在自己的希望和恐懼上面，每一個鐘頭更不能容忍地煩惱她，瑪利安不能做一個鼓勵的人；她從未知道自己占有的那樣排他性。

郁爾的國家是未經通知的。在他離開了五天的一個較早的午後，他走進家來，在游廊裏放下他的旅行袋，就上樓去。瑪利安恰好從書房出來，眼看見他走上第一道梯頭；同時郁爾太太也從廚房上來。

「是你爸爸嗎？」

「是的，他上去了。」

「他說什麼沒有？」

瑪利安搖搖頭。他們望着那旅行袋，於是走進客廳，沈默地等候了一刻多鐘。郁爾的腳步聲應着在樓梯上；他慢慢下來，在游廊裏停了一下，走進客廳，臉上帶着他尋常的那種嚴肅冷淡的表情。

第二十二章 遺產繼承人

嘉士勃每天來問他的兩位妹妹是否得着從瓦特巴洛或者從瑪利亞·那爾來的消息。他並不顯露性急，以無所爲的語調談到這事；不過，每天總要來。

一天午後，他發現多娜正在一人工作。摩德，他被告訴，已經到雷因太太家午餐去了。

「又去了嗎？她和那些人越來越親密了。她們爲什麼不請你呢？」

「摩德告訴過她，我不喜歡外出。」

「這些事倒不怎麼，不過她不可荒廢她的工作。昨夜或是今天早晨她寫點什麼沒有？」

多娜咬着筆桿末端，搖搖頭。

「爲什麼沒呢？」

「轉帖在五點鐘左右來的，似乎就把她弄得坐立不安了。」

「確是這樣。我怕的就是這個。她不是那種能夠持續着工作的女子，假設有人開始給她請帖。但是我告訴你，你必得嚴肅地和她談談；她須得自謀生活，你知道。雷因太太和她那一批人大約不會有多大用處，這是頂糟的；她們不過浪費她的時間，而且使她不安勞起來。」

他的妹妹在一張廢紙上經心着意地做出一個兩組平行綫斜交的陰影。她的兩脣閉在一塊，眉頭纏起。後來她打破沈寂，說道：

「瑪利安還未來過。」

嘉士勃似乎沒注意；她抬頭望他，見着他正沈思。

「昨夜你到那些人的地方去嗎？」她問。

「去的。並且魯拍特小姐（Miss Rupert）也在那兒。」

他說話的樣子好像這名字是聽話人所熟習似的，不過多娜似乎莫名其妙。

「魯拍特小姐是誰？」

「我沒告訴過你？我想我告訴過。哦，我第一次遇見她是在巴路家，恰好我們剛從海邊轉來。一個頗為有趣的女孩子。她是廣告經理人滿吞·魯拍特（Manton Rupert）的女兒。我很希望被請去她家裏；一些很有用的人，你知道。」

「但是一個廣告經理人是個紳士嗎？」

嘉士勃笑起來。

「你以為他是個沿街貼廣告的人嗎？他總之非常有錢，而且在乞斯爾德士特（Chislehurst）地方有間堂屋的房子。這女孩子闖門是常和她的繼母一塊。我叫她女孩子，不過她一定差不多三十歲了，魯伯特太太的椅子不過比她大兩三歲。昨夜我和她——魯伯特小姐——作了一次頂長的談話。她說下禮拜她還留在巴洛家，所以那天下午我會要去溫布爾敦跑一跑。」

多娜詢問了望著他。

「爲的只是去看魯伯特小姐嗎？」她問，同時遇着他的目光。

「自然。爲什麼不？」

「哦！」他的妹妹突叫一聲，好像這問題和她沒有關係似的。

「她並不真正美貌，」嘉士勃沈思地繼續說，迅速地瞅了聽話人一眼，「不過相當聰明。很會奏琴，而且有個很漂亮的下中音；她唱托斯蒂（Tosti）的那個新的作品——叫甚麼名字。當我最初見她的時候，我覺得她太男性了一點，不過相熟以後，這種印象逐漸消失。她頗喜歡我，我想。」

「不過——」多娜沈默了一會之後開始說。

「不過什麼？」她哥哥問，帶着一個有興味的神情。

「我不完全了解你。」

「一般的，或是特指什麼？」

「你有什么權利到一些地方去，目的只是去看這位魯伯特小姐呢？」

「什麼權利？」他笑了。「我是一個想創造前途的年輕人。我不能失掉任何機會。」

要是魯伯特小姐好意對我發生興趣，我一點不反對。她的年齡可以自己結交朋友了。」

「哦，那麼你只把她看作一個朋友嗎？」

「我會看情形如何。」

「但是，請問你，你以為你自己是完全自由的嗎？」多娜問，帶着幾分憤激。

「爲什麼不應該？」

「那麼我想你的行爲是很奇怪。」

嘉士勃看出她是認真的。他摩着他的後腦，向牆壁笑了一笑。

「對於瑪利安，你的意思是說？」

「自然是這個意思。」

「但是瑪利安完全了解我。我從來沒有一個時候想使她以為——說明白點，我在愛着她。在我們一切談話當中，我的惟一的目的，是使她洞察我的性格和說明我的境遇。她沒有任何藉口可以誤解我。而且我相信她也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

「很好，假設你覺得滿意了自己——」

「但是，來，多娜；這一切究竟是爲什麼？你是瑪利安的朋友，自然，我不希望你說一句關於她的話。不過讓我說明我自己一下。間或我和瑪利安同走一部分的路回家，當她和我偶然同時從這兒出去的時候；我們在那種時間的談話，沒一樣不是旁人也可傾聽的。我和她都是有智力的人，我們的談話也是屬於智力一方面。你似乎頗有一些舊式的觀念——褊狹的觀念。像瑪利安·都爾這樣的女子要求的是女人的新的特權；她會憤怒的，假設你以爲她和一個男子要好，一定對他有了「目的」——用個古老字眼。我們住的不是瓦特巴洛，在那裏，因爲閒話蝶躞，自由成爲不可能。」

「不是，不過——」

「怎麼？」

「在我看去頗爲奇怪，就是這樣。我們最好不要再談到這事。」

「但是我剛好開始談到它哩；我必得設法使你明瞭我的態度。現在，假設——一個

絕不可能的事——瑪利安承繼了二三萬鎊；我會立刻要求她做我的妻子。」

「哦，真的！」

「我看不出譏刺的理由，那將是一個最合理的步驟。我很喜歡她；但是要和她結婚（假定她答應我）而沒有錢，那才是一個大大的妄誕，乾脆會毀滅我的前途，結果使得各事都不遂意。」

「在現況之下，沒有誰會建議你該結婚。」

「沒有；不過請你記着，設盡方法獲得金錢——我看除結婚外無他法——在我是必要的，而且越不遲延越好。我大致若干年中不容易得到一個大編輯的地位，而且我也不願在這幾年中每年爲了幾百鎊作苦工，使我未老先衰。這一切我會經坦白地並且充分地向瑪利安說明。我敢說她猜得着我會怎麼做，假令她擁有金錢了；這是無害的。但是她也完全明白，在目前這個樣子，我們將繼續是智慧上的朋友。」

「那麼，請聽我說，嘉士勃。假令我們聽見瑪利安從她伯父身上什麼也得不着，你最好做得誠實些，讓她知道你對她沒有過去那樣多的興趣。」

「那未免殘忍了。」

「那是誠實的。」

「唔，不，那不會是。嚴格說起來，我對於瑪利安的興趣不會讓着一點損害的。那時我會知道我們只能做朋友，此外不必談了。從前我不知道什麼事也許會發生；現在也還不知道。我不違從你的忠告，我要使瑪利安了解我比從前更愛她的朋友，因為此後再不會什麼曖昧了。」

「我只能告訴你，我剛才說的話，摩德的意見也一定是相同的。」

「那麼你們兩人都有偏見。」

「我想沒有。這是你沒有道德。」

「親愛的姑娘，難道我還沒向你證明沒有誰比我更坦白，更直率嗎？」

「你講的是些胡說八道，嘉士勃。」

「胡說八道？哦，這真是女人們的缺乏邏輯！信樣說來，我的論辯一概白費精神了。我喜歡魯伯特小姐的，這就是一件；她能跟隨論點，看出結果來。講到這一點，瑪利安也能。可惜我不能把這個問題請教她。」

門邊有輕叩聲。多娜說了一聲「請進！」於是瑪利安本人出現了。

「好奇怪的事！」嘉士勃叫出，低下聲音。「我剛好說到可惜我不能把一個問題請教於你。」

多娜臉上發紅，站着很困難似的。

「還是那個古老的爭論：一般女子是否能夠有邏輯才能。但是請你饒恕我，郁爾小姐；我忘了自從上次見你以後，你正遭遇着悲哀的事情。」

多娜引她到椅子邊，問她父親已經回來了沒有。

「是的，他昨天回來了。」

嘉士勃和他妹妹想到瑪利安大約不會因她伯父之死而受到多大悲傷之苦；實際上翰·郁爾對於她是個陌生的人。但是她的面容帶着劇烈的精神苦惱的符號，似乎有什麼激動使她說話也覺困難。籠罩三人的這點難為情的沈默終於是嘉士勃來打破，他表示抱歉不得不告辭了。

「廉德漸漸變成一個社交場中的少女了。」他說——目的只是在說句把話——當他向着門邊移動過去的時候。「要是她回來時你還在這兒，郁爾小姐，請你警告她，這對於文藝人是一條毀滅的道路哩。」

「你自己倒應該記住這個，」多娜說，帶着一個含有特別意味的面容。

「哦，我的頭腦冷靜得很，可以使得社交幫助達到我自己的目的。」

瑪利安掉過頭去，帶着一個突然的移動，但是在地還未環視到他身上之前，移動又

被抑止了。他剛才發出的這句話似乎多少打動了她；她的雙眼低垂，暫時之間眉頭有了
一動痛苦的表情。

「我只能停留幾分鐘，」嘉士勃剛走出她就說，帶着微弱的笑容俯問多娜。「我是
從博物院回來過此。」

「在那兒你又照舊累得要死，我知道。」

「不；我差不多什麼也沒做。我不過假裝在看書；我的心太煩了。你聽人說到我伯
父的遺囑沒有？」

「什麼也沒聽見。」

「我以為在瓦特巴洛也許已經有人談到，而且有朋友寫信送你了。不過我想時間是
來不及吧。你聽我的話一定會吃驚。爸爸什麼也沒得到。不過我得了五千鎊的一筆遺產
。」

多娜的眼老是俯着：

「還有——你的感想如何？」瑪利安繼續說。「我的堂姐愛眉得一萬鎊。」

「噫呀！這真是昨日今朝大不同哩！」

「是，真的。她的弟弟約翰得六千鎊。但是她母親什麼也沒得着。此外還有許多遺

產，不過財產的大部分歸入瓦特巴洛公園——將來定名為「郁爾公園」——和義勇隊以及那一類的東西去了。他們說實際他不像人們揣測的那樣有錢。」

「你知道哈洛小姐得什麼嗎？」

「她可以終身享用那所房子，此外又得一千五百鎊。」

「你的父親真的什麼也沒得嗎？」

「什麼也沒得。一個辨士都沒得。哦，我真傷心！我覺得這真是殘忍，不公平。愛眉和她弟弟會得一萬六千鎊，而爸爸一文不得！我真不懂得這個。他和爸爸中間並沒有不好的感情存在。他知道爸爸經過了多麼苦的生活。這不是乎很無情的嗎？」

「你的父親怎麼說呢？」

「我想他感覺到那無情更甚於感覺到失望；自然，他一定也期待着一點東西。他走進屋子，媽媽和我正在裏面，他坐下，開始告訴我們關於遺囑的情形，恰像對陌生人談到在報上看見的東西似的——我只能這樣形容他。說完了他立起身來，走進書房去了。我等了一會，於是到那裏去會他；他正坐着工作，好像簡直未曾出門一樣。我企圖告訴他我是怎樣抱歉，但是什麼也說不出。我開始啜哭起來。他和藹地向我說話，較之他好久以來說得和藹得多；但是他總不願談到遺囑，我只得離了走開。可憐的媽媽，雖然總

怕我們將要發財，對於爸爸的失望也必確了。」

「你的母親怕？」多娜說。

「因為她以爲自己不適於大房子裏的生活，並且恐怕我們會以爲她妨礙了我們。」她苦笑一下。「可憐的媽媽！她是那麼自卑，那麼良善。我真希望爸爸對她更仁慈些。不過現在還談不到這個事情的結果會是什麼。我站在他面前的時候，我感覺自疚。」

「不過你有了五千鎊，他一定會感覺高興。」

瑪利安延攔了她的答案一會，雙眼下垂。

「是的，也許他高興。」

「也許！」

「他由不得會想到，多娜，他將怎樣利用他得的錢。他歷來最大的願望是自己有個文藝刊物——如像學習，你知道。要是他得一筆錢，他一定那樣利用，我確信。」

「但是，總而言之，他對於你的好運應該感到愉快。」

瑪利安掉向另一個題目。

「想一想呂雅敦夫婦；立刻就有怎樣一個變化啊！他們怎麼辦呢，我真不知道？當然他們將不繼續分居吧？」

「嘉士勃將來會告訴我們。」

正當她們討論這家的那一支親屬的事件，摩德回來了。在她的傻俏的臉上有著不悅，她只是冷淡地向瑪利安打個招呼，拋下她的帽子，手套和外套，她傾聽她們把約翰·郁爾的遺贈重述一遍。

「不過爲什麼呂雅敦太太比較旁的任何人得的這麼多呢？」她問。

「我們只能假定她是她所最喜歡的弟弟的愛女吧。但是在她結婚的時節他什麼也沒給她，而且因爲她嫁給一個文藝人，他說話很看不起她哩。」

「這是她的可憐的丈夫的運氣，她的伯父終於能原諒了她。我不知道那遺贈是什麼時候立的？說不定因爲她和呂雅敦先生吵鬧，他也許褒獎了她吧？」

這話引起一陣笑聲。

「我不知道遺贈是什麼時候立下的，」瑪利安說，「而且伯父是不是聽到呂雅敦夫婦的不幸，我也不得而知。我想他一定聽到。我的堂兄約翰在安葬時會到場，但是我的姊姊沒到。我想爸爸和約翰大約沒有交談一句話。幸而瓦特巴洛那樣多的人，所以家屬也就沒人注意；出喪儀仗是很龐大的，當然。」

摩德老是瞥着她的妹妹。臉上的惱怒還沒完全消失，不過現在緩和着疑慮。

再過一會，瑪利安不得不忙著回家了。她走過之後，姊妹兩人一個望著一個。

「五千鎊，」姐姐喃喃地說。「我想這錢被視作不算什麼的。」

「我也這樣想。——瑪利安來時他在這兒，不過沒有多停留。」

「那麼今晚你要把這消息帶給他吧？」

「是的，」多娜回答。思索了一會，她又說過：「他似乎因你又去雷因家感到不快

哩。」

摩德做一個不以為的動作。

「什麼事把你激怒了？」

「無聊得很。有些要來的人沒有來。而且——唔，那到不要緊。」

她站起身來。在壁爐架上面的小小橢圓形鏡子裏照了一照。

「嘉士勃向你說過一位魯拍特小姐沒有？」多娜問。

「我記不起了。」

「你覺得怎麼樣？他十分泰然地告訴我他看不出瑪利安有什麼理由應該把他視爲不

是一個最普通的朋友——說他從未給她作另外想法的理由。」

「真的！魯拍特小姐難道是一位特別蒙仲青眼的人嗎？」

「他說她差不多三十歲了，而且頗爲男性，不過是一位大大的承繼女。嘉士勃真是不要臉！」

「你預料會如何？我認爲你有責任使瑪利安知道他說的一切話。不然你是在幫助欺騙她了。他在這種事上面是沒有廉恥心的。」

多娜急欲讓她哥哥知道這個消息，因此吃過了茶馬上離開住所，希望可以在家裏找着嘉士勃。她還沒走上十幾碼遠，就碰着他。

「我怕瑪利安也許還在你那兒，」他笑着說。「我應該問一間女房東。怎麼樣？」

「我們不能在這兒站着談話。最好請進來。」

他太興奮了，簡直等不得。

「就告訴我吧。她得什麼？」

多娜迅速地走向住宅，現出不快的神色。

「什麼都沒得嗎？那麼她父親得什麼？」

「他，什麼也沒得，」妹妹回答，「她，得了五千鎊。」

嘉士勃俯着頭向前走。他再沒說什麼，一直上樓進入起坐間，摩德在那裏不在意地向他招呼一下。

「呂雅敦太太得點什麼禮物？」

多娜報告了他。

「什麼？」他半信半疑地驚叫起來。「一萬？你沒有這樣說吧！」

他大笑起來。

「這麼一來，呂雅敦從貧民窟和書記棹得救了！唔，我很高興；真的，我高興。要是瑪利安得了一萬而他只得了五千，我還要喜歡些，不過這只是一個漂亮的笑話罷了。」說不定下文便是他拒絕沾染他老婆的錢；他的天性恰好是這樣。」

在他已經拿這問題開心了幾分鐘之後，他轉到窗子邊，默默地站在那裏。

「你將和我們吃茶不？」多娜問。

他似乎沒聽他她的話。經她重問的時候，他才心不在焉地回答道：

「是，也可以。吃茶後我就可以回去開始工作了。」

在他停留在此的其餘時間，他很少談話，並且因為摩德也在茫然出神，吃茶時幾乎全體緘默。正要起身的當兒他問道：

「瑪利安大約什麼時候會再來？」

「我一點不知道，」多娜回答。

他點一點頭，自己走了。

他必得要繼續寫一篇今天早晨已經開始了的雜誌文章，所以到家之後，他立即像平常一般認真地把紙鋪開。他正從裏面製作「複本」的東西有些艱難的地方，而且並不十分合他的興趣；在早晨他異常努力苦作，想產生一頁稿子，現在他企圖恢復工作，無奈他的思想總不會集中起來，嘉士勃始終太年輕，還不能熟練所謂夢遊式的作文的技術；寫起文章來，他依然還不得不專注到要討論的東西。約翰生博士所謂一個人只要固執着，在任何時間都可以寫作的話，常常掛在他的嘴上，而且甚至會給他以幫助，許多必得在擾攘環境下作文的人無疑地會得過這種助力；但是這個公式在今天晚間就沒有效驗了。曾有兩三次他從椅上立起身來，帶着堅決的容色緩步室內，後來重行坐下，用力緊握筆桿；然而他依然思索不出一句適合目的的句子來。

「我必得先和我自己弄清楚，然後才能做任何事，」是他的想法，當他終於拋棄這企圖的時候。「我必得下個決心。」

爲了這個目的，他躺在一張安樂椅上，開始抽吸香烟。這種幫助思索的打把東西只把他弄得怔忡不寧，再也不能單獨下去了。他戴上帽子，披上外套，走出門去——發現天正下雨。他回來取傘，不久之後無目的地在史脫蘭附近步行，不聽下個決心是否走進

劇院。終於沒有如此做，他反而往一家熟習的飯館，找一個上面的房間，在那裏可以看當天的報紙，而且說不定可以遇着熟人。在裏面的人不過半打，或看報，或抽煙，完全是他不認識的。他飲了一杯德國冷啤酒，隨便看看晚報的新聞，重新走進惡劣的天氣裏面。

歸結來，還是回家好些。他所遭遇的每樣東西都有一種使他不安定的效力，所以他想達到的決心，反而比從前更達不到。在摩靈吞路他碰見惠卜德爾正張着傘一人步行。

「我剛到你那兒去來。」

「好；嗎是你高興，轉去吧。」

「不過也許我浪費了你的時間哩？」惠卜德爾說，帶着異乎尋常的謙遜。

被勸了之後，他欣然回到米爾溫處。米爾溫把約翰·郁爾死了的事通知了他，又將關係於呂雅敦夫婦方面的雜事的結果也告訴了。他們談到在這顯然的境遇變遷之下，那對夫婦將怎樣做。

「墨芬對於呂雅敦太太裝作一點不知道，」惠卜德爾說。「我疑惑他把所知道的不向人講，由於對呂雅敦的敬重。要是他倆還緊分居多時，也不會使我驚異。」

「大約不亞於。那不過只是因為缺乏金錢罷了。」

「他倆簡直不適宜。呂雅敦太太無疑地非常後悔她的結婚，而且呂雅敦是不是愛他的老婆，我也很懷疑。」

「既然沒有方法離婚，他們只好聽其自然吧。一萬鎊錢每年可以生利四百鎊；儘夠生活下去了。」

「而且長此痛苦下去——假設他們不再相愛的話。」

「你老是這樣一個感情用事的傢伙，」嘉士勃開聲說。「我相信你認真覺得愛情——你所以爲的那種熱狂——應該永續經過全部結婚生活。一個人怎麼會帶着這樣原始的觀念到你這樣年齡啊？」

「唔，我不知道。說不定你在反方面也有點錯誤。」

「你知道，我對於爲愛情而結婚是沒有多大信仰的。並且，我相信人們的互相戀愛是天下最少見的事情。呂雅敦和他的老婆也許就是一個例子；也許——我不能十分深知她。一般說來，婚姻先是一種輕淡的偏好的結果，爲環境所鼓勵，而且徐徐地增高到強烈的情感。在一切人中，你最知道，同樣的感情差不多無論對於任何女人都能夠發生，只要她不是令人討厭的。」

「同樣的感情；不過程度上大有差別。」

「會論，我想這只是一個程度的問題。當它上升到瘋狂的一點，人們可以嚴格地說在戀愛了；這個，我剛才告訴你，我想真是少有得很。請到我自己，我沒有這種經驗，而且我想我永不會有。」

「我不能說同樣的話。」

他們笑了。

「我敢說你想像你自己戀愛過——或是曾經真正愛過，我不知道——十多次。請到結婚，到底你怎會把這種感情視為重要，我真不懂。」

「其實，」惠卜德爾說，「我從未主張那種學說——至少我在十六歲以後就沒有主張過——以為一個男人只能戀愛一次，或是只有一個女人，假若他失了她就永遠不能快活。也許有千數女人，我能帶着同樣的真誠愛她。」

「根本反對『愛』這個字。它已經鄙俗化了。讓我們談適合吧。我可以說，無疑地，而且就科學來說，對於每個男人一定有一個最適合於他的女人。我且不談境遇的考慮，我們知道境遇會妨礙任何程度的抽象的適合。不過照自然的道理而言，定然有一個女人，她的性質特別適應，能夠和我的或你的調和。要是有任何足以發現這個女人的方法，我毫不疑惑這是值得一個人的最大的努力去做，而且已經發現的時候，任何總量的戀

愛上的歡欣也是值得的。但是這件事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們知道人們會表演出怎樣可笑的虛妄出來，在他們幻想他們已經找出這個不能發現的東西的最好代替物的時候。這就是使我最不耐煩聽人談到關於婚姻的感情用事的諾的東西。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不可以這樣替冷嘲的命運賣力。讓他儘管想他要娶一個女人；但是不要讓他誇張他的情感，或是把情感的性質理想化。」

「這番話很有道理，」惠卜德爾承認，雖然是不滿意地。

「不只是很有道理；這個問題的最後結論也就在此。浪漫的戀愛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科學的精神已經把那類自欺中止了。浪漫的戀愛是和一切種類的迷信糾纏着的——信仰個人的永生，超人的神靈，和——一切一切的東西。現在我們想到的是道德的，智慧的，以及身體的適合；我的意思是說，假設我們是明白道理的人。」

「假設我們沒有倒斃到和一個不適合的人戀愛，」惠卜德爾笑着補上。

「唔，那是不合邏輯的一種形式——一種盲目的願望，科學能夠解釋的。我高興我還不容易患那樣的癩癩症。」

「你確實沒有戀愛過？」

「如你所了解的戀愛，確是沒有。不過我感覺了一個很明白的偏好。」

「建築在你覺得的適合上嗎？」

「是的。沒有強烈到使我忘却謹慎和利益的程度。不，沒有強烈到那個程度。」
他似乎正重新向自己保證一下。

「那麼，那自然不能喚作戀愛了，」惠卜德爾說。

「也許不。不過，如我告訴你的，這類的偏好能够上昇為情緒，只要你願意。在我們到的這個情形，是很容易如此的。而且我想我大概不會後悔，假設有什麼東西引我縱」
「這麼一個衝動。」

惠卜德爾微笑一下。

「這是很有趣的。我希望它會有點結果。」

「我想不會。十有八九我會娶一個我沒什麼偏好但是可以在物質上為我盡力的女人」

「我承認這使我驚愕。我知道金錢的價值和你一樣，不過我總不娶一個我對她沒有偏好的女人。真的，不會！」

「是的，是的。你是一個一貫的感情用事者。」

「注定了永遠失望。」惠卜德爾說，失意地環望房間各處。

「大胆點，孩子！我很有希望看見你結婚和後悔。」

「我承認這事的危險。不過，你讓我告訴你一點我看出來的東西嗎？我愛的每個女人較之前一個總要高出一類。」

嘉士勃不恭敬地哄笑起來，他的同伴樣子好像很苦惱似的。

「不過我是十分嚴肅的，告訴你。只消回溯到三四年以前吧。我的巴罕姆街（Balliam Street）女房東的女兒；唔，真是個好姑娘，不過知識有限，確實很有限。其次就是那位文具店裏面的姑娘——你還記得嗎？她顯然又進了一步，無論在心靈上或身體上。其次就是恩伯爾吞小姐（Miss Embloten）。是的，我覺得她又進一步。她曾進過德福學院（Bedford College），你知道，而且真是一個頗有造詣的女子；道德上也很令人欽敬。後來——」

他停住了。

「伯明罕來的那位姑娘，是不是？」嘉士勃說，又哄笑起來。

「是的。唔，我不能十分確知。不過在若干方面那個女孩子真是我的理想；真的是

「那時你會告訴過我一兩次。」

「我真相信她的等第是在恩伯爾吞小姐之上——從我的觀點無論如何是這樣。這是頂重要的，你知道。值得考慮的乃是一個女人在我們身上所能產生的影響。」

「下一個應該是個絕世無雙的了，」嘉士勃說。

「下一個？」

惠卜德爾又環視房中，但是沒有說上什麼，陷入長時間的沈默。

客人走後，嘉士勃步行了一會，於是坐在寫字檯邊，因為他感覺心裏較為舒適，並且以為就寢之前還可以作兩個鐘頭的工作。他確實寫了六七行，不過先前的心境和他的努力一齊到來。不久筆就猝然落下，他又陷於很焦慮的精神爭鬥的劇痛中了。

他坐到午夜以後，當他走到臥室的時節，那是帶着逡巡的步態，這證明他依然不免是優柔不斷的犧牲者。

第二十三章 建議中的投資

亞勒弗烈·郁爾在失望中的行爲證明逆境的效用即令對於他也能夠美妙。回家之後的那一天，他在對於他的太太的說話上面表現出一種最異乎尋常的溫和，對於瑪利安的態度也是莊嚴地溫柔。吃飯的時節他談到，或者毋寧說獨語到，一些文藝上的題目，間或夾着他的那種冷酷的談話，特意提供瑪利安的欣賞。他知道近來女兒未免操勞過度，因此他建議她用幾個禮拜閱讀新的小說以作消遣。在他正試宣佈消息的時節占據他的全身的那種冷淡和陰鬱，似乎消失在他的太太和女兒所表現的同情裏面；現在他悲哀，但是却能夠聽天由命了。

他將瑪利安所得的遺產的性質解釋給她聽。這次得由她伯父在一個文具批發業裏面的一份股份中付出，過去二十年間約翰·郁爾和這個企業都有關係，但在不久以前他已將他所投資金的大部分提出了。這商店喚作杜伯威爾公司 (Tuberville & Co)，這名字在瑪利安是第一次聽到。

「他和這些人的組合我一點不知道，」她的父親說。「他們告訴我從那僑來源可以變得來七八千鎊的現款；似乎可惜，這筆投資不是完全未動地遺留給你。收回這筆錢是否還有耽延，我也不能說。」

指定執行遺囑的是死者的兩位老友，當中一位是他的造紙公司的股東。

第二天的晚間正餐過後大約一個鐘頭的光景，亨克斯先生來訪；和往常一樣，他逕直走進書房。不久第二個客人鄺比先生也來了，他加入郁爾和亨克斯。三個人同坐了一會，瑪利安剛好從樓上走下，見着她父親在書房門口。

「請你母親在十點欠一刻的時候讓我們吃點晚飯，」他和藹地說。「你進去坐，好嗎？我們只是在閒談。」

瑪利安被邀請加入這類的集會是不常有的。

「你要我去嗎？」

「是的，我很希望你去，假設你沒有什麼特別的事要做。」

瑪利安把客人要吃晚飯的話通知了郁爾太太，於是走進書房。鄺比先生正抽着烟；亨克斯先生，他基於經濟的理由久已捨棄了煙草，只是坐着，雙手插在袴袋裏，長而瘦削的腿縮攏放在椅子下面；兩人都站起身來，帶着超過尋常的親切問候瑪利安。

「你許可我再抽五六口嗎？」鄺比先生問，放了一隻手在他的廣大的肚腹上，而且把他的烟斗舉起，好像那是一杯起泡的酒似的。「那麼我就夠了。」

「儘你再抽下去吧，」瑪利安回答。

最舒服的那把椅子被放來給她坐，亨克斯先生趕忙獻這一點殷勤，她的父親將他們正在討論的題目報告了她。

「你的意見如何，瑪利安？關於在英國創設一個文藝協會你覺得如何？」

鄺比先生仁愛地對她微笑，亨克斯先生的羸瘦的頸子伸得直直的，帶着最恭敬的注意的目光等候她的答覆。

「我真覺得現刻我們文藝上的爭吵已經很夠了，」姑娘回答，俯視地下微笑。

鄺比先生發了一個重濁咯咯的笑聲，亨克斯先生微弱地笑起來，並且喊道，「真很好！很好！」郁爾假裝帶着公正的微笑表示讚美。

「這和盎格魯·撒克遜的精神不相調和，」亨克斯評論，帶着一種不自信的奧妙的神態。

郁爾用慘淡經營的句子把這題目講演了幾分鐘。不久談話又轉到定期刊物上面，三個人意見一致，認為現有的月刊或季刊沒有一個能夠說是足以代表最好的文藝意見的。

「我們需要，」鄺比先生說，「我們需要一個專門討論文藝的月刊。現在的半月（The Fortnightly）和現代（The Contemporary）——固然本身也不算壞，不過它們僅僅是些雜湊的東西。你會發現一篇很純淨充實的文藝作品雜在一大堆政治，經濟和一些只圖博人喝采的普通文章裏面。」

「如像一些討論貨幣，鐵道統計，和進化論意見的文章，」亨克斯先生說，帶着一個好像有點什麼東西在牙齒中間軋轉的樣子。

「季刊呢？」郁爾插言。「唔，季刊的原意是因為一年當中，不會在四次以上有充分的重要書籍出版，可以使得堅實的評論家有所事事。這也許是真的，不過一個文藝月刊所包括的，將會較之專門評論更多。亨克斯的關於歷史劇的論文要是登在上面，一定很可以的；或是你的西班牙詩人（Spanish Poets），鄺比。」

「日前我向哲烏德提到這個意見，」鄺比先生說，「他似乎想嘗試一下哩。」

「是的，是的，」郁爾說；「不過哲烏德的業務太多了。「我疑惑他現刻是不是擁有那必需的資金。自然他是最適宜不過的人，要是有個資本家與他合作起來。」

「並不需要多大的資本，」鄺比先生發表意見。這東西差不多從頭就能夠自行維持。它的地位介乎文藝週刊和季刊之間。前者未免太專門了一些，後者篇幅又太多，不合

那些還具有強烈的文藝嗜好的大多數人的胃口。外國出版物也應該大量地討論。但是，如像亨克斯說的，千萬不要保那些不是書的書；不要管什麼討論複本位制以及贊成或反對牛痘接種法的論文。」

就是在這兒一個朋友的書齋的無拘束當中，他還是笑他的閱覽室的笑，兩手交叉放在他的寬大的背心上面。

「小說呢？諒來一集順次出版的較好的東西也許可以容許吧？」郁爾說。

「那自然未嘗不可。但是要嚴格地屬於較好一類的。」

「哦，嚴格地屬於較好一類的，」亨克斯先生表示同意。

他們繼續着討論，好像他們是一個編輯委員會，正在計劃一個第一期不久即將出現的評論雜誌似的。這個題目占據了他們，直到郁爾太太在門邊宣告晚餐業已備好。

進餐的時節，瑪利安發現自己成了異乎尋常的慇懃的對象；她的父親不惜問到他遞

給她的那塊冷牛肉是否中她的意，而且注視着她吃。亨克斯先生向她談話，是以一種恭敬的同情的語調，鄺比先生和她交談，更好像父親一般地愉快。郁爾太太本想照常回答保持緘默，但是今晚她的丈夫却說了改來適合於她的智力的幾句話，而且甚至表示她的將被親切地接受。

母女兩人停到幾位男的退出吸烟和飲棕櫚酒的時候。她們中沒有誰提到這驚人變化，不過她們談起話來，寬心得多，這是好久未有的事。

第二天郁爾開始和瑪利安斟酌他所寫的一篇文章裏面的材料的處置。她說的話他仔細地考慮，而且似乎覺得她爲他解決了疑團。

「可憐的老亨克斯！」他立即歎息說。「大約不久於人世了，是不是？他走起路來確實立不穩了。我怕他是要得中風的那一類人；若是偶然聽得他已經躺着不可救藥了，我也不會驚駭的。」

「要是那樣，他的結果將如何呢？」

「天曉得！對於我們當中許多人都可以闖這同樣的問題。比方說，假使我不能工作了，我的結果又將如何呢？」

瑪利安不能回答。

「有點事情我要向你提到，」他用較輕的語調繼續說，「雖然我不願你把它看得過於嚴重。我的眼睛漸漸有點病了。」

她望着他，吃了一驚。

「你的眼睛？」

「沒有什麼，就這麼，不過——唔，我想還是找到眼科醫生看看。一個人總不願違背着目力減退的前途，說不定是白內障，或是那一類的東西；不過，知道事實總要好些我說。」

「無論如何要去找眼科醫生，」瑪利安說，真摯地。

「你不用爲此煩惱。也許一點事都沒有。不過無論如何我得換一副眼鏡。」
他沙沙地寫了幾條稿紙，同時瑪利安焦慮地望著他。

「現在，我想求你一下。瑪利安，」他繼續說：「我的收入從沒超過二百五十鎊，而且常常——我指的是後幾年——更少，你看我可能節省下點錢嗎？」

「我看你是不能的。」

「自然我已經設法了。我保了五百鎊的壽險。但是遇到了可能的殘廢時，那還不夠生活。要是我不能再用筆賺錢了，我將怎麼辦呢？」

瑪利安本來能夠給一個鼓勵的答案，但是不敢冒昧說出她的思想。

「坐下，」她的父親說。「你這幾天不必工作，我自己休息一早晨也沒有什麼。可憐的老亨克斯！我想我們總得幫他一下。鄧比自然也比較過得去些。唔，我們相交已經有一世紀的四分之一了，我們三個。我最初遇見鄧比的時候，我是文丐街的一個新聞記

者，而且我覺得他比我更窮。辛苦的一生。辛苦的一生！」

「真是的。」

「倒是」——他把一臂放在椅子背後——「你覺得我們那個幻想的評論如何，就是我們昨夜談到的那個東西？」

「定期刊物已經這麼多了，」瑪利安懷疑地回答。

「這麼多了？親愛的孩子，要是我們再活十年，我們還會看見這個數目要增加三倍哩。」

「是不是值得傾盡的呢？」

「定期刊物竟會這樣生長嗎？唔，從一個觀點看來，不值得。無疑地它們占據了有些人要花在現實的文藝的時間。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來，有更多的人大概簡直不愛閱讀，除了被這些短而新奇的文章引誘之外；而他們也可以誘進進一步閱讀真正的著作。自然這全恃乎你所供給的定期東西的品質。雜誌些如像——」他指出兩三種流行的——「就沒有也未嘗不可，除非我們認為它們可作為誹謗的談話或是全然無所事事的任何其他有害的結果的代替品。至於我們計劃的那種月刊是具有顯然的文藝價值。無疑地有人不久會把它建立起來。」

「我恐怕，」瑪利安說，「我對於文藝事業沒有你希望我有的那麼多的同情。」

金錢是自尊心的一個大堡壘。自從她真正自覺到她有五千鎊的所有者以來，瑪利安說話帶着更堅穩的聲音，走路也帶着更安詳的步履；在精神上她感覺自己全然成爲一個較之從前更能不依賴他人的人了。她未嘗不可拿八九日前她的父親所刺激起來的那種憤怒來表現她對於文藝事業的冷淡，不過那時她不能像現在這樣發表她的意見，鎮靜地，從容地。伴着說話的微笑也是嶄新的；它表明她已經從一個從學人的身分解脫出來了。

「我感覺到，」她的父親回答，稍微停頓了一下來支配他的聲音，使它成爲溫和而不侮慢。「我很恐怕我已經把你的生活弄成似乎殉教式的了——」

「千萬不要以爲我有那個意思，爸爸。我說的只是個一般的問題。我不能像你那樣熱心，沒有別的。我愛書籍，不過我切望人們能暫時以我們已經有的爲滿足就好了。」

「我的親愛的瑪利安，關於這點不要以爲我不和你同憶。噢！我的多少工作只是苦役，只是爲了生計的勞作！我是多麼高興，假如能夠把我的更多的時間消磨在偉大作家當中，一點不想把他們來賺錢！要是我嘉許地說到一個新的定期刊物的計畫，那大都因爲我的需要。」

他暫停着，並且望着她。瑪利安也回顧。

「自然你會替它寫文章了，」她說。

「瑪利安，爲什麼不由我來主編呢？爲什麼它不可以做你的財產呢？」

她制止了笑。在她心中來了一個比從前猜疑她的父親更不愉快的疑慮。難道這是他的柔和了的行爲的本意嗎？難道他竟能夠作有計劃的僞善嗎？那似乎和她所知道的她的父親的品性不相一致。

「讓我們把這事討論一下，」郁爾說。他是在看得出的激動當中，而且聲音也抖顫了。「這意見最初也許會使你驚訝，那是不爲無理的。在你看去，似乎你還沒有把你的財產實際拿到手以前，我就勸議將它花費。」他笑了。「不過，實際上，我心裏想到的只是你的財產的一種投資，而且是一種可贖賞的投資。五千鎊的本金，百分之三的利息——我們不想期待更多的——每年得一百五十鎊。要是這筆錢拿投到我心中所想的文藝資本裏面去，每年要得五倍的利息，而且不久也許得的更多，這是無可辯惑的。自然現在我說的只是最粗略的梗概。我還要請求可靠的忠告；全部詳細的估計將來會提交與你的。現刻我只向你提議到這種形式的投資罷了。」

他注視她的面孔，熱中地，貪心地。當着瑪利安的眼升到他的眼邊，他又望着別處去了。

「既然這樣，」她說，「自然你不期待我給任何決定性的答案吧。」

「自然不。」自然不。我只是把這樣一個投資的主要利益提供你。因為我是一個自私的老頭子，我將首先談到對我的利益。我將担任這個新評論的主編；我將支取够我一切需要的依給。最初轉別不要怕更少得多我也十分滿足，後來刊物進步我再增加。這一個位直可以使我能夠不再僅做苦工；只在感覺有寫作需要的時候我才寫作——當着心靈感召的時候。」他又笑起來，好像想把聽話的人的高興保持着似的。「從此以後，我的眼睛就可以大大的愛惜使用了。」

他詳細敘述這一點，等候它在瑪利安身上發生的影響。因為她沒說什麼，他又繼續下去：

「假設我真正注定了幾年之內要失明的話，我想到物的主人對於將刊物穩定地建立的人會願意給他一個小小年金，這想法該不錯吧？」

「這一切的恩義我都知道，」瑪利安說；「不過假定向物將會成功。」

「定然成功。在一個銀行人像哲烏德——一個新派的精神旺盛的人——的手中，它的成功差不多不容懷疑。」

「你覺得五千鎊就夠辦這裏一個評論嗎？」

「唔，關於這一點我不能說什麼確定的話。就一點來說，我們必得量布裁衣：支出費用能夠大部限制而不妨害事業的成功。並且，我想斯烏德在這事業上也要入一股的。這些都是細節。現刻我只想使你熟習這個思想，如像這類的投資什九會向你呈現出來的。」

「我們喚它做投機還更好些，」瑪利安說，侷促地微笑。

現刻她的目的在迫令她父了解這個建議絕對不能引誘她。她不能告訴他，說他的提議是辦不到的，雖然到現刻為止她對於這事的看法正是如此。他說話的詭譎使她感覺她應該用實事求是的方法對付他。他必得知道她不是能夠被人甘言誘惑的。顯然地，而且就這事的性質來說，他正竭力陳述一個他自身滿有信仰的建議；不過瑪利安知道他的判斷力決不能免於錯誤。她想到把她的金錢這樣處分，什九是對於她自身的利益，而且也就是對於他的利益的最壞的辦法，這種思想減輕了她的自覺行事不仁的意識。真的，假設他的失明的預兆是確實的，那些照料他的責任就會落在她的身上，而她敢於担當這種責任所帶的壓決，乃是來自一個她不能說出的希望。

「隨你怎樣叫它吧，」她的父親回答，差不多不能抑制一種憤怒的語氣。「自然，每個生意上的企業都是一種投機。不過，讓我問你一個問題，而且請你坦白回答。你不

信任我主持這個刊物的能力嗎？」

她是。她知道他和目前各方面都很隔膜，而且若是就銷售這個刊物的主要目的各方面考慮起來，會使他成爲一個不足信賴的主編人。但是她怎麼能告訴他這話呢？

「你的意見將是無用的。」

「假如哲烏德信任了我的話，你也會信任我嗎？」

「現刻還用不着談到這個，爸爸。真的，我不能說出類似允諾的話。」

他突然瞥她一眼。這樣，她難道還不止是懷疑嗎？

「但是你不反對吧，瑪利安，友誼地談到一個對我這麼有關係的計畫？」

「不過我怕鼓勵你，」她坦白地回答。「我不能說我能不能照你的意思去做。」

「是的，是的；我十分懂得這個。我斷不會把你看作小孩子，不管你自己的意見和願望！關係於這麼大的一筆款子，要是我孟浪行事，勸你也同樣做，那未免罪大惡極了。」

這件事還得加以最嚴肅的考慮。」

「是。」她機械地說話。

「但是萬一這事有點結果啊！你不知道那對於我有怎樣的關係，瑪利安。」

「是的，爸爸；你對於這事的想法和感覺，我都知道得很清楚。」

「你知道嗎？」他的身體向前傾，顏面爲情緒壓迫而抽搐起來。「要是我能見着我自己成了一個有勢力的評論的主編者，那麼我從前的一切辛勞和苦痛都不算一回事了；我還要欣幸它們是走到勝利的步驟。親愛的，我不是一個適宜於附屬地位的人。我的天性是爲了權威而構成的。我的一切專業的失敗蓄積在心，有時我竟感覺任何殘酷；任何卑劣，任何可憎的狠毒我都做得出來。對於你，我的行爲也太可耻。不要打岔我，瑪利安。我曾經可憎地待遇過你，我的孩子，我的親愛的女兒。同時我常常充分覺得我是在做什麼。這真是像我所犯的過惡的處罰。爲了我曾經給你的每句毒酷的話和每個發怒的臉色，我深恨我自己；做的時節我就恨自己！」

「爸爸——」

「不，不；讓我說，瑪利安。你已經繞恕我了；我知道。你常常都準備饒恕，親愛的。難道我能忘却那一天晚間嗎？我說話像一個野獸，後來你來向我說話，好像錯誤是在你的方面。這件事在我記憶中甚燃燒着的。那晚上說話的並不是我；而是失敗和屈辱的鬼。我的敵人搗搗得意地坐着，而且嘲笑我；想到這些使人發狂，我應得受這樣的待遇嗎。難道我趕不上那些——那些已經成功而現在想蹂躪我的人嗎？不！我不是趕不上！我有較好的腦子和較好的心腸！」

聽着這段奇怪的傾吐，瑪利安不只饒恕了她父親近一兩日的偽善。不，這難道能夠喚作偽善嗎？那不過是他的較好的自我在一個熱烈的希望的衝動之下宣告出來罷了。

「爲什麼你要這樣想到那些煩惱呢？爸爸？一些胸襟狹隘的人就算占了你的上風。難道這是一件大事嗎？」

「胸襟狹隘的？」他捏着這個字。「你承認他們是那樣的？」

「我確信法吉先生是那樣的。」

「那麼你不是站在他那一邊來反對我吧？」

「你怎麼能揣測到這樣的事？」

「好吧，好吧；我們不談這個。說不定這不是一件大事情。不——從一種哲學的觀點，這類事情無可形容的小。不過我還算不得一個哲學家。」他笑起來，聲音也岔了。

「生活上的戰敗始終是戰敗；不應該有而有的失敗是一個苛酷的苦惱。你知道，我的年紀還不算老到不能作事。我的口力漸漸減退，不過我能保護它。假設我有着自己辦的評論，我間或會寫一篇在我的最好的風格裏面的批評文章出來。你還記得可憐的老亨克斯在他的書上關於我的那個附注嗎？我們笑他那句話，但是他並未如何錯誤。我具着若干那種品質。一個人對於自己的優點能夠自覺，恰和對於自己的缺點一樣。我會寫過幾

值得讚美的東西。你記得我寫的關於喬伯梨的赫伯特公 (Lord Hubert of Cherbury)

的文章嗎？從沒有人寫過一篇比那更爲靈妙的批評文字；但是我那篇文章却被湮沒進入雜誌拉圾之中。而且我之惹起這麼多的仇恨，也恰是由於我那些辛辣的詞句。等着！等着！讓我有我自己的評論，有閒暇，有心的滿足吧——天哪！我將寫出些什麼來啊！我將怎樣痛快地批評他們一下！

「你不值得那樣。把你的敵人置之度外豈不更好得多！在那麼一個地位，我就要小心謹慎地避免暴露個人情感的每一個字。」

「好，好，自然你是對的，好孩子。而且我相信我冤枉了自己，假設我使你想這些卑劣的動機在我是最強烈的。不；不是這樣的。從我的少年時代起，我對於文名有一個熱烈的慾望，深深埋在我的性格的一切表面的過失底下。我一生的最好部分已經過去了，當我感覺我沒有獲得應該得的地位時，我被趕到絕望的境域。現在僅有一條做這個事情的路，那就是成爲一個重要評論的主編者。只有用這一個方法，我才做得到強迫人們注意我的主張。好多走到坟墓還不被人認識，只因爲他從沒得到一個公正的評判。現刻這種世界，把握着大衆的注意的是那些橫行恣肆的生意人；他們自己的法螺吹得那麼響，弄到誠實的人的聲音沒有教人聽見的機會。」

瑪利安被他向她懇求的這種謙卑——因為這一切除了企圖打動她的同情外是什麼呢？——而且被她只好裝出不採納的樣子之必要，弄得心中很是難受。她相信他對於他自己的力量的估計也有些真實；雖然做起主編人來他一定失敗，但就文學家而論，他較之那些通俗有名的人也許竟做過更好得多的工作。環境說不定能使她帮他一下，雖然不是以他所提議的方式。最壞的是她不能讓他看見她心中的東西。他定然以為她只是將她自己的滿足和他的權衡輕重，實際她相信要是順從她父親的意旨，對他的前途不是個聰明的辦法，猶之對她自己幸福的希望也是危險的，她因此很感苦痛。

「我們可否把這個留到款子已經付到我手內的時候再談？」她說，經過沈默之後。「是的。不要以為我詳述我的困苦是在企圖轉移你的意思。那未免太可鄙了。我只是藉這個機會使我自己更被你知道。我平常不容易談到自己，而且通常我的真實情感總是被我脾氣上的缺點遮蔽了。在提議你怎樣才能對我大大幫忙，同時於你自己也收獲利益的時節，我由不得記起你真沒有多大理由對我有好感。不過我們延期再談吧。我說的話你會加以考慮嗎？」

瑪利安答應她會考慮，於是很高興把這番談話得到一個結束。

禮拜日到了，郁爾問他女兒午後是否有了約會。

「是，我有約會，」她回答，努力掩飾她的瀟灑。

「很可惜。我原想帶你到鄺比家去。你晚間也不回來嗎？」

「要九點鐘左右才回來，我想。」

「噢！不要緊，不要緊。」

他企圖忽置這個事件，如像全無重要的，但是瑪利安看他傳到他的臉面的陰影。這是剛剛早餐過後的事。在上午其餘的時間她沒遇着他，中午吃飯的時節他也一言不發，雖然沒有帶書到棹子上去，如像他心情不快時所常常做的。瑪利安和母親談話，竭力保持愉快的樣子，這在郁爾的態度變更以後是自然的。

她無意中在走廊邊遇着父親，恰好正當她要外出的時候。他微笑一下（這笑是更像一個痛苦的露齒笑），且點一點點頭，但是未發一言。

前門關了，他走進客廳。郁爾太太正在閱讀，即會不是閱讀，也是正在翻看一本插圖雜誌。

「你猜她到那兒去了呢？」他問，聲音只是淡漠，並不侮慢。

「到米爾溫小姐們那裏去了，我相信，」郁爾太太回答，眼睛望着旁邊。

「她這樣告訴了你嗎？」

「沒有。這件事我們是不會談到的。」

他坐在一圈椅子的角上，身向前傾，手托下頷。

「她向你說過關於評論的話嗎？」

「一個字沒說過。」

她胆怯地瞥他一眼，又翻了幾頁書。

「我希望她到鄭比家去，因為那兒有一個人急欲替烏德成立一種雜誌，她去聽一聽實際的意見是很有益處的。你若是間或和她談談這件事也無害。自然，假設她已經下了決心要拒絕我，我再麻煩也無用。我想你她許可以發現真實的情況出來。」

只有環境的可怖的壓迫才會使得亞勒弗烈·郁爾明白白地呼籲他的太太的幫助。

他們兩人當中也沒有詭秘的計劃來轉移他們的女兒；郁爾太太對於丈夫的幸福，和對於瑪利安的幸福，具有同樣的願望，不過她感覺自己全無力量，不能在任何方面成就什麼。

「要是她說點什麼，我會讓你知道。」

「不過在我看去，似乎你有問訊她一下的權利。」

「那我却不能做，亞勒弗烈。」

「不幸有好多事情你都不能做。」

這句話在大意上是他的太太所熟習的，雖然說的語調較之平常要少些諷刺，他說了這話，同時站起身來，踱出房間。他在書房裏面過了鬱悶的一個鐘頭，後來走出加入鄧比先生家的交藝集會去了。

第二十四章 嘉士勃的慷慨

米爾溫或跟着他的兩個妹妹，當她們禮拜日早晨由禮拜堂出來的時候，並且和她們一塊回家吃飯。今天他也這樣做，雖然天氣陰暗，一個強烈的西北風使得在露天地方等候一點也不愉快。

「今天下午你們要到萊特太太家去嗎？」一塊走着的時候他問。

「我想去，」摩德回答。「瑪利安有多娜陪她。」

「你倆都應該去。你們不要忽略了那個女人。」

那時他沒再說什麼，但是過後不久，他在起坐間和多娜單獨坐了幾分鐘，帶着一個特殊的微笑掉過身來，靜靜地說道：

「我想今天下午你最好和摩德去。」

「不過我不能。瑪利安三點鐘的時候要來。」

「我希望你去的理由就在此。」

她用眼睛表出她的驚訝。

「我想和瑪利安有一度談話。我們這樣辦吧。在三點欠一刻的時節你們兩人都動身，出去的時候你可以告訴房東太太，若是都爾小姐來，請她等着你，你不久就回來。她會上樓來，我就在那裏。懂得嗎？」

多娜略略掉過頭去，有點惶惑，不過並不惱怒。

「那麼魯伯特小姐又怎樣辦吧？」她問。

「哦，魯伯特小姐隨她到什麼地方去，我可不管。我的心情是慷慨的。」

「當然，我毫無疑惑。」

「喂，你願意這麼辦嗎？這是貧窮的一種結果，你知道；我們甚至不能和一個朋友談談私話，要不是設個計策來利用一個房間。不過這種情形將來不會永久下去。」

他含着特別意味點一點頭。於是多娜離開房間和她姐姐說話去了。

計劃實行了，嘉士勃望着妹妹們出去，知道她們三個鐘頭裏面大約不會回來。他舒適地坐在火邊，默然冥想。五分鐘差不多還沒過去，他就望錶，以為瑪利安不確守時間。他有點神經過敏，雖然他素來相信自己決不會犯那種弱點。他之懷着是中蓄具的目的來此，在他似乎顯然地是對他應該抑制的衝動的一種讓步，不過他既然已經這樣決定，現在重新和自己辯論未免太晚了。太晚了？唔，嚴格說來並不；他還沒有做了什麼束縛

了他的事情。直到自由的最後一剎那，他常常說——

那無疑地是瑪利安敲前門的聲音了。他跳起來，從屏門一端走到一端，坐在另一張椅子上，又回到原來的座位。於是門開了，瑪利安走進來。

她並不驚訝；房東太太已經提到米爾溫先生在樓上，等候他的妹妹們回來。

「我時代幾多娜辯解，」嘉士別說。——她請你原諒她——請你等她。」

「哦是的。」

「並且你一定要脫去你的帽子，」他用說笑的調子補上；「而且讓我把你的傘放在角落裏——像這樣。」

他素來讚美瑪利安的頭部的形狀，和她的短，柔，而彎曲的髮的美麗。當她注視她晚上看子時，他很高興她的兩臂的優美，和她的瘦小的體態的溫柔。

「你平常坐那張椅子？」

「我確不知道。」

「一個人常常去看朋友，在這些事情上會獲得一些有規則的習慣。在畢芬的頂樓中，我常常得我平生未過的頂不舒服的椅子；但是，我逐漸愛起它來了。在呂雅家，我常常得坐的又是衆人認爲最奢華的座位，不過那把椅子對於我實在太小，坐下和起來的時

節我都要憤恨地看它一眼。」

「你知道呂雅敦夫婦的消息嗎？」

「是的。有人告訴我呂雅敦被人約去作一個男童養育所的秘書，或者屬於那一類的職務，在古曠頓（Croydon）地方。但是我想現在他用不着想到那個了。」

「確是用不着！」

「哦，還不能說。」

「爲什麼現刻他還應該做那類的工作呢？」

「說不定他的太太要告訴他，說她自己的錢她本人全部要用。」

瑪利安笑起來。嘉士勃很不容易聽見她的笑聲，而且從來沒有這樣自然。他喜歡這音樂。

「你對於呂雅敦太太沒有很好的意見，」她說。

「她是一個難於評判的人。我從來沒有憎惡過她，無論怎樣；不過她斷斷不宜當一個辛苦掙扎的作家的妻子。也許我對她稍稍有點成見，自從呂雅敦和我因她而口角之後。」

「瑪利安對於米爾溫和他的四友的決裂，想不到得這麼一個解釋，吃了一驚。他們彼此幾個月沒有會面，這是她從嘉士勃口中知道的，不過從沒提示過理由。」

「我也無妨把這事全部使你知道，」米爾溫繼續說，他看見他已經使這姑娘惶惑了，如他的存心。「他倆分居之後不久我會着呂雅敦，他歸罪於我，認爲我是他的煩惱的大部分的原因。」

聽話的人沒有抬起眼睛。

「你決不會想像到我的過失是什麼。呂雅敦宣稱我談話的語氣在道德上對他的太太是有害的。他說我老是讚美世俗的成功，這使她對她的命運不滿意起來。這話聽去很可笑，你說是嗎？」

「這是很奇怪的。」

「呂雅敦是非常認真的，可憐的人。並且，說句老實話，我恐怕他的埋靈也有些道理。我馬上告訴他以後我永不到愛德曼·郁爾太太家去；我果然實行，結果自然他們以爲我認呂雅敦太太的行爲是不當的了。這件事是個討厭的，不過我沒有法子，我想。」

「你說也許你的談話真的對她是有害的嗎？」

「也許是的，雖然這種危險我從未想到。」

「這樣說來，愛眉一定是很優柔懇誠的吧。」

「會被這麼一個無價值的傢伙影響嗎？」

「會被任何人這樣的影響。」

「你會因這個故事更看不起我吧，」嘉士勃問。

「我不十分懂得。你對她怎樣談？」

「如像我對每個人談一樣。你曾經聽我說過同樣的話，不止一次。我只是宣佈我的意見：文藝工作的目的——除非我們是天才——是獲取舒適和名聲。這個在我看去也不怎樣可恥。不過呂雅敦太太也許把這種意見對她丈夫重複得太厲害。她看出在我的方面這種意見會獲得堅實的結果，而呂雅敦不能或不願這樣實際地去工作，這是她的一種苦惱。」

「這是很不幸的。」

「你傾向於責備我吧？」

「不；因為我確信你只是率性而言，沒有想到這種結果。」

嘉士勃微笑了。

「這確是實情。凡是希望專業成就的人都和我一樣想法，不過多數人總覺得不能不採取一種虛偽的調兒，高談什麼文藝的良心作用等類的話。我只是想什麼就說什麼，一點不着假。我未嘗不想要有良心，但是那是一個我的力量來不及的奢侈。這一切我告訴

過你好多次了。你知道。」

「是的。」

「但是它在道德上對你却未有什麼害處，」他帶笑說。

「一點沒有。不過我總不喜歡它。」

嘉士勃吃了一驚。他瞪目凝視她。這樣看來，難道他之對付她應該更不坦白才好嗎？他原以為他的談話之異乎尋常的公開能夠打動她，道想法莫非錯誤了嗎？她今天說話帶着純然和往常不同的果斷；真的，從她一進來，他就注意到她談話的樣子有點新奇。她較之往常更這麼沉着，而且待他似乎不帶着和平常同樣的順服，同樣的壓抑自己的人格。

「你不喜歡它？」他鎮靜地重說。「是不是使你癱瘓了？」

「我感覺不快，你老是自己表現在招人誤解的情形之下。」

他是個精明的人，但是他開始這個談話時帶着的自信。認為想得瑪利安的忠誠的保證時只消一說就行的把握，使他不能了解她突然採取的這種獨立自主的語氣。他要是有着更多的謹慎，此際他一定感覺得更驚駭些，一定看得出這女孩很高興吧。退縮一下。因為她已經看見他是具有明白的目的來接近她。並且一定看得出，她不願這樣隨便地

求著，就說出她心中的話。暫時之間她反悔會真失錯了。她於最後說的幾個字有點優越的調子，這是他最不會預期到能出自她的嘴脣的。

「但是我確不常常這個樣子——在你看去？」他說。

「不，不常常。」

「然而對於真的人你懷疑？」

「我不確信我懂得你。你說你的想法真是和你說的一樣。」

「我確是這樣。我以為一個不能忍受窮苦的人是沒有選擇餘地的。不過我也從沒說我對於卑惡的必要有什麼愉快；我之接受它們，因為我沒有旁的辦法。」

瑪利安觀察出他轉而自衛的那種焦急，這對她是一種喜悅。她生平尚未感覺過這種掌握着一個支配地位的歡喜。嘉士勃因了她的金錢而更尊重她，這在她看去倒不算什麼；那是當然的事，不會兩樣的。滿意了他確是為她本身而重視她，她很願意接受金錢作為奪取他的愛情的同盟者。他到現刻為止差不多還未愛她，就她對這情感的了解而言，但是她已感覺她對於他的力量，而且熱情教她如何運用這種力量。

「但是你很欣然聽從必要的支配哩，」她說，用僅是智慧的眼望着他。

「你寧願我悲歎自己的命運不能專心從事於高貴而不賺錢的工作嗎？」

這話有點諷刺的口氣。它使得她發生戰慄，但是她堅持着她的立場。

「你從來沒有這樣做過，會使人以為——不過我不願說不親切的話。」

「我既不想做良好工作，也不能做吧，」嘉士勃結束這個句子。「我從不會想到它也會使「你」這樣想。」

她沒有回答，掉眼向門。樓梯上有腳步聲，但是走過去了。

「我以為也許是多娜哩，」她說。

「她至少還要再過兩個鐘頭才會來，」嘉士勃微笑回答。

「但是你剛才說——」

「我派她到波士頓·萊特太太家去，使我有機會和你一談。你原諒這個戰略嗎？」

瑪利安恢復了原來的態度，她的唇邊徘徊着最微淡的笑容。

「我高興時間還多，」他繼續說。「我開始懷疑近來你有點誤會我了。我必得把它解釋清楚。」

「我並不覺得我誤會了你。」

「那說不定會是一點令人不快的事。我知道，有許多我所尊重的人對我的意見很壞

，但是我不能容許你也是其中之一。在你看去我究竟像個什麼？我們的一切談話在你的心靈上有什麼結果？」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不是認真地。你相信我能有慷慨的情感嗎？」

「要說不，將會等於放在最低一等人裏面，而且是人數很少的一等。」

「好！這樣說來，我還不算是最卑劣裏面的了。不過這沒有給我以很顯著的權利可以要求你的考慮。不管我是什麼，我的有些野心却還高哩。」

「那一些？」

「例如，我歷來就敢於希望你也許會愛我。」

瑪利安踟躕一會，於是靜靜地說道：

「爲什麼你把這個喚作『敢於』呢？」

「因爲我有充分的舊式思想，我相信一個值得上男人的愛情的女人，是比他要高些，她要肯俯就才會委身於他。」

他的聲音不是令人信服的；口吻聽去不自然。她原希望他說的話並不是這樣。雖然他這樣老套地表白他自己，他並沒有愛她如她希望被愛的那樣。

「我沒有那種意見。」

「這不使我驚訝。你在一切事情上都很有誠實，我們又從沒談到這事，不過我自然知道你的思想決不是凡庸的。關於女人的地位不管你抱的是什麼意見，那不會影響我的。」

「你的難道是凡庸的，這樣說來？」

「無可挽回地是的。愛情是個很古老很尋常的東西，我相信我也是以古老而尋常的方式愛你。我覺得你美，在我看去你似乎是最好的女性，充滿了嬌媚和溫柔。我知道比較起來我成了一個俗物了。這一切曾經被無量數的男人感覺過，說過，都是老一套。難道我必須找出新的詞句，然後你才相信我嗎？」

瑪利安保持緘默。

「我知道你正想什麼，」他說。「這種思想是不可避免的，猶如我對於它的意識一樣。」

暫時她望着他。

「是的，你的神色表示了你有這種思想。爲什麼從前我沒這樣對你說呢？爲什麼我一直等候到你不得不承認我的真誠的時候呢？」

「那麼，我的思想是不很容易洞察的吧，」瑪利安說。

「確實它沒有一個粗大的形狀，不過我知道你希望——不管你對我的真實情感如何——我在半月以前就表白了。你對於任何一個在我這個地位的人都會有這樣的希望，只因為看見一個可能的不真誠對你是痛苦的。實則我並不是不真誠。若干時間以來，我對你的想法不像我對於任何旁的女人的。但是——是的，應該使你知道這老實而粗劣的真相，它無疑地有它的好處。我是怕說我愛你。你不要畏縮；原來這樣也還不壞。在這個自由裏有什麼害處呢？就常理而論，三四年內我還沒有結婚的資格，就是三四年後，結婚也還等於困難；拘束，阻礙。我常常最怕帶着可憐的收入而結婚的思想。你記得嗎？」

「茅屋裏的愛，帶着水和麵包皮，

只是——愛神饒恕我們！——炭渣，煤灰，拉圾。」

你知道這是真實的。」

「不一定，我敢說。」

「不過對於廣大的多數人是。例如呂雅敘夫婦吧。他倆之相愛，趕得上任何相愛的兩個人；但是貧窮把樣樣都毀壞了。我不是他倆中任何一個的心腹，但是我相信他倆都已不得對方死了。你還定期望旁的什麼呢？我敢大胆在現刻情況下就娶一個妻子——

「一個像我一樣窮的妻子嗎？」

「你的地位不久就會更好，」瑪利安說。「要是你愛我，爲什麼你會怕要求我信任你的將來呢？」

「一切都是這般無把握哩。也許要再過十年我才能期待一個五六百鎊的收入——若是我須得仍照尋常的方式掙扎下去。」

「但是請你告訴我，你的生活目的是什麼？你所謂成功如何解釋？」

「是的，我要告訴你。我的目的是想舒服地掌握着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所求得的一切快樂。我想生活在美麗的東西裏面，而從不被凡庸生活的困難的思想所煩惱。我想到外國遊歷，豐富我的心靈。我想和文雅而有趣的人們平等地交際往還。我想出名，被人熟習地提及，當我走進一個屋子的時候，要人家帶點好奇心注視我。」

他帶着光輝的眼眸不動地望她。

「就是這些了嗎？」瑪利安問。

「這些也就够多了。也許你不知道我是怎樣痛苦，感到自己常居於吃虧的地位。我的本能是強烈地愛交際的，然而我在交際場中不能快活，原因只由於我不能盡量發揮自己的才能。金錢的缺乏使我趕不上我和他交談的那些人，雖然在多數事件上我也許勝過

他們。許多事我都不知道，也只是因為我窮。你想一想我從未走出英國以外！當着人們熟習地談到大陸上的事情，很使我慚愧。對於國內一切娛樂和事業也是如此。我要和相識的人同到劇院或音樂會去是不可能的。我始終吃虧；我得不到光明競爭的機會。假設我有充分的錢，今後五年內過一個充實而活潑的生活；那麼，五年之末我的地位就會固定了。對於有的才會被給——你知道這是怎樣普遍地真啊。」

「然而，」低聲地發自瑪利安，「你說你愛我。」

「你的意思以為我說話是好像世間沒有愛這個東西存在着似的。不過剛才你問的是我對於成功如何解釋。我現在說的是些世俗的東西。假設我原來這樣向你說：我生活上惟一的目的和慾望是獲得你的愛。你會相信我嗎？這種話常常是不真的；我不明白它怎麼會使人聽去感到快樂。但是假設我現在對你說：我所敘述的一切滿足將無限地增高，要是我能和一個愛我的女人共同享受它——這才是單純的真實。」

瑪利安不覺啞然喪氣。她並不希望如像這樣的真實；她寧願他說出那些可憐而尋常的謊話。渴望着熱烈的愛，她傾聽這一切冷靜的理論，是帶着一種淒涼之感。嘉士勃是屬於冷淡的氣質，這是她常常恐懼着的；不過她常用自慰，認為自己還未十分看透他的性情。間或也未嘗不有一瞬的放光，可能的暗示。她原帶着戰慄的切望企待突然的顯示

；但是看起來好像他在語言當中，全然不知道那一個字能夠喚起那麼欣喜的反應，從她那預期著的靈魂。

「我們已經談得很久了，」她說，掉過頭去，好像他的最後的話全無重要似的。「既然多娜還不來，我想我要走了。」

她立起來，向着上面放着她的戶外用物的那張椅子走過去。嘉士勃立刻舉步到她身邊。

「你要去了，不給我任何答覆嗎？」

「答覆？對於什麼的？」

「你願意做我的妻子嗎？」

「你向我要求這個太早了。」

「太早了？難道幾個月來你還不知道我對你的想法是遠超出友誼以上嗎？」

「我怎麼會知道那個，剛才你已向我解釋你不讓你的真實情感被我了解的原因。」
這個責難是應該的，不容易抵抗。他轉身過去一會，於是帶着一個突然的移動捉住她的兩手。

「過去無論我做了什麼，說了什麼，或是想了什麼，現在都不關重要了。我愛你；

瑪利安。我希望你做我的妻子。我從來沒見過任何其他女子，她能像你一見面就給我深刻的印象。從前要是我愚鈍到想得任何人的愛而不想得你的，我早就會知道我已經離了我的真正幸福的道路了。讓我們暫時忘却我們的一切情況吧。我握着你的兩手，注視你的面龐，宣告我愛你。不管你給我什麼答覆，我總愛你！」

直到現刻為止，她的心僅僅稍爲亢奮了一下；她的苦惱的一大部分是，她發育得這麼久的愛情似乎已經縮作一團，進入她的實體的一個遼遠的角落，當她傾聽作爲嘉士勃的表白的開端的那些說話的時候。她激動，痛苦地自覺，感到處女的羞澀，但是不能自恣於那本來應該是她的一切秘密的想像的完成的愉快的情緒。現在她的胸膛裏終於開始了一個顫動。她老是掉頭向他，兩眼俯垂，等候着最後那個「我愛你」的調子的重複。她感覺一種變化在握住她的手的那隻手裏——一種溫暖，一種潤濕的柔軟；它引起了一個震動，透過她的血管。

他正企圖將她拉得更近，但她保持着二臂的距離，而且做出沒有反應的模樣。

「瑪利安？」

她本想回答，但是一種倔強的精神箝住她的舌頭。

「瑪利安，你不愛我嗎？或者是我說話的方式得罪了你呢？」

固執着，她終於縮回了她的手。嘉士勃的面上表現出狠狠的樣子。

「你並沒得罪我，」她說。「但是我不確信你暫時認為我對於你的幸福是必要的是否自欺。」

當她倆的手連繫着的時候從她的肉傳到他的那種情緒之流使他不能遠離她了。他看見她的面龐和頸項生出更溫暖的色澤，而她的美較之從前成爲更值得他所希求的。

「你對我較之在生活的範圍內的任何其他東西更寶貴！」他叫着，又逼近來。「我什麼也不想，只有你——你本人——我的美麗，溫柔，謹慎的瑪利安啊！」

他的臂捉住了她，她不抵抗。一個啜泣，跟着一個奇異的小笑，洩露了終于在她身上展開了的熱情。

「你確是愛我嗎，瑪利安？」

「我愛你。」

于是跟着來了最初得着吐露的熱情的輪唱之歌——一個低徊的音樂，間或中斷，始終回到同樣豐富的調子。

瑪安利閉着眼睛，沈溺在夢的侈靡裏面。這是她第一次完全逃避了機械的智慧工作的世界，她第一次嘗到生活的滋味。她的日常苦工的拘迂像一件困累的衣服滑脫開了；她

現在披着的只是她的女性。有一二次一個奇異的自覺的戰慄透過她的全身，她感覺犯罪，不貞；但是在這種感覺之後接着又來了一個熱感的歡喜的巨浪，消滅了記憶和先慮。

「我以後怎樣會你呢？」嘉士勃後來問。「我們能在什麼地方會面呢？」

這是一種困難。季節不再允許露天逗留，但是瑪利安又不能到他的寓所去，而且他要到她家去訪晤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你的父親會固執永遠對我全無友情嗎？」

她恰好開始思索到牽連在這個新的關係裏面的一切。

「我沒有他會改變的希望，」她悲愴地說。

「他將拒絕贊助你的婚事吧？」

「我將使他失望，使他非常傷心。他曾經要求我用我的錢來開辦一個新的評論。」

「他來作主編嗎？」

「是的。你覺得這個刊物有點成功的希望嗎？」

嘉士勃搖搖頭。

「你的父親不是做那個事的人，瑪利安。我說這話並無不敬之意；我的意思是說在我看去他似乎沒有那種才能。這將是一個大不幸的投機。」

「我也感覺到。當然現在我不能考慮那件事了。」

她微微一笑，把她的臉抬向他的。

「不要煩惱，嘉士勃說。」等候一下，等到我完全脫離了法吉和其他幾個人而獨立，那時你父親會知道我是怎樣熱誠地想幫他的忙。他失却你的幫助會感到不便吧，我怕？」

「是的。我必得離開他的時節，我將感到那是一種殘忍。他剛好告訴我他的目力漸漸不行了。哦，爲什麼他哥哥不留點錢給他啊？這真是太無情了！確實他有比較愛眉更好的權利，或是比較我。不過文藝是爸爸一輩子的禍因。我的伯父恨文藝，我猜這是他一點什麼不給爸爸的原因。」

「但是我怎麼能常常見你呢？這是第一個問題。我知道怎樣辦了。我必得尋覓新的寓所，爲兩個女孩子和我自己，同在一間房子裏面。我們須得有兩個起坐間；那麼你可以來到我的屋子，不感困難了。這些駭人的禮俗到底還是這麼容易滿足。」

「你真要這樣辦嗎？」

「是的。明天我就去找房子。那時你來了，可以常常找摩德和多娜，你知道。她們將很高興遷移到更體面一點的寓所去。」

「現在我不留意見她們了，嘉士勃，」瑪利安說，她的思想轉到兩位姑娘。

「很好。再過一個鐘頭你也是安全的，不過爲萬無一失起見，你可以在五點欠一刻的時候去。你的母親不會反對我們吧？」

「可憐的媽媽——不會的。不過她不敢在爸爸面前替我辯護罷了。」

「我感覺這事留送你去告訴你父親，我好像太不盡責了。瑪利安，我打算冒一冒險，親自去見他。」

「哦，不去還要好些。」

「那麼我將寫信給他——那麼一封信，使他接着未必會生氣。」

瑪利安考慮這個提議。

「你可以那樣做，嘉士勃，要是你願意的話。但是不要現在就做；不久就可以。」

「你不希望他馬上知道嗎？」

「我們最好稍等。你知道，」他笑着又說，「我的遺產現在還只在名義上是我的。那遺囑還沒檢定哩。而且就是檢定之後，還得要變成現款才行。」

她將詳細節目報告他；嘉士勃傾聽着，兩眼望着地面。

他倆現刻坐在拉來挾攏的椅子上。從狂熱的傾吐轉到實際問題的談話，這在嘉士勃

是帶着一種安心之感，瑪利安的激動的過敏的神經不能不觀察到這個，她保持着注視他的面容的動作。後來他甚至放了她的手。

「你寧願，」他凝想地說，「什麼也不告訴你父親，直到那件事結束的時候嗎？」
「假設你同意。」

「哦，無疑地也可以。」

她的這點自行聽命的小小短語，以及它的抖顫的語氣，要求的不是這個答案。嘉士勃又思索起來，而且明明是關於實際東西的思索。

「我想我必得去了，嘉士勃，」她說。

「必得去嗎？好吧，假若你願意。」

他站起來，雖然她還坐着。瑪利安走過幾步，但是掉過身來，又走近他的身邊。

「你真的愛我嗎？」她問，拿過他的一隻手，合在她的兩手之內。

「我確是真正愛你，瑪利安。現在你還懷疑嗎？」

「我必得走了，你不覺得難受？」

「我覺得，最親愛的。我惟願我們能終宵坐在這兒，不受攪擾哩。」

她的接觸和先前有同樣的效果。他的血又溫暖起來，他抱她到他腰際，用手撫她的

髮，並且吻她的額。

「你不高興我的頭髮短嗎？」她問，渴望看較他已經賜她的更多的讚美。

「不高興？它真是完美。無論什麼都似乎粗俗了，和你的這種式樣比較起來。要是帶着辮條那類的東西，你的模樣將會怎樣奇怪啊！」

「我很高興它使你歡喜。」

「你的身上沒有一樣東西不使我歡喜，我的有思慮的女孩子。」

「從前你也這樣喊過我。我的樣子真是這麼很有思慮嗎？」

「這麼莊重，這麼溫柔地緘默，而且帶着這麼富於意義的眼睛。」

她欣喜得震戰起來，把臉藏在他的胸間。

「我似乎新生了，嘉士勃。世界上每樣東西對我都是新的，我對自己也變得奇異了。在現刻以前，我從沒知道一小時的幸福過，就是現在我也不能相信它已經來到我的身上哩。」

她終於穿上她的衣裳，他倆一塊離開這房子，自然不會不被房東太太所注目。嘉士勃走了一半到聖保羅新月去的路。他們商定他將給她一信，託他的妹妹們轉交；不過兩天過後，寓所的遷移就能成功了。

當他倆已經分手之後，瑪利安回頭來望。但是嘉士勃迅速地往前走，俯着頭，探尋的流風。

